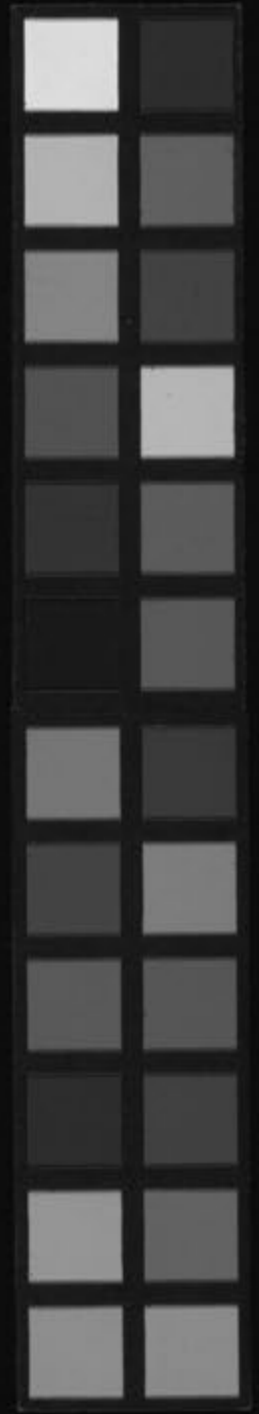


S 110

富士川
123.8
sh
6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F
シー-15



杞柳章旨
此章關告子性無仁義之說告子即杞柳論性病根爲字孟子即從爲字生出戕賊字以折其貽害之大而告子之說窮矣

杞柳節旨
告子必素聞孟子性善之說故欲以己之議論破之此合下三章俱是立論不又云曷有杞是問詞性猶二句重下句棧○柳小楊且虛講下二句方發出八也詩云折柳性本無仁義意註是正解樊圃又云花性字勿入告子口中彼柳斯又云子能節旨子能二句非兩語之詞言有楚若柳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
杞柳是木之柔者義猶柎也言仁者首又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柎也柎是矯揉性惡之謂昔告子以性爲惡將分性與仁義而二之乃言于孟子曰今之言性者類有性也其知覺運動不過頑然一質猶之杞柳頑然一物也仁義之理非吾性之所本有猶柎之器非杞柳之本成也故以人性矯揉之而後成仁義猶以杞柳矯揉之而後成柎也是告子外仁註矯揉者矯曲而使之義以言性而不知仁義則性矣直揉者揉直而使之曲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
杞柳是木之柔者義猶柎也言仁者首又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柎也柎是矯揉性惡之謂昔告子以性爲惡將分性與仁義而二之乃言于孟子曰今之言性者類有性也其知覺運動不過頑然一質猶之杞柳頑然一物也仁義之理非吾性之所本有猶柎之器非杞柳之本成也故以人性矯揉之而後成仁義猶以杞柳矯揉之而後成柎也是告子外仁註矯揉者矯曲而使之義以言性而不知仁義則性矣直揉者揉直而使之曲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
杞柳是木之柔者義猶柎也言仁者首又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柎也柎是矯揉性惡之謂昔告子以性爲惡將分性與仁義而二之乃言于孟子曰今之言性者類有性也其知覺運動不過頑然一質猶之杞柳頑然一物也仁義之理非吾性之所本有猶柎之器非杞柳之本成也故以人性矯揉之而後成仁義猶以杞柳矯揉之而後成柎也是告子外仁註矯揉者矯曲而使之義以言性而不知仁義則性矣直揉者揉直而使之曲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
杞柳是木之柔者義猶柎也言仁者首又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柎也柎是矯揉性惡之謂昔告子以性爲惡將分性與仁義而二之乃言于孟子曰今之言性者類有性也其知覺運動不過頑然一質猶之杞柳頑然一物也仁義之理非吾性之所本有猶柎之器非杞柳之本成也故以人性矯揉之而後成仁義猶以杞柳矯揉之而後成柎也是告子外仁註矯揉者矯曲而使之義以言性而不知仁義則性矣直揉者揉直而使之曲

舞東鄧 林退菴先生著
寶安鄭文 珊瑚洲先生重校
汪後學 桂定齋元增訂



123.8
S

No. 3644

125 110

富士川文庫 74

子豈能如彼將必如此也
如將二句方是即其言以
難之順字特與爲字反照
戕賊二字正爲字作用戕
賊可施於杞柳而不可施
於人性明矣率天下二句
又因戕賊語而究其貽害
之大耳禍仁義便是禍性
無兩層朱子曰孟子辯告
子處皆是辯倒便休不曾
說盡道理

○告子曰性猶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告子章句

此章告子善惡混之說
告子言性無定體善惡皆
由於使然孟子言性有定
體善其本然而惡其使然

水信節旨

只將上下字換他東西字
便所倒人性二句已說明
性本善了下一句乃決言
其善是一定以足去意
做人斷無不善叫做水斷
無不善下正與流水意對蒙
引云人無有不善何是此
意要旨

水信節旨
只將上下字換他東西字
便所倒人性二句已說明
性本善了下一句乃決言
其善是一定以足去意
做人斷無不善叫做水斷
無不善下正與流水意對蒙
引云人無有不善何是此
意要旨

水信節旨

天下無不善之性容有不
善之人故須此節說破博
擊二字就他決字而甚言
之過類在山則不特東西
矣此正於所爲不善處說
出性無不善來人之可使
爲不善如何又說其性益
言其性爲人所造亦猶水
爲博擊所使也使者博其

博而節旨

性無定體哉
性無定體哉

○告曰性之謂性
生活也知覺運動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
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

仁義者必之之也
指以人性爲仁義言
而不言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
也孟子折之曰子安得以杞柳爲楹棖而例人性之仁義哉蓋杞柳木也楹棖器
也今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楹棖乎抑將戕賊杞柳之性而後可以爲楹棖
也如將戕賊杞柳之性而以爲楹棖則亦將戕賊人性之性而後可以爲仁義與
不知楹棖木杞柳之所無必將戕賊而後成仁義乃人性之自然不待戕賊而後有
益迥然其不同矣子欲比而同之吾恐此言一倡則人皆以仁義爲性所本無殆將
棄仁義而不肯爲矣是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夫子之論性自昧其
性可也而乃使天下不
嚴源輔氏曰不言戕賊人之性而言
爲仁義言可不慎乎哉

○告子曰性猶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性之無分於善惡也

本然之謂三使字重看

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告子言性為孟子所攻而必欲強伸其說乃仍其立論之作用是性者異相似

生之章句

此章關於告子以氣為性之非告子認生為性是其病根處孟子不細與分釋只就混人物於無別上折倒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曰之謂白與曰物說曰然然者白之謂曰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曰與曰之謂曰白也

之良知專論運動而不論

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之曰子姑就其語詰之曰子謂生之謂性也猶凡物之白者同謂之曰與曰之謂曰白也

專論知覺而不論知覺中

物即謂之曰凡有生者即謂之性無以異也孟子猶恐其言未定復甲之曰天下之無耳性未嘗離氣但借

雪

太戴禮云天運動中之良能只見得生

雪元命苞曰性則不可知覺屬心運動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雪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雪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雪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雪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雪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雪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雪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雪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雪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雪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雪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雪

陰陽疑而為屬身告子只單就人說

雪不堅之白曰五堅潔之白

性金也凡生皆性矣故直接下文

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也孟子因折之曰如子之

其性守牛之辨註凡物之白更無差

義禮智之粹然皆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曰言凡有白者均謂之白

性主畜也然富於初四句性有生

是凡有生者皆同一性矣然則人有知覺運動犬與牛亦有知覺運動將謂犬之性

其性順

無異于牛之性牛之性無異于人之性與不知以生而言物之知覺運動若與八同

然則節言

以生之理而言人有仁義禮智之稟則與物異何可比而同之謂胡氏曰理同而氣

然則二字緊接上然字來

也子乃謂生之謂性是同人道于六牛矣何其悖理之甚哉

三性字雖承告子之言其

實反其意而歸於孟子所謂性不指知覺運動言矣

謂性不指知覺運動言矣

不指知覺運動言矣

不可與人無別

此章關於告子義外之說得力在長之者一句則義之

食色章句

非外已明白子後不過因其強辯故以所明者通之

大抵告子論長始終以人心

言孟子論長始終以人心至食色非性處全未論及

中間以白辨長從色字生

以多辨長從食字生

食色節言

心言非先有長

彼彼自而長之

彼彼自而長之

彼彼自而長之

彼彼自而長之

彼彼自而長之

彼彼自而長之

彼彼自而長之

彼彼自而長之

知食色之美而甘之悅之
 知即知覺也甘與悅則運
 動也甘食悅色是心裏愛
 他愛己我愛重食色却有
 可愛不愛則事物之宜
 由於外也告子言性粗言
 仁義亦粗仁是心之德愛
 之理今只以心之愛為仁
 德與理都無字義是心之
 制事之宜今只以事之宜
 為義心之制都無了
 何以節有
 告子言以仁內法義外故
 只就義論他我長謂稱其
 年齒非知敬長也長與白
 告子俱指人言至下孟子
 辨之則兼馬說故謂之外
 只承彼長二句言
 白馬四句一截先辨其以
 白喻長之非且謂二句一
 截方辨其非有長於我之

之之心 故謂之外也
 之內 故謂之內也
 我長之我以為彼為長也
 孟子曰仁義本同具于一心
 在內 故謂之內也
 義說我白之我以為彼為白也
 孟子曰仁在內義獨在外果
 何所見乎告子曰我以義為外非無見也誠以彼有人焉其年長也吾從而長之是
 因其長在彼而非先有長彼之心于我也猶彼有人焉其色白也吾從而白之是從
 其白於外而非先有白彼之心于我也即此觀之則長不
 由於我而由於人事物之宜果在外矣故謂之義外也
 字活看乃我白之下 無以異於白之者也
 上白字亦活看下 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白字以彼之色言 且字一折長
 以異於長之長與 長馬不過稱其齒之長
 其謂長者孝 孝者指人言
 乎長之者指此心之敬其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
 人言二乎字皆非詰詞 馬曰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
 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 孟子辨之曰子以白喻
 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長非其倫也蓋不特人
 有白者馬亦有白者不特人有長者馬亦有長者彼白馬之白也誠無異于白人之
 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果無以異于長人之長與吾知長馬之長特以彼為長耳至
 于長人之長則不但以其人為長也必有恭敬之心存焉而與長馬之長不同是即
 所謂義也子安得以長之白之而論論于且子所謂義者果安在也彼之年齒長于
 我所謂長者也我之恭敬施于人所謂長之也子果以人之長者為義乎抑以在我
 長之者為義乎如以長者為義則義可以為在外若以長之者為義則義豈在外哉
 長之者為義乎如以長者為義則義可以為在外若以長之者為義則義豈在外哉

非上白字是稱謂下白字
 是白色白馬白人俱只稱
 之為白長馬亦只稱之為
 長惟長人則必行吾心之
 敬以敬之即此不同處便
 是心之制所謂義也長首
 猶云彼長長之者我也主
 以我敬長之心如何說非
 有長於我如何說義外
 吾弟節旨
 此是告子再申義外之說
 必帶仁內言者特借以我
 為悅形出以長為悅之在
 外耳大意謂不必說甚長
 人長馬只就人之中而長
 亦有兩等我一既長之初
 無分別非若愛人者有愛
 有不愛我自做得主張
 吾弟節旨
 莫而始燔肉 孟子亦言不必說甚吾長
 為家詩云或楚長只就飲食之中亦有
 燔或炙註燔兩等物字指炙亦字對長
 義豈在外乎

見強不得 故謂之內長楚之長亦長楚之長
 上長字以敬言
 下長字指人言
 是以長為悅者也
 物指炙言亦有然于物有
 然則首炙亦有外與
 外字承上以長
 言長之者也
 物指炙言亦有然于物有
 然則首炙亦有外與
 外字承上以長
 言長之者也
 物指炙言亦有然于物有
 然則首炙亦有外與
 外字承上以長
 言長之者也

下孟子卷四
 四

用肉多用人然字指嗜之同在外
又燔者火燻而嗜之者由心辨其甘則
之名次者遠長在外而長之者由心酌
火之稱○帝其等此只申明長之者義
王純狩宮九乎一句。

市車行酒馬 孟季章旨
行家○楚屈 此章發明義內意以行吾
建曰祭典庶 敬句作王註中時字最得
人有負我之 有公都子雖知義本於心
而不知義妙於時故被季

孟季子 子難倒得孟子庸敬斯須
孟仲子為孟 之說遂悟一時字生出冬
子從尾辨以 日夏日之喻以折之
仲季之序考 孟季節旨
之季子又當 季子之間分明主告子義
為仲子之弟 外之說俱上章謂敬因人
觸發非吾所得王此章謂
敬因人轉移非吾所得王
微有不同 行吾節旨
義之端顯於敬而敬之行
本於吾行吾敬三字已足

孟季問公都子曰何以謂敬也 此是私論 孟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
孟季子問孟子義內之說未達其旨乃私問公都子曰 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人皆以義為外夫子獨以義為在內此其說果何謂也 曰行吾敬行字當出字
字在 故謂之內也 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公都子曰義主于敬知敬
內 故謂之內也 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公都子曰義主于敬知敬
矣有人于此在所當敬也行吾心之 鄉人長於伯見一歲 亦有意則誰敬誰字以
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 伯見一歲 亦有意則誰敬誰字以
伯見一歲 亦有意則誰敬誰字以 伯見一歲 亦有意則誰敬誰字以

此在此指 所長在彼 果在外非內也 果是信告子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
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 孟季子猶未達意以敬雖在內然吾所以用其敬者則在
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曰外也乃又辨曰子以行吾敬明義之在內似謂敬即義矣
不知敬義固當有別也誠以敬長而言假即鄉人長于伯見一歲則誰敬公都子曰
敬以親疏為敬當敬兒也孟季子曰鄉人與伯見同飲酌則誰先公都子曰酌以實
主為厚當先酌鄉人也孟季子曰所敬者既在此伯見當酌之時所長 公都子不
者又在彼鄉人則吾不得以自主但因人為轉移義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不
能答以告季 不能答是居於辨 孟季子曰敬叔季敬弟 叔父與弟 彼將曰敬叔
父是道料其必答之 曰弟為則誰敬 此做其酌則誰 此亦道料之詞
詞即敬兒之說 曰弟為則誰敬 此做其酌則誰 此亦道料之詞

孟季子問行吾敬之言欲 辨駁吾字故設鄉人伯見
之惟季子料定必是敬兒 一得敬兒之語便以酌則
誰先問之可見自家毫無 主張發得謂義內此即告
子長筆人之長四句意 不能節旨
此孟子即做伯見鄉人之 例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
下云七日戒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二曰齋戒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人焉以為尸 句雖指弟亦正見弟不在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下在位句雖指鄉人亦正
過之者趨走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以敬也也尸 見鄉人不在賓客之位則
飲三眾賓飲 伯見之敬不可易常敬費
一示民有上 敬臨應變胸中確有權
下也○凡祭 敬臨應變胸中確有權
天地社稷山 衡非徒因人轉移者也註
曰吾行吾敬三字已足

子曰吾敬叔也 此二句正應所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下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
復敬在鄉人 敬在此二句 存也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肅常也
斯須暫時也言因時 公都子屈于季子之辨而不能答述其言以告孟子曰
制宜皆田中出也 曰子蓋就其所難着而反難之則因其詞而折之易矣試問之
曰弟與叔父皆至親也敬叔父者敬弟乎彼將執其禮之常而曰弟不敬其敬叔
父矣子又問之曰弟或為尸則誰敬彼將執其禮之變而曰尸以象神其敬弟矣
因辨之曰既曰敬弟則叔父不得以伸其尊矣惡在其為敬叔父也彼將曰我所謂
敬弟者以弟在尸位故也叔父雖尊勢不得不為神者屈矣子亦曰吾向所謂先酌
鄉人者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伯見雖親勢不得不為王道屈矣是蓋于日肅常
之所敬者在于伯見之至親亦猶敬叔父之至尊也吾斯須暫時之所敬者在鄉人
之為賓猶之敬弟之為尸也或常或暫雖異其 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弟則
敬二句當相連看見敬 果在外非內也 果字乃信前
荷因人轉移無定主意 果在外非內也 果字乃信前
則飲水宜湯夏宜水二則 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然字承敬叔也此亦上章着飲之
問答大指畧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 季子問孟子之言而未達又向公
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都子辨曰信知夫子之言當敬叔
父則敬叔父即吾之所敬在此也當敬弟則敬弟即吾之所長在彼也是敬因人以
施而不能以自主義果任于外非由內也公都子遂以所得于孟子之意而即其

孟季子問行吾敬之言欲 辨駁吾字故設鄉人伯見
之惟季子料定必是敬兒 一得敬兒之語便以酌則
誰先問之可見自家毫無 主張發得謂義內此即告
子長筆人之長四句意 不能節旨
此孟子即做伯見鄉人之 例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
下云七日戒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二曰齋戒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人焉以為尸 句雖指弟亦正見弟不在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下在位句雖指鄉人亦正
過之者趨走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以敬也也尸 見鄉人不在賓客之位則
飲三眾賓飲 伯見之敬不可易常敬費
一示民有上 敬臨應變胸中確有權
下也○凡祭 敬臨應變胸中確有權
天地社稷山 衡非徒因人轉移者也註
曰吾行吾敬三字已足

孟季子問行吾敬之言欲 辨駁吾字故設鄉人伯見
之惟季子料定必是敬兒 一得敬兒之語便以酌則
誰先問之可見自家毫無 主張發得謂義內此即告
子長筆人之長四句意 不能節旨
此孟子即做伯見鄉人之 例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
下云七日戒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二曰齋戒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人焉以為尸 句雖指弟亦正見弟不在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下在位句雖指鄉人亦正
過之者趨走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以敬也也尸 見鄉人不在賓客之位則
飲三眾賓飲 伯見之敬不可易常敬費
一示民有上 敬臨應變胸中確有權
下也○凡祭 敬臨應變胸中確有權
天地社稷山 衡非徒因人轉移者也註
曰吾行吾敬三字已足

孟季子問行吾敬之言欲 辨駁吾字故設鄉人伯見
之惟季子料定必是敬兒 一得敬兒之語便以酌則
誰先問之可見自家毫無 主張發得謂義內此即告
子長筆人之長四句意 不能節旨
此孟子即做伯見鄉人之 例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
下云七日戒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二曰齋戒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人焉以為尸 句雖指弟亦正見弟不在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下在位句雖指鄉人亦正
過之者趨走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以敬也也尸 見鄉人不在賓客之位則
飲三眾賓飲 伯見之敬不可易常敬費
一示民有上 敬臨應變胸中確有權
下也○凡祭 敬臨應變胸中確有權
天地社稷山 衡非徒因人轉移者也註
曰吾行吾敬三字已足

孟季子問行吾敬之言欲 辨駁吾字故設鄉人伯見
之惟季子料定必是敬兒 一得敬兒之語便以酌則
誰先問之可見自家毫無 主張發得謂義內此即告
子長筆人之長四句意 不能節旨
此孟子即做伯見鄉人之 例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
下云七日戒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二曰齋戒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人焉以為尸 句雖指弟亦正見弟不在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下在位句雖指鄉人亦正
過之者趨走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以敬也也尸 見鄉人不在賓客之位則
飲三眾賓飲 伯見之敬不可易常敬費
一示民有上 敬臨應變胸中確有權
下也○凡祭 敬臨應變胸中確有權
天地社稷山 衡非徒因人轉移者也註
曰吾行吾敬三字已足

孟季子問行吾敬之言欲 辨駁吾字故設鄉人伯見
之惟季子料定必是敬兒 一得敬兒之語便以酌則
誰先問之可見自家毫無 主張發得謂義內此即告
子長筆人之長四句意 不能節旨
此孟子即做伯見鄉人之 例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
下云七日戒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二曰齋戒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人焉以為尸 句雖指弟亦正見弟不在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下在位句雖指鄉人亦正
過之者趨走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以敬也也尸 見鄉人不在賓客之位則
飲三眾賓飲 伯見之敬不可易常敬費
一示民有上 敬臨應變胸中確有權
下也○凡祭 敬臨應變胸中確有權
天地社稷山 衡非徒因人轉移者也註
曰吾行吾敬三字已足

孟季子問行吾敬之言欲 辨駁吾字故設鄉人伯見
之惟季子料定必是敬兒 一得敬兒之語便以酌則
誰先問之可見自家毫無 主張發得謂義內此即告
子長筆人之長四句意 不能節旨
此孟子即做伯見鄉人之 例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
下云七日戒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二曰齋戒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人焉以為尸 句雖指弟亦正見弟不在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下在位句雖指鄉人亦正
過之者趨走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以敬也也尸 見鄉人不在賓客之位則
飲三眾賓飲 伯見之敬不可易常敬費
一示民有上 敬臨應變胸中確有權
下也○凡祭 敬臨應變胸中確有權
天地社稷山 衡非徒因人轉移者也註
曰吾行吾敬三字已足

孟季子問行吾敬之言欲 辨駁吾字故設鄉人伯見
之惟季子料定必是敬兒 一得敬兒之語便以酌則
誰先問之可見自家毫無 主張發得謂義內此即告
子長筆人之長四句意 不能節旨
此孟子即做伯見鄉人之 例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
下云七日戒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二曰齋戒 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人焉以為尸 句雖指弟亦正見弟不在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下在位句雖指鄉人亦正
過之者趨走 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以敬也也尸 見鄉人不在賓客之位則
飲三眾賓飲 伯見之敬不可易常敬費
一示民有上 敬臨應變胸中確有權
下也○凡祭 敬臨應變胸中確有權
天地社稷山 衡非徒因人轉移者也註
曰吾行吾敬三字已足

川及七祀之因時制宜是義皆由中出
屬皆有尸外見義所以為內
神不問同姓
異姓但下之
吉則可為尸
祭勝國之社
穆則土師為
尸惟祭場無
尸尸主也
謂木之為主
也祭成喪者
必有尸以其
主立也祭而
有尸所以出
主也尸必以
孫孫抱不主
而由也孫幼
不能抱及無
孫使人抱之
所以抱其主
也夫婦共尸
二主之合抱
此主性之渾合言重兩無

易見者以禮之日子謂敬在外而不在內蓋觀之飲食之事乎時乎冬日宜飲湯也
則從而飲湯時乎夏日宜飲水也則從而飲水以因人之敬為在外然則因時而
飲食者亦在外與吾知湯與水雖在外而所以酌其當飲之宜者則吾心也叔父與
弟雖在外而所以酌其當敬之宜者則吾心也信乎義之在內而非外矣吾故曰行
吾敬改謂之內也
子又何惑之深哉

公都子曰子曰性無善不善也
近世蘇氏胡氏公都子問孟子性善之論而惑于眾說故述以問孟子曰性之在
之說蓋如此人必有一定之理而人之論性亦宜有一定之見何今之言性者
不一也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謂不可
以善惡名也是善惡皆性所無此一說也
字看謂善惡由是故文武與則民好善
千習以轉終言是故文武與則民好善
此即謂水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無一定惟所習也是故文武與
之說也則民皆化之而為善是性可以為善矣幽厲與則民皆化之而為暴是
性可以為不善矣此善惡
皆由于習此又一說也
豈有性善性不善之定言是故以為善者有
象此句是有性
以善惡為文而舜舜不能化以善惡之子見至親且以祭若君
尊謂其可化而有徵啟于比干微子名啟紂之庶兄比干稱王子猶子性
臣下于惡意而有徵啟于比干云云也此四句是有性善之証

也始死無尸字見善惡皆性所無也
未立主也神性可節旨
具醇止則非此主性之無定言重兩為
尸所食嚴如字上二句言善惡由於習
在也皇古載下即感化之異以明之也
起還主於廟二則字正見為之兩可處
也舉空釋詁有性節旨
安尸所以安此王性之有定言重兩有
王也故曰尸字見善惡皆性生而不可
神木也以木易也君父兄子等字俱不
而象其神以虛正見情親則易化分專
有依也則易行三而字是不宜有
而有之意
今日節旨
公都子素主孟子性善之
說者此問不作疑詞看但
尋個確的根由以降伏眾
論
乃若節旨
此節情以驗性蓋溯其流
而知其源也情字專指性
之自然流露處言可以為

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或又曰性與生之初非人力所
父而善稱微子為商王子元子疑此或有誤字能移也有性善而不能使之惡者有
性不善而不能使之善者是故以為善為君若可化民于善矣而又有象之敵是性有
不善也以善惡為父若可化于不善矣而又有舜之聖以紂為兄之子至親矣且
以為君至尊矣若可化親于不善矣而又有微子啟之哲
王子比干之仁是性有善也此善惡皆性所有一說也
今日性善言性善然則
彼皆非與彼皆非與在夫子折衷眾論必有一定之見至舉以教我焉
孟子曰乃其情難言說來其字指性說則可以為善矣為字力看乃所謂善也善指
乃若發語詞情若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孟子不辨三說之非但以性善告
以為善而不能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曰吾所謂性善者豈無所驗哉
亦有驗于情耳性蘊于中情發于外乃若其情之發則皆可此一節須虛說已包
以為善矣即情以驗性則性之善可知乃所謂性為善也
下惻隱之心至我固
有之也之意下
若夫二字點帶上來為不
交乃分疏之耳
若夫二字點帶上來為不
如惻隱是情能行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情善
惻隱之事便見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善若夫人之為不善又何也或者必歸咎于才殊不知才即性之良能性此一節
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之累有以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亦虛說
下節弗思求舍半段方是疏非才之罪饒雙峰曰孟子是持
那好底才說知仁之能愛其親表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可尊甫士有旨

下之五句

六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若夫節有

此際定上節乃一正一反
之詞上節可以為三字就
是他才幹處若夫為不善
只是他不肯去為善不是
他不可以為善條辨云情
是性之端倪才是性之精
華又以理義而兼形體說
是才專就形體說是材故
在加一節字

則隱節有

此用言性情才之皆善所
以發明上文兩節之意首
八句申情善中八句申性
善末八句申才善蓋仁義
三句雖是性善中事却引
智也曰禮曰智又豈有不善乎故曰乃所謂善也使性非仁義禮智又安可以言性

起下不能盡其才意外
與固有相反弗思句上當
補陷弱於物故意思以心
言求以力言上思字內帶
求字下求字內不帶字舍
則失之以下只跟弗思耳
矣何以應上為不善非才
之罪思求便用其才處
盡其量莫阻過他任充滿
了去如蓋則隱之才則必
至於博施濟眾蓋羞惡之
才則必至於一介不取之
類朱子曰性中眾理全具
隨感而動孟子析而為四
使知渾然全體中而燦然
有條若此

天生節有

此節以孔子之贊作証正
所以折三說也詩中開口
說個天子見性原於天曰
則民之秉彝蓋民見大眾如此無聖凡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好是懿德天之別曰有物有則既非非
監有周邸假物說則亦非就物當則益
于下保茲天則也夷也懿德也總是性
子生仲山甫好即是情能好便是才但
詩言隱約孔子方說出情
由於性之妙把詩入開說
者總歸併一串見有是人
必有是性有是性故有是
情則固性驗情之說更明
矣

富歲章旨
此章以人心理義之同見
人性之皆善首節所以陪
其心者是陪溺其心之
理義也三節聖人與我同
類者與我同此理義也至
末節方結出理義字理義
節性也故龍子五節中體
之同以決心之同正申同
類意

富歲章旨
此章以人心理義之同見
人性之皆善首節所以陪
其心者是陪溺其心之
理義也三節聖人與我同
類者與我同此理義也至
末節方結出理義字理義
節性也故龍子五節中體
之同以決心之同正申同
類意

○孝曰富歲宜多賴凶歲宜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即才能發于性運
是賴與暴不同其所以爾異者然也爾猶指物欲言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
暴不足故有以爲孟子推人心之同以見性之善也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常情
陷溺其心而爲暴每因物而易遷彼富歲子弟多有所賴藉而爲善凶歲子弟多
有至干暴棄而爲不善夫子第一也而凶歲多暴棄獨異于富歲之多賴者非天之降
才厚手彼而薄于此如是其殊異也良田飢寒迫于外利害攻其中禮義不暇顧而
非備之心生以陷溺其心者至謂非天之降才爾殊雖上二句○夫麥播種而
下多暴然也夫豈才之罪哉○何然主意却在多暴一句○夫麥播種而
覆之播是布于地種其地同樹之時同種也然而生之厚薄至於日異之
時皆異皆由地種同而向有向則地有肥瘠露之養是厚薄人事之
時皆異見其同地種同而向有向則地有肥瘠露之養是厚薄人事之

也金旺而生意非專就豐凶論性也首
火旺而死詩二句側重多暴過雨多字
周頌曰粒我活看言未必盡然子弟二
極民莫非爾字亦不虛有少成若性之
極貽我來半意天之降才明是性不
常命率有來曰性而曰才就爲善爲
小麥率大麥暴作用上說也陪溺云者
禮月合曰季決心不陷溺無不同也
春之月天子舜麥節旨
始求舟腐舖皆熟矣以上言麥之性
於其類乃爲相似雖有不同以下言其
麥所質孟夏不同正所以發明同字意
之月農乃登也其地同只謂均是種麥
麥天子乃以之地
既言麥先薦故凡節旨
實廟又曰麥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
秋至秋者百聖人與我同類但就形說
穀成熟之期而合相似之意許中善善
麥以初夏熟且勿露益下方歷舉相似
故四月爲麥者直至心所同然纔見與
聖人相似意龍子節旨

不齊也耕種有動情
其屬下地同也因天之時樹藝以植之其得手時又同也及其淳然而生至于日
之時不先不後而皆同歸于熟矣其熟之期又同也雖麥之性何相似也雖其屬
有多暴之不同則以地之力有肥瘠雨露之養有故凡同類者其性相似也
厚薄人事之勤惰有不齊也在舜麥豈有同哉故凡同類者其性相似也
物同類同種類也舉皆也相似性言何獨至於人而疑之疑之疑其不相似聖人與我同類者
性與我同一人類而聖人亦人其性之同而推之故凡天下之類
性無不同意已含在內之善無不同也物惟不同類則已荷同一所主之類
者其性舉相似也夫物日然何獨至于人類而疑其性之不
相似哉雖聖人亦與我同一人之類者類同而性同可知矣故龍子曰不知足而
爲履我知足爲貴也以上就履之相似一處意天下之足同也足同故曰貴
器也不知人是之大小而爲之履雖人性之同不但有微千物類而已驗之人身
未必適也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貴也莫不皆然故龍子有言曰業履者不知人足
之大小而爲履然我知其不至于去足之遠而爲費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
也龍子言此蓋謂履之相似者以天下之足同故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同者同
好也若得我口之所嗜者其味得是先得如使口之於味也易牙說其性與人殊
性是好若火馬與我不同類也與物之分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易牙
龍子節旨
易牙說其性與人殊
性是好若火馬與我不同類也與物之分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易牙雅人名

故字承聖人與我同類來

巫牙其字也足原不若口耳目之靈故

能辨淄澠二不在同者同聽同美之列

水之味有龍二句是孟子禪龍子之言

於衛共姬因口之節旨

寺人貂以薦首二句是主易牙先得句

羞於公公曰即為下聖人先得句張本

子善調味乎如使四句是反言以見其

吾益盡嘗天下之味矣惟

同宜一氣讀下末三句收

未嘗易牙遂轉相似正與首二句應

蒸其首子而天下期於師曠已見得耳

獻之自是亦有同聽引易牙師曠是

有寵於公公聖人弟子

許之立武孟惟目節旨

管仲有疾公上三句正言天下之目相

曰仲父之疾似莫不字重看二句反

律矣將何以然孟子文法極極處

教察人對曰故曰節旨

願君速易牙首六句收拾上交借同者

公曰易牙豈同聽同美以起心之同然

得見非有與也故曰節旨

其下以真真句玩至一字甚婉正要

人尚何疑耶在口耳目上顯出個心來

仲曰人之情然是然否之然理雖寓於

非不愛其子物而實統於心乃吾心同

也其子是忍然之體義雖處乎物而實

何有於君公哉於心乃吾心同然之用

曰語沖卒運先得句只重我與聖人同

易牙三年復意先字對眾人隔斷之後

召用之及稱言初節當羊字祭節當

公疾易牙與大衆字獨祭人之所同者

字人昭作亂也哲之斯悅之矣理義人

公嘆曰死者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

有知我何面矣

目見仲父子

子部 此章專為放其良心者而

風山有扶發以一養字為主前二節

蘇隱有荷華即山水以著人心失養之

見往且○子不養末節引言當操其心

都有龍於鄴以養之饒氏曰章內三存

莊公莊公將字緊要首言存乎人說此

找許子都與心本來存心夜氣不足

四書言浦注并用

也干味干字重看

也干味干字重看

也干味干字重看

也干味干字重看

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豈惟足同哉口之干味亦有同者也

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豈不過先得我口之所嘗者也

所善之性或與人殊若大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之人

於味也至於味天下皆期于易牙之所調是則同此者而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惟亦然亦然是也聲天下期於師曠曠是是矣少言想也

類考叔事車以存說人不能存終言操類考叔秋轉則存是教人去存所謂養以走子都板者存於不已之意也

棘以逐之弗 牛山節旨 及子都怒及 此節只引起下文句句喻無傳於許讀意則是暗與正意相照山者叔取鄭伯木之美未伐而保之已伐之旗益孤以而復之兩層俱重然尤重先登子都自後一層意郊於大國在大國之郊是倒裝法日夜所下射之顛

牛山 晏子春秋云 重夜字息以氣化言潤以天澤言斧斤之餘前蘇幾山之上托望 齊曰美哉國 緊接是以二字木二句決平鬱鬱泰山 言山水必美以應首一句使古而無死 雖存乎人者雖字承土山者則寡人將 木來不直曰有仁義而曰去此而何之 論未失之前如此故下隨乎且者古夜 接其所以放其良心者而

也 孟子就山水例人心不可失養也曰人心本自有天理之良而善端每戕下物以其近于大國之郊也未免取材者乘時有斧斤以伐之向之矣者尚可以為美乎然其美雖失而根本猶存是其氣化日夜之所生息加以雨露之所滋潤非無萌蘖若繼至是以萌蘖俱盡若彼濯濯而光燦也人但見其濯濯也而以爲牛山木當有材焉不知山以生物爲性而材木不生此豈山之性也哉矣養害之也 雖存乎人者 存字對叔字看人只泛說豈無仁義之心哉

仁義之心即 其所以放其良心者 所以放指 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斧斤喻 且而伐 之且猶 可以爲美乎 其美 其甚於之所息 日夜是日之夜 平且之氣 平是夜其 且清晨也到平且 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 相近是與人相同意 則其書所 爲且書是 有棺之矣 棺之言爲物所拘 棺之反覆 反覆即日 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違字作去字有好惡辨 到夜來欲退心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遺愛歎不遠矣 違字作去字有好惡辨 靜其氣情也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遺愛歎不遠矣 人之性便遠禽獸不遠 人具其 禽獸已不自見也 而爲善者才高 好能思是豈人情哉 情指好惡 良心者不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日之氣謂木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 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陪成也反覆轉也言人之良心

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乎且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堅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書所爲之不善已隨而悟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書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又不能勝斤之伐乎木也且且而伐之人心尚可以爲美乎然良心雖放而本體未泯其日間紛擾之後到得夜時寧靜良心亦必有所生息故乎且之氣清明其好惡與人良心之相近也者特幾希耳是即吾心之萌蘖也使干此而養之而良心復全其美矣夫何且書之所爲不善久已隨而悟亡之矣亦即萌蘖之牧於牛羊也今日悟之明日又悟之反覆相尋而不已則其夜氣淺薄而不足以存其良心也夜氣不足以存而好惡不與人同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如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天降之才焉者不知人有是性則有是情而有是才良 孟子曰孟子此段首尾只爲良 心不存是豈人之情也哉亦失養害之也 困心設耳其存其亡皆以良心言 故 苟得其養 養是保護培植意兼未 無物不長 物兼山水人心 苟失其養 得養失養俱 失而保之既失而復之 無物不長 言長即生息意 苟失其養 得養失養俱 言長即生息意 無物不長 物兼山水人心 苟失其養 得養失養俱 可勝用者何物之不長也苟失其養不惟山水日以濯濯即吾心仁 孔子曰操則 存操是守住 舍則亡 舍是放肆亡 出無時 出只是亡人只是 莫賀鄉人 便在外 存是不放 是逐物去了 存無時頂存亡來 莫賀鄉人 便在內

分辨之味則 珠爽也白樂 天云則後際 幽處 念不 生時

由日而夜動者俱向於靜 由夜而平且靜者方向於動 故其氣清而未濁明而未昏 良心也言乎且之 氣者蓋理氣不相離氣清則理發見此時無好惡之形有好惡之理與人相近言良心猶存於既喪之後幾布乃危之非幸之也則其且書六句言良心爲之盡亡矣枯亡重惜字惜之正所以亡之也未二句見不可歸咎於性意本無情之物故本山之生理而以其材言性心是有靈之物故本山之運用而以其才言情

故苟節旨 此結上兩節以起下引孔子語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下文之操存而已物字雖

分辨之味則 珠爽也白樂 天云則後際 幽處 念不 生時

由日而夜動者俱向於靜 由夜而平且靜者方向於動 故其氣清而未濁明而未昏 良心也言乎且之 氣者蓋理氣不相離氣清則理發見此時無好惡之形有好惡之理與人相近言良心猶存於既喪之後幾布乃危之非幸之也則其且書六句言良心爲之盡亡矣枯亡重惜字惜之正所以亡之也未二句見不可歸咎於性意本無情之物故本山之生理而以其材言性心是有靈之物故本山之運用而以其才言情

故苟節旨 此結上兩節以起下引孔子語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下文之操存而已物字雖

兼山木人心却專重人心
上得養則長緣此心不待
外求乃與生俱生者二荷
字極警醒有一念自為轉
移者在

操則節肯
上節說養此節說操操正
養之法所謂常惺惺是
也上四句懸空說未何方
露出心字是危詞不是齊
詞操舍以理欲言心在理
上便有心在欲上便亡出
八二句只就操舍上見得
莫知其鄉亦只就出入無
定上見得勿乎對朱子云
心常湛然安坐則無出入
然眾人不能皆如此孔子
蓋通眾人而論耳

無或章旨
此章見君心之智係於所
養首節嘆王不智之宜下
二節言王之不智固由於
無或章旨

○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孟子為齊王不能純心用賢而發也曰智德者大君之官勿
君德莫貴於智必有所以智名令無或乎齊王之不智也
也物也一日暴之是陽氣發舒一日暴之是陰氣閉固
有能生者也生即上
章有能生何哉知字訓
也物也一日暴之是陽氣發舒一日暴之是陰氣閉固
有能生者也生即上
章有能生何哉知字訓

○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孟子為齊王不能純心用賢而發也曰智德者大君之官勿
君德莫貴於智必有所以智名令無或乎齊王之不智也
也物也一日暴之是陽氣發舒一日暴之是陰氣閉固
有能生者也生即上
章有能生何哉知字訓

○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孟子為齊王不能純心用賢而發也曰智德者大君之官勿
君德莫貴於智必有所以智名令無或乎齊王之不智也
也物也一日暴之是陽氣發舒一日暴之是陰氣閉固
有能生者也生即上
章有能生何哉知字訓

○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孟子為齊王不能純心用賢而發也曰智德者大君之官勿
君德莫貴於智必有所以智名令無或乎齊王之不智也
也物也一日暴之是陽氣發舒一日暴之是陰氣閉固
有能生者也生即上
章有能生何哉知字訓

○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孟子為齊王不能純心用賢而發也曰智德者大君之官勿
君德莫貴於智必有所以智名令無或乎齊王之不智也
也物也一日暴之是陽氣發舒一日暴之是陰氣閉固
有能生者也生即上
章有能生何哉知字訓

○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孟子為齊王不能純心用賢而發也曰智德者大君之官勿
君德莫貴於智必有所以智名令無或乎齊王之不智也
也物也一日暴之是陽氣發舒一日暴之是陰氣閉固
有能生者也生即上
章有能生何哉知字訓

○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孟子為齊王不能純心用賢而發也曰智德者大君之官勿
君德莫貴於智必有所以智名令無或乎齊王之不智也
也物也一日暴之是陽氣發舒一日暴之是陰氣閉固
有能生者也生即上
章有能生何哉知字訓

○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孟子為齊王不能純心用賢而發也曰智德者大君之官勿
君德莫貴於智必有所以智名令無或乎齊王之不智也
也物也一日暴之是陽氣發舒一日暴之是陰氣閉固
有能生者也生即上
章有能生何哉知字訓

情有虧暗筌 心致志於君子故有此節 滑之也。 學英之喻心以體言志以 心之所用言專心是心之 所主專在此致志是極其 色白又有黃 誨矣即孟子自比其為馳 高翔湖海江 心鴻鳴之一人即以比玉 漢間有之楚 爲是其智二句是翻弄口 辭曰黃鵠 氣非然也三字語似含蓄 舉令知山川 然正坐實他不專心致志 之紅曲再舉 則上已提明故耳 分識天地之 盈虛。 魚我意旨

能掌 此章示人當存其羞惡之 能大似豕性 之萬鐘者而發以義字爲 輕健能上高 主未何本心謂羞惡之心 樹之蟄春出 即義之端也從生死關頭 掌心有白脂 勤破富貴關頭總要入自 如王味甚美 識此本心上四節反覆推 俗呼爲熊白 勸此心下四節明其爲皆 其騰春在首 有而警其失也 魚我意旨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 魚是味之美 熊掌亦我所欲也 熊猛獸其 味美在掌 二者不可得兼 指 有所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是取其 生亦我所欲也 義亦我所欲也 義是人之 命 義亦我所欲也 理有義當 眼言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尤美者 生亦我所欲也 是取其 生而死者有義 當死而死者 一者不可得兼 指勢遇 也 孟子示人存羞惡之心也曰世人性善不能善其生死富貴之道者只未察其 也 本心耳試以嗜味論魚乃味之美者固我所欲也熊掌尤味之美者亦我所欲 也然或執有所限得則失熊掌得則失魚二者不可得兼則當舍魚而取熊 掌者也知此則可以論義矣生而存形亦我之所欲也義而全節亦我之所欲也然 或勢遇其窮全生則害我全義則害生 二者不可得兼則當舍生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 義亦我所欲也 義是人之 命 義亦我所欲也 理有義當 不爲得也 苟得苟 亦我所欲也 甚於死者 指不義 故患有所不辟也 指

左字在右 上段輕只引起下段舍生 足好舉目而 取義就過變難處說足人 引氣謂之熊 心自然如此非勉人之詞 經冬蟄不食 此何所包其廣不再在君 飢則自求其 父之難上說湖下說食節 掌故其美在 可見論義又從生死推出 掌左傳云晉 蓋生死極重且敵義不過 靈公不君宰 則良心固有可知 夫肺能膈不 生亦節旨

孰殺之又云 此正指出舍生取義之心 楚世子商世 來上言舍生便是死說所 以宮田圍成 欲便見所惡故兩釋之點 王主請食熊 出兩甚字以見決擇取舍 膈而死 意註衆人通賢者在其中 下第五節衆人方對賢者 說又心字在下宜渾 如使節旨

此與下節不過即次節意 而反覆言之一反一正決 其必有秉義之良心也 由是節旨 上節反說此節正說精神

死亡避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 逃也 惡有甚于生死者乃秉義者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 所不避 所以舍生而取義有何哉蓋生亦我所欲而義之可欲尤有甚于生者故 避也 言不爲苟且以得生也死亦我所欲而不義之可惡尤有甚于死者故 難而有所不避以存免也蓋好生惡死雖人情趨避之常而舍生取義乃 天理民彝之正于此見羞惡之良心人所固有而不可無察識之功矣 如使人 之所欲甚於生則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何不用言一 使之所欲甚於死 者則可以辟患者何不用也 何不爲言一 設使人無秉義之良心而但有利害 不顧禮義如使人之所欲甚于生而不知義之可欲則凡可以得生者將何 而爲之矣言不用也又豈肯爲義而舍生哉使人之所欲甚于死而不知義 之可惡則凡可以辟患者將何 由是則生而不用也 義是字指好 不爲也又豈肯爲義而就死哉 由是則生而不用也 義是字指好 患而有不爲也 是字指惡不 由其必有秉義之良心是 惟其必有好義之良心 是則苟可以得生而有所不用也 不然豈樂于輕生耶惟其必有惡不義之良心而 所惡果有甚于死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所不爲也 不然豈樂于就死耶觀此而秉 之良心爲人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 是故承上文來所欲 之所必有也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 二句總是羞惡之心非 獨賢者是也 賢者是精義之人是心 人皆有之 人皆有之 賢者能勿喪耳 喪失也 不肖言 賢者能勿喪耳 喪失也

可謂補正者言 六之五卷四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全在如使由是上

輕乃借言以言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于利

是故節言

見人皆有羞惡之心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此節結上起下至此方露

惟賢者能存羞惡之心也人人皆有之但眾人汨于利欲之私有喪其良心者

心字重八皆有之何言是

豈賢者之

有也賢者能勿喪與聖人

所獨有哉

先得句一一般是見其同處

與之

不是見其異處輔氏曰秉

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于生死

言羞惡之心則又全體之

有之也

用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

者宜不顧夫義之可否而受且屑之矣然使嗜爾而與之豈惟賢者弗之受雖行道

一節節言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檀弓曰齊大

識變者得我與

人之皆有嗜是以口招呼

人之喪良心固不止

於路以待餓

萬鍾我何加焉

者而食之有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餓蓋家執鞭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以得失之微當生死相聞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履實貿然來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於致左膝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義而不受不屑則不獨行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右執飲曰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人乞人亦必有然者矣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求合場其自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而視之曰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唯不其嗟來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之食以至於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斯也從而謝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本心特自失之耳此之謂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是也嘆口氣蒙引云牛山于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耐鮮萬變之生而不可須臾失矣義章是存養之功此章是取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孟子示人以求放心曰仁義之心人皆有舍之分總註要玩

仁人章旨 此章是欲人求放心首節言仁義甚切於大中二節嘆人自失其心末節示人當盡學問之道以求之

舍其節旨 兩小字是就仁義指實言之上句就心上說下句就事上說總是欲人知仁義切於已也

借難大以提醒人知不知兩邊相形味一則字一而

字見有解不來處朱子曰人心靜時昏動時便是放了求放心則求仁也

學問之事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然其道則在求放心而已朱子曰無節而已矣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

無名指 此章即人說不若人之意而引之使全其心人心本欲而不能伸故借指為喻

指謂之無名原不切於用而可以不伸耳疼痛指當身害事說不使作更有能伸之對自家有不遠矣是之路對方寸之內看

合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 兩其字即上

不絮也 程子曰心至重難大至輕難大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

求放心則不違乎 所以然者良由不思耳夫仁為人心其視難大之物果孰為

求其心也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求其放心而已然能如是則志氣

○孟子曰有無名之指屈伸之指也 疾病使如有能信者

○孟子曰有無名之指屈伸之指也 疾病使如有能信者

○孟子曰有無名之指屈伸之指也 疾病使如有能信者

○孟子曰有無名之指屈伸之指也 疾病使如有能信者

○孟子曰有無名之指屈伸之指也 疾病使如有能信者

○孟子曰有無名之指屈伸之指也 疾病使如有能信者

○孟子曰有無名之指屈伸之指也 疾病使如有能信者

○孟子曰有無名之指屈伸之指也 疾病使如有能信者

○孟子曰有無名之指屈伸之指也 疾病使如有能信者

○孟子曰有無名之指屈伸之指也 疾病使如有能信者

指不節言 指不若人四句切揚說重

桐梓

禮記云春以養之者始心而已封桐... 桐梓之實雖身印所養由土可造...

圍也把手所據... 兼所愛兼所養也... 兼所愛兼所養也... 兼所愛兼所養也...

人之節言 人之於身且何驟論人情

人之節言

此言以心言養以事言養... 爲木王木莫成其愛重養也...

衆形而爲大善者當無以養其小者... 養其小者當無以養其大者...

場師

周禮地官場師 此身遠取諸物上喻養小

夫大也 夫大也 夫大也 夫大也 夫大也 夫大也 夫大也 夫大也...

飲食

飲食節言 飲食節言 飲食節言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

指不節言

指不節言 指不節言 指不節言

指不節言 指不節言 指不節言 指不節言 指不節言 指不節言...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指不若人...

相有匹種一上只就義理論未說到人曰白桐一曰賤惡上此方極言之飲食

固桐一曰荏不定是第口腹如受萬鐘桐一曰梧桐而失本心皆是

基梧桐者桐之人節旨重復飲食之人蓋章意專中之一種或

以梧與桐為結乃假設之詞豈適為尺梓與桐或以

為一物或以為兩物要之此章示人以立心之學綱

梓槓皆良材領在從其大體為大人句孟子有時稱

桐梓有時稱手處思字又指出關鍵要槓槓○左傳

人從形氣中認出主宰來云穆姜使擇見大人品格在心士做出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鈞與或為大人或為小人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在其馳逐也鈞同也從隨也

從其小體也問何以所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聽物物交物

者則其者不能盡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此字指耳目與心說

此心為形役乃欲乃貪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問拱噴為厥心

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

此會也此字指上天爵者德義可謂天爵矣有自然之貴與生俱來而為天

此會也此字指上天爵者德義可謂天爵矣有自然之貴與生俱來而為天

四書補註

下五卷四

雞膏不食
只取飽字詩德字訓惠
總名也

五色備謂之
織禮記曰仲
秋之月乃命
司服且備衣
裳文繡有恒

此正明良書之是言引詩
只取飽字詩德字訓惠
此作飽已仁義之德是德
章取義開譽從仁義來不
曰稱於人而曰施於身正
見其貴於己也不願是無
所慕非厭薄不屑之意兩
所以字正合人可思處

此章為有志於仁而未力
者言也仁不仁只主一心
理欲不作兩人看
仁之節旨

此就人心理欲爭勝虛言
仁體澄湛故喻水不仁則
焦灼故喻火令之為仁者
不補正意猶以至不勝火
一氣說本文謂字還是自
謂註中人遂以為真不能
勝則承我自謂來已是解
與於不仁何丁助人為不
仁豈不是有害於人

亦終節旨
此進一層說見得為仁不
力者其終必至於害已
五穀節旨

此章勉人甲力於為仁借
五穀之當熟引起為仁不
熟則以不如黃稗益甚言
仁之當熟以成其為美也
上熟字就已熟言下熟字
加一之字是用力字心如
穀種必以存義為栽培以
克復為耘耨至天機暢茂
德性堅凝方是熟處註他
道如百工家技百家諸子
皆是恃其美者忽之以為
易自他道者諉之以為難
而已矣內對此兩意發通
射之節旨

此章即藝以明道見不
廢成法意致學俱重只就
射匠上說正意起結補之
射之節旨

此章即藝以明道見不
廢成法意致學俱重只就
射匠上說正意起結補之
射之節旨

此章即藝以明道見不
廢成法意致學俱重只就
射匠上說正意起結補之
射之節旨

此章即藝以明道見不
廢成法意致學俱重只就
射匠上說正意起結補之
射之節旨

此章即藝以明道見不
廢成法意致學俱重只就
射匠上說正意起結補之
射之節旨

此章即藝以明道見不
廢成法意致學俱重只就
射匠上說正意起結補之
射之節旨

此章即藝以明道見不
廢成法意致學俱重只就
射匠上說正意起結補之
射之節旨

此章即藝以明道見不
廢成法意致學俱重只就
射匠上說正意起結補之
射之節旨

猶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
猶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
猶以杯水救車薪之火也

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亦終必亡而已矣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夫仁亦

此節重志字射者志於穀名屋廬子名連謂任人有問于屋廬子曰食者人之所急而食之中有禮在焉禮與而真積力久則善中矣

大臣節旨 此節重以字工人守親矩而直積力久則能功矣以用也規矩無一定之限大小方員惟所用之通章四必字極重致知力行吾道之鼓與規矩也

任人章旨 趙氏曰在詩此意見禮論其常不實同姓之國在論其變任人以食色之重齊楚之間者較禮之輕者故不見禮

屋廬氏名連色之重者兩重對則禮質質入學於為尤重也

孟子嘗書 任人節旨 言彭聃之法 禮重其道其常 以禮食者如 主人親饋則復問意在色重在人總要客祭主人不引出他禮重來方好施以

雖高難其具為高幾何補存疑云此以高界言下以輕重言按此但言而不夫其高界之當也高不言卑言重不言輕方不犯下輕重字

者此論其 謂一鈞與一與之謂也 禮有輕于食色者本輕而一謂一鈞至小之金與一與羽而輕重之謂哉吾見金雖重以

一鈞而反輕羽雖輕以一與而反重幾何而不失其輕重之常也 取食之重者

禮之輕者而比之筭也 禮食不輕但對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筭

翅量 親迎禮本不輕但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

但有輕重 若在人之論則偏其矣饑而食食之重者也以禮食食之輕者也偏而

之差而已 取夫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食為必不可已者矣矣取食之

少重乎禮哉不得妻色之重者也親迎禮之輕者也偏而取夫色之重者與禮之輕

者而比之則色為必不可少者矣矣翅色之小重于禮哉此正所謂才不可高於岑

也 禮則金反輕於與羽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也 禮則金反輕於與羽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也 禮則金反輕於與羽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也 禮則金反輕於與羽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也 禮則金反輕於與羽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也 禮則金反輕於與羽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也 禮則金反輕於與羽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也 禮則金反輕於與羽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也 禮則金反輕於與羽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也 禮則金反輕於與羽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也 禮則金反輕於與羽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也 禮則金反輕於與羽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禮之輕者也 禮之重者也

論三周先侯此是反任人之意而喻之於門外婦至言輕重之本然原不可以

偏較二節宜相承說俱未露正意至下節乃與揭明

吞而節所以耳此即上兩節之意而明言之

以輕之也此即上兩節之意而明言之

之果如任人所比則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可廢矣但言食色之禮直是

烏獲至大官以上皆身屬爵破其形體豈有其高遠難行之事哉亦不外

後秦武王與之拘夫人以下方正言人於孝弟而已矣夫豈有所加哉

果折肱而卒

是服之服也

徐行節旨

難哉一身衣服言動之微皆道之所在學聖則聖學狂則狂在子之趨向何如耳子

孝可知弟弟人人可勉

動皆孝弟之道也皆與也且與而已矣不必有湯文之形體而後可以為堯也子或

舜不難為孝弟不難為也

皆非孝弟之道也皆與也是與而已矣則雖有湯文之形體而何能不入于桀也

堯之時雍道不於親睦

夫能為堯則可以為舜出乎堯則必入乎桀是皆在乎為之矣矣有於形體哉

之風動道本於齊變都從

也

孝弟做慈慈而已矣三字

子之門以養焉

有味快濟柱曰非謂人

也

孝弟便星堯舜乃言堯舜

也

之道亦不過孝弟也須先

也

講堯舜之道極闊大極精

也

微然後收攝到孝弟中來

也

以見庸行為人聖之要

也

子服節旨

也

此方在黃髮身上叮嚀

也

小無華寧本無節弟之

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服也

子之門以養焉

欲假借而受業者仍

非道則亦無往而非師矣

者子曰用之常警若

受業為也是可見欲為堯舜者反而求者孝弟可矣

復舉樂者嚴聖狂之介

也

其慎所為耳

也

交得節旨

也

此亦是富貴之習氣

也

鄰人時正居鄒故曹交願

也

留於此

也

夫道節旨

也

大道二字該得廣不專指

也

孝弟求字却指孝弟

也

只是道之起脚處若大路

也

然是喻共知不是喻共由

也

故接曰豈難知哉下二句

也

方以行言求之親長之間

也

如遇親便當盡孝遇長便

也

當盡敬

也

觸處皆師便是存餘此正

也

指示為堯舜切實處

也

小弁章旨

也

小弁章旨

也

小弁章旨

也

小弁章旨

也

小弁章旨

也

小弁章旨

也

小弁章旨

也

小弁章旨

也

此章見小弁之宜怨重仁
 孝二字高子在怨上疑其
 為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
 為仁孝故引舜之慕為怨
 字作証凱風以借來比例
 小弁是主須知其論詩不
 是論人蓋平王之孝可諱
 而小弁之詩不可諱也
 小弁節旨
 怨字正解只是怨其親
 註哀痛迫切謂國家一念
 深故其憂善人子之情切
 故其詞哀乃會下節意言
 之非高子所請怨也
 固哉節旨
 越人二段側重見邊上道
 之疏之二之字指越人下
 道之戚之二之字指其兄
 小弁之事人倫大變宗社
 顛覆係焉如之何勿怨怨
 乃見親親之心仁就一點
 愛親之心耳

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
 孟子曰凡說詩者當會其意而不可泥其言固矣
 道語也親親之心在之發也
 曰哉高叟之治詩也夫謂小弁為怨則可謂怨為小
 人則不可何者小弁乃怨其所當怨者也譬如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欲射之則已
 于其旁談笑而勸止之無他疏之也故言不甚切也若其兄關弓而欲射之則已
 其旁垂涕泣而勸止之無他戚之也故痛切以為言也其妄殺人之而墮手罪也小弁
 父子之間不啻其兄之關弓射人則小弁弟泣之道乃親親之情也夫親親者仁也
 仁豈小人之道乎固
 曰凱風何以不怨
 怨勞母氏聖善而已
 有七子之母不能
 安其室七子作
 曰凱風何以不怨
 怨勞母氏聖善而已
 有七子之母不能
 比以自責也
 曰過其母猶小弁之過其父也何以不怨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亦不孝也
 怨親之言言微激之而遠怨也
 曰凱風與小弁不可以並論也凱
 風之天性過之小者也少弁之天信讓廢嫡則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過
 母之天性過之小者也少弁之天信讓廢嫡則傷天地之太和戾父子之至愛過
 之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則親之廢我情既疏矣我又恐然不介于懷父子之間
 益薄矣不愈疏乎親之過小而不怨則親之廢我情既疏矣我又恐然不介于懷父子之間
 猶小之不容一激石也非不可磯子愈疏則有忘親之心固不孝也不可磯則無
 親之心亦不孝也此小弁之怨則凱風之不怨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凱風節旨
 丑非疑凱風只引以例小
 弁意其不當怨耳

親之節旨
 過之大小特因其絕天性
 之愛傷天地之和有甚不
 甚耳俗以一闕宗社事大
 一止身家事小者誤下兩
 層堆明當怨不當怨之旨
 注重不孝二字與上親親
 仁也反對通節凱風是宜
 小弁是主

孔子節旨
 五十時親已底豫有慕
 無怨矣此與舜之慕來說
 見小弁之怨亦從慕生也
 此所以為仁所以為孝亦
 猶行舜之慕也但舜之怨
 怨已而慕親小弁之怨怨
 已亦怨親有不同耳
 宋程章句
 此章孟子因極遊說而嚴

此章孟子因極遊說而嚴

墓字兼親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
 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
 字在內
 息呼吸氣通於親常親而疏怨慕猶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曰吾以怨為孝非私言也昔孔子嘗稱舜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之時而猶不
 忘其怨慕之心夫舜之至孝且猶怨慕豈可以小弁之怨為非孝乎知孝則知仁
 矣高子乃以小人目之曰古仁人孝子怨多自慕生引舜之
 之何其說詩之固哉
 曰宋程將之楚
 宋程戰國
 遊說之士
 孟子過於石丘
 不期而
 宋姓程名
 曾遊說之宋程將
 會曰遇
 石丘地名
 往楚國遊說楚王
 趙氏曰學上長
 問曰先生將何之蓋知
 者故謂之先生
 曰其往說于八國所以發
 也
 曰晉聞秦楚構兵
 兩軍相戰
 曰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
 罷是
 息兵楚王不悅
 不悅是
 合
 我將見秦說而罷之
 我將有所遇焉
 聽我之言
 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
 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職上說下
 教強時不舍疏云齊且王時人以事者之疑即此人也
 曰於戰而列國相爭莫
 強於秦楚吾聞秦楚二國構兵構兵伐我將南見楚王說之而罷其兵或楚王不以吾
 言為悅吾將西見秦王說之而罷其兵不合於楚必合於秦二王我將有所遇焉則
 吾之說可行
 構兵只言相侵伐且漫說兵遇禍結怨下不利
 曰可也請無問
 而民可息矣
 意有所遇只是言不遲於楚必遇於秦勿倒轉說
 其詳願聞其指
 二其字指說秦楚之言詳是遊
 說之全詞指是遊說之大要
 說之將何如問他主
 曰我將見其不

此章孟子因極遊說而嚴

示以義利之防仁義是孟
子大本領非區區與策士
商確也先生之說不可句
是網後二節皆發明之

宋樞節旨
二句是記事之詞遇樞亦
有轉移世道之機在

先生節旨
孟子必素知其為遊說之
士將何之問以人國言

吾聞節旨
當時并吞者侯者秦可以
致秦者楚倘楚用其言則
不必之秦矣以楚為主

軻也節旨
指是詳中之大要號即指
之趨向處也指猶隱於胸

號則顯於世矣志大謂其
志在息民與從人志在為
禁權入主在為秦者不同

玩矣字語氣只是掩起下
句歸出號之不可上不可
號也

二字是徐設也則字下正
發明此意

以利節旨
以利說秦楚之王所謂以
利為號也秦楚之王悅於

利以下正所謂不可也統
言曰師指其人士也勿分
將師卒徒至子弟從上三

軍推開懷字根悅字來最
重利說秦楚利字之意在
言懷利利字實添是一點

私心有為而為之意入
懷利則相接處皆身相滿
處即本國中亦秦楚矣

以仁節旨
上節已發明不可二字此
是孟子自出仁義之大指

以教之見仁義之說一倡
則必至於王也未復以何
必曰利應轉前文上以能

三軍之誦以字何等勉強
利根未拔故也此而罷三

利也此其字指秦楚言不
利指勞民傷財言 見雋之商則矣志大指罷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二國之詳願聞其說二國之
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孟子曰軻也遲遲之際請無聞
指先生所以說之者將何如 曰我將言其兵連禍結民困財盡不利於國 先生
也孟子曰先生之志在干罷兵息民可謂大矣然以利為號則有所不可也 先生

以利說秦楚之王也播兵不利也 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出而在外曰
是軍之王樂罷而悅於利也 卒言 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君 懷猶懷抱之懷

事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
懷利以相接下以此事上則上亦以此接下故曰相接終 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亡
趨利而相見利之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工皆悅於利之說以罷

之禍三軍之師是凡所謂三軍之士皆皆樂罷而悅于謀利也利之名一倡而人
心惟知利之為美將見為人臣者懷利之心以事其君有所觀望而非盡忠也為人

子者懷利之心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之心以事其兄有所希冀而非盡孝也為人
也是舉國之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只懷利以相接吾恐見利則爭失利則怨視

愛之意浪紙奪之禍與然而不止其國者未之有也利之為禍有如此信乎利之不
可為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仁義天 秦楚之王悅於仁義罷三軍之師是

軍之王樂罷而悅於仁義為人臣者懷義以事君為人子者懷仁以事父
為人弟者懷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義以相接也 仁義事君

君必以仁義信我是君與臣 相接以仁義父子兄弟彼此 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王是不利 何必曰利 申言以利

此言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利義之殊 利既不可為名則當以何
而其效何與亡之異學皆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言者說之亦有仁義而已矣

先生若以仁義說秦楚之王見得休兵非仁伐國非義由是秦楚之王悅于仁義之
說而罷息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皆樂罷而悅于仁義也仁義之名一倡而人皆知

仁義之為美為人臣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君只見得道理當忠初不為一己富貴
之計為人子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兄只見得道

理當孝弟初不為一己親親之私是舉國之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
吾見君有純臣父有孝子兄有賢弟四境之內同一君視上下之誠愛親敬長之願

人心既振國勢自張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仁義之
造福如此先主持此以說秦楚可矣何必曰利乎哉

孟子居處 居是當處 處是當居 居是當處 處是當居 居是當處 處是當居
居是當處 處是當居 居是當處 處是當居 居是當處 處是當居 居是當處 處是當居

居是當處 處是當居 居是當處 處是當居 居是當處 處是當居 居是當處 處是當居
居是當處 處是當居 居是當處 處是當居 居是當處 處是當居 居是當處 處是當居

軍之師而守何等自然臣
義所自生也懷仁義以事
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
臣父子兄弟各見得分所
當為便是懷仁義條辨云
仁義性所固有初問喪失
猶異後來保全各懷利
則終去矣利本後來私心
只懷仁義自然去利故不
曰終去

居鄉章旨
此章見孟子報施之宜問
答俱重節節邊首節處守
為相四字是伏案中問不
成享二字是斷案末節不
得之鄉得之平陸是結案
居鄉節旨
曰鄉曰平陸曰處宗曰為
相是敘事中書法報只報
其意非報其物兩不報其
平常此處作一例看
他日節旨

他日二字雖下二句其
實不是一但由由鄉之
任越國去見由平陸之齊
順道不見得問謂已得問
勝而問非謂孟子所處有
問隙可議也故註云初孟
子處此必有義理
問曰節旨
為相之問亦曉得意不在
此特設詞以相探耳
非也節旨
引書重惟不役至充享可
識百辟享亦儀註訓禮指本言即志也
識其有不享禮有本有志為本物為
身多儀儀不文多言禮意真篤不及言
及物惟曰不禮意與禮文不相稱亦所
享惟不役志謂不享也書所享指天子
于享凡民惟孟子引之則謂享者事
曰不享惟事為其節旨
此釋書重成字言既不役
志於享則所謂享者特其
名耳實則不感享也不役

音孟子之居于鄉也有任君之弟季任為任君居守其國以幣至鄉來交孟子孟子
受之而不往見以報其禮其一曰又處於齊之平陸也儲子為齊相亦以幣至平陸
來交孟子孟子亦受之
而不往見以報其禮
他日節旨
是容其禮
由平陸齊不見儲子
屋廬子齊連得與
屋廬子名得問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
義理故喜得其問而問之
及至他日孟子田鄰之任見季子而答幣交之禮由平陸之齊乃不見儲子以答
幣交之禮屋廬子喜曰交同而答幣異君子處此必有義理存焉連得其問而問
之
問曰天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相與
儲子言曰相不若季子
守君位故謂守是問曰天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意者為儲子
輕之耶
但為齊相與不然何以幣交則同而有報與不報之異也
曰非也
書身多儀儀多禮也儀及物物是
禮文曰不享曰是書
惟不役志于享
此句是書
書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書身多儀儀多禮也儀及物物是
禮文曰不享曰是書
惟不役志于享
此句是書
敬有不足則不成其享也我之不見儲子
子後亦以其不成享耳豈為其為相哉
屋廬悅
悅是喜其
所處有道
問成享
屋廬

子百季不得之鄉
兼居守與儲子得之平陸
兼為相與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
他日二意儲子得之平陸
境內二意
屋廬子聞言而悅以信子交際
境內而不來見則難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信有義理而不苟焉或人又疑
而問之以為均一帶交耳何以有成享有不成享之異乎
屋廬子乃解之曰季子為
君子守國况至鄉則越國是勢不得至鄉但以幣交其禮意已備故謂之成享也儲子
雖為相國事猶有所主况平陸在齊境內是勢得至平陸亦正以幣交其禮意不及
故謂之不成享也惟儲子之不成享與於季子之見季子亦異於儲子矣此
君子之處已處人
水子曰得之于陸在孟子受幣之後言初不自來以幣交水為
各有攸當也與
非禮也孟子既受之之後便當來見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
○淳于髡先名實者為人也
先急也名實二字雖有是事功則有是聲
譽為人出而濟世之仁人兼君民說
後復實者
身為也
後是緣自為身
存存三卿之中
見有可
名實未加于上下而妄
下指君
仁者固如此
仁者直指為人之仁
名聲譽也是非功也言以名聲為先而為之
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
以名聲為後而不為
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凡人有功利之虛斯有功利之名先名寔
者功利在所以則進而治國濟民為人也
後名寔者功利在所後則退而獨善其身
自為也今夫子在三卿之中見志在為人明矣乃明是未加於上下之問而徒然去
之及不成為人矣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者則與也
賢以德言
時不之濟仁者固如此乎
下五卷四

志就心裏說不成享就外
五就湯五就桀有伊尹也
五就桀因湯之薦
不惡清君不辭官者柳下惠也
不

皇盧節旨

悅字與前喜字相應季子
二句見欲來而不得來則
幣交為實意得來而不來
則幣交為虛文宜抑揚重
節子進
此章見孟子之仁賢非賢
所能識以仁字為主賢字
從仁字討出首二節因賢
識不仁辨其同歸於仁中
二節因賢識無益辨其有
益於國未二節因賢識不
賢辨其未識賢而孟子
去齊之故終不明言以顯
齊王之失宛然孔子家法
意內屢屢不用是眼目
先明節旨

先明節旨

此章見孟子之仁賢非賢
所能識以仁字為主賢字
從仁字討出首二節因賢
識不仁辨其同歸於仁中
二節因賢識無益辨其有
益於國未二節因賢識不
賢辨其未識賢而孟子
去齊之故終不明言以顯
齊王之失宛然孔子家法
意內屢屢不用是眼目
先明節旨

先明節旨

說夫子在三卿以下專注
為人一進仁字應主立功
濟世講
居下節旨
影論仁以逆孟子論仁以
心如但以逆則伯夷不屑
於就者也柳下惠不屑於
去者也伊尹則有去亦有
就者也然去者是仁不去
者亦是仁安得拘以為人
與自為顧其所存所處何
如耳君子亦仁而已矣孟
子自謂也何必同句最重
註無私心以心言合天理
以事言

居下節旨

子雖不去亦不
必能有為也
君亦未必有益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而秉執國鈞子柳
於人也滋甚曰此觀之若是不賢者雖在人國亦無益于國也
矣而亡是魯公
秦穆公用之而霸
伯賢則亡之亡
則何可
得與
也何不賢於魯而魯於秦哉皆用與不用為之也夫不用賢則至於亡求魯之
則何可得與然則魯之止於前而不亡者以其有三賢在也安得謂魯者無益於人
哉
曰昔者去病處於淇而西晉謳
杞梁之妻與其夫而變國俗
事無其功者
有則必識之
事無其功者
有則必識之
事無其功者
有則必識之

魯縵節旨

公儀休者魯
之德寬此謂雖不去亦無
益語意漸繁賢者無益句
堆開曾事暗指孟子說正
解云公儀休為魯相奉法
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
變更百官自
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

魯縵節旨

正使食祿者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

利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
不得與下民
利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
不得與下民

爭利受大者其治子思諸結思百姓修
禮鄰國非復昔日之魯曰
不得取小客禮鄰國非復昔日之魯曰
禮鄰國非復昔日之魯曰

有遺相魚者前甚益誣之也
虞不節言
相不受客曰

聞君嗜魚遺吃緊在用不用字即是孟
君魚何故不子自嘉昭處奚不過一霸
受相曰以嗜佐尚有關與亡如此况不
食茹而美拔開說以亡形削正見賢者
其圖蔡而棄之非無益

之見其家織王豹節旨
前曾綴節猶以賢學與他
布好而疾出至此直說其非賢語意一
其家婦燻其步繁一步謹聲有曲折也
機云欲合農歌長言也舉王豹諸人見
上工女女所工歌婦女各有長亦足
售其貨乎

華周即華選自見以律孟子無名實之
加不廷為賢也有諸內四
句本上的駒等推開說又
以引起無賢者二句內以

莊公伐衛衛抱負言外以功業言為其
伐晉既還逐事即頂有諸內無其功即
襲曹杞殖華反形諸外四句一正一反
獲載甲夜入作兩層看是故二句暗指
宿於宮郭明仕齊無功意

日先遇曹子借孔子道自己本不色重不
使無死戰曰用二字以見齊不能不用耳
請有盟華周為管司寇影貲三卿不用
對曰負曹棄未加而去為肉為無禮之
命亦召所惡二見均之不知孔子也欲
也昏而受命以微罪行微罪者微晦其
日未中而棄以微罪行微罪者微晦其
之何以事君君相之失也然宋子云微
莖子親鼓之罪是孔子自謂益以其不
深遂關殺三致婚而去為得罪於君耳
十七人而死虛齋亦謂以細故去國為
莊公歸遇梁微罪使人告其可以無去
妻於郊梁戰而心去也已以微罪行乃
死妻行迎喪正不欲顯其君相之失不
使帛之幣曰欲為荷去在已亦有辭於
殖之有罪何去非全無可去之故也衆

四書甫注

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固不識也

於罪猶有先
人之敵慮在
下安不得與
郊用齊侯也
諱其室杞梁
無干其妻內
外皆無五屬
之親乃枕其
夫之屍於城
下而哭內誠
動人道路過
者莫不揮涕
十日城為之
崩既葬赴溝
小死

其君非
故曰五霸者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此章是孟子維王之意天
義以濟
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而後置之
而伐之也據率也五伯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
巡守之事自一朝至一何以見五霸為三王之罪人也三王之世紀綱振舉法度
六師移之言進職之事自修明天子十二年而適諸侯名曰巡守諸侯六年而朝天
子名曰進職而天子諸侯時乎春也則省民之耕察其有不足者從而補之時乎秋
也則省民之斂察其有不給者從而助之且其巡狩也而賞罰之典行焉其八諸侯
之疆也土地以辟而無不田之地田野以治而無不耕之田尊高年而老養得其養
貴有德而賢者在所尊於凡後傑而有才之士莫不布列庶位焉是其國以治而無
負千天了分七民之寄矣則有慶賞以勸之而所賞以地也其人諸侯之疆也土
地荒蕪而不治者遺棄而不養賢者屏斥而不尊而其在位者皆皆克克之徒
而非後傑焉其國不治而有負於天子分士分民之寄矣則有責讓以懲之而辭
無所貸也是當巡狩之時而王章於是乎肅矣且其進職有常期也而貶削征伐之
法行焉一不則則貶其爵公侯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男男為采采為衛衛為采
不則則削其地百里削為七十里七十里削為五十里所以懲其慢也至于三不朝
則六師移之其其人而變置其君所以重社稷之刑也是進職之時而侯度於是乎
益明矣此可見三王之世當則征討之權皆自天子出諸侯無有自專而不奉命者
是故天子出命以討罪而不親伐以損威重諸侯但奉命以伐罪而不與討以侵
大權若五伯者則不用天千之命而博與國之諸侯以伐諸侯之版已者則征討

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章旨
此節是劈空立案三王堤
起下將五霸並今諸侯大
夫通言其罪且虛說下三
節方歷指其獲罪之實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章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天子節旨
通節六師移之分上是僞
舉三王之法下是舉征伐
一端以著五霸之罪也巡
狩進職是綱省耕省斂帶
言入疆二段巡狩之事以
慶讓為自言賞罰之權出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盤文取血盛諸侯意東牲不軟感信服
以上教用血人正見他盛處五命原是
為盟書成乃天子之禁桓特甲明之耳
歎血而讀書何句是奉王命句重禁
置牲坎中加其發雖獨舉桓公亦要補
書於土而埋其發雖獨舉桓公亦要補
之謂之載書初命齊家之事再命貴德
防以首水亦四命天命天討馭臣之事
以斬水考工五命時難專主之事言歸
記匠人凡防於好言字語助詞謂既盟
必曰地勢善之後務遵五禁之命以歸
防者水淫之於利好也歸重諸侯犯禁
丹為防嚴與上轉語云若謂桓公為
崇方其綱參則抹殺他功若謂桓公為
分去一六防賢則抑却他非妙在一盛
外綱之經解字則功首罪魁皆任其中
云防止水之長君節旨
所自來也以君之惡不過違五禁之類
舊助為無所長君之惡其罪亦不小而
用而壞之者曰小者正以其違君之罪
必有水敗耳君心萌不善其始必有

國語齊機賦也必果先意導之則其愛
文仲言於公也必篤故罪為九大夫引
曰君蓋以名云長君之惡者未必皆違
器請釋於齊君之惡違君之惡者未必
公曰誰使對不長君之惡
日國有讎讎魯欲章旨
卿出告釋占此章孟子止慎子伐齊之
之制也公使役重殃民土中問章制意
仲往齊人歸是進一層說非與殃民並
其繼字之釋重也
○左傳晉為魯欲節旨
饑使乞糶於欲者將舉而未行之意
秦秦輸粟於不教節旨
晉自雍及絳教民註專言禮義者戰國
相繼命之日時兵法之教固所有也殃
汎舟之役○民便伏後而仁字
秦饑使乞糶一戰節旨
於晉晉人弗一戰勝齊見不至殃民意
與慶鄭曰皆此特設言以起示何耳不
施無親幸災可慮照下遠制講
不仁貪愛不慎子節旨
國語齊機賦也必果先意導之則其愛
功者未有六于五伯有過者亦未有六于五伯故五伯之功首罪之魁也孟子此
章之義其亦若此也然五伯得罪于三王今之諸侯得罪于五伯皆出於與法故
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于今之諸侯則同時也而諸侯非惟何以見
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
夫為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蓋諸侯所賴于大夫者為其能正己之惡也乃于君之過
已然而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導之者違君之惡也長君之惡固非
矣然以比違君之惡為猶小也違君之惡又有甚于長君之惡其罪之大無以加矣
今之大夫皆違其君之惡凡諸侯所以于三王之法犯五伯之禁者孰非大夫有以
導之乎其得罪于諸侯也甚矣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夫五伯得罪于
三王已非矣而况夫今之諸侯又得罪于五伯乎今之諸侯得罪于五伯已非矣而
况今之大夫又得罪于今之諸侯之惡者無能而強儒呵諛之人也
諸侯乎世道之衰誠可傷已○長君之惡者有才能而頌險陰邪之人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將軍是統帥慎子魯欲取南陽之地乃使其臣慎子
季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是禍害民殃民者不容於羣之世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將軍是統帥慎子魯欲取南陽之地乃使其臣慎子
季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是禍害民殃民者不容於羣之世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將軍是統帥慎子魯欲取南陽之地乃使其臣慎子
季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是禍害民殃民者不容於羣之世

詳恕不義 此則二字單承上不可來
四德皆失何 吾明節旨
以守國 此以下總明不可意于里

慎子善守禦 只是教人足用以為國不
為節用自言 勞於兼井吞噬而後足也
能不戰而屈 天子作講重諸侯邊
人之兵適乎 周公節旨

公因齊滑王 獨舉周公太公者以魯伐
之亂欲使伐 齊故就二國遡其始封耳
齊取南陽又 儉於百里上着地非不足

好黃老道德 一折正見先王定制厚然
因發明序其 足畏雖元勳實威如二公
指意著十二 毫不可踰以起下節
論

今魯節旨 以一人擅五國之封則已
有之土地自在所損見未
有之南陽矣無可益重損

邊齊魯之地均非始封之
舊孟子方欲責魯故不服
論齊耳 徒取節旨

如此且今日之役縱使子有善將之才一戰勝齊遂有南陽之地不
猶不可言至殊民而克立大功然且于理有所不可况使民而可為乎
慎子勃然

不悅曰勃然 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地 慎子間不可之言乃勃然變色不
今日勝齊不可者此則 慎子明告
滑釐有所不識之也 慎子明告

地 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待諸侯兼朝聘問
其不可也 天子之地方重
字看于里指畿
內之 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 待諸侯兼朝聘問

果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典籍常典之所籍諸宗廟者故云宗廟之
禮宗廟典籍常典 孟子曰吾明告子以不可之故昔者先王之建邦設都也天子
祀會同之常制也魯內之地其定制則方千里蓋以不千里則無所出不足以

待諸侯之朝聘聘問而備其禮享錫予之禮諸侯封國之地其定制則方百里蓋以
不百里則無所出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而備祭祀會同之禮先王封建之制如
此 周之封魯 成王念其有來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於齊也 成王念其有應 亦對封

可謂其甫王注也

○孟子曰之事者有自今指戰 我為魯辟土地在虛盡地利則有財故
今之節旨 此言富國者為民賦說我
能為君使不顧民便是民
良而自取敗亡之禍也
今之章旨 此章痛斥富強之臣不可
用正警戒人君勿認賊為
良而自取敗亡之禍也
今之節旨 此言富國者為民賦說我
能為君使不顧民便是民
良而自取敗亡之禍也

另編一人云去字無字俱從輕稅來

指無百官如何其也言不可國無君臣祭祀交祭之禮是去國今居中國非若

夏官職方氏此申明如之何其可意則

也其居城郭官室其禮定廟祭祀其邦交諸侯幣帛其分職百官有司所以為

以辨邦國都百官有司蓋城郭宮室入

君子而百官有司廢是皆中國而陶其具可以為國言立國况無君子乎

七閩九貉五倫皆由君子立也

君子包人因其辭據子所喜夫陶以冥且無以周民用而不可以為國况無君

戊六狄之人欲輕節旨

倫在內以折之君子則國無其人誰與其理而凡人倫之賴君子以修明者悉

民與其財用此言什一中正之法不可

舉而去之矣尚可以為國乎此二十取一欲輕之於善道者少乎什一而

九穀六畜之數

必不足用而什一之法所以必不可廢也

重以明輕也滙泰云輕賦

小貉也大小只是欲重之於善道者多乎什一而稅善道中正之道也欲輕之

固為重賦之漸然貉道之

輕重之則是小貉小貉而已而損善道之善道者多乎什一而益善道中正之道

不可行只就當下便見得

大輕不可行勢必加重矣彼重之子什一之法而益善道中正之道者豈固為大

皆也月合仲丹之章旨

而我則為小貉也彼固不可為貉亦豈可為哉然則取民之制亦法善道可也

登祭天子乃此章見治水富以禹為法

○皇月之治水也愈為愈是白圭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自謂自圭自

以離宮黍蓋百圭逆水性以貽鄰害其

之功曰古稱善治水者必曰禹然川之治水也防一孟子曰禹過而注之他國

以合神先薦為禹之罪人可知

築之築堤壩而注之他國也治水

丹以愈萬自負在築堤壩

築之築堤壩而注之他國也治水

水即下以鄰國為害意

孟子曰禹過而注之他國也治水

子過節旨

孟子曰禹過而注之他國也治水

指一道字正是破他條條

而最下莫如海乃水之所歸也禹則順其性而道之下以四海為受水之壑故九州

壅水之術是故節旨

依同萬世永賴焉今吾子築堤壩水注之他國是以鄰國為受水之壑斯則失水之

二句不乎對以四海為壑

道而貽禍于鄰其禍禹之治水為何如也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緊承禹治水節故用是故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禹之治水為何如也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一字以鄰國為壑重起水

禹之治水為何如也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逆行四句故用一合字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禹之治水為何如也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水逆行節指以鄰國為壑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禹之治水為何如也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說既謂降水便是時時洪

無異矣行則謂之洪水以其下流壅塞而水因之以涇洞無涯也夫是降水者即

水豈不為仁人之所惡亦

免為仁人之所惡乃猶自謂愈于禹也吾子之言過矣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孟子曰君不肖君者通極亮是信

魯欲節旨

為政指為相而聽一國之政說不寐是喜之深

有格曰者知學知慮是子曰多聞識多聞是子曰善三善字皆是此三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曰公孫丑不知而問曰政貴於能任重樂正子強乎孟子所短故丑疑而辱問之曰曰否強固非所長也丑又問政貴乎能決疑樂正子有知慮乎孟子曰否智慮固非所長也丑又問政貴乎習典章以然則樂為喜而不

公孫節旨

強如由之果智慮如賜之達多聞識如求之藝三者為政亦不可少但非其本耳三善字見他別有長處

然則樂為喜而不寐然則曰氣疑固已伏於前矣

其為節旨

好善本樂正子之為善人來善與善相投自無有不

善一節傾曰好善德於天下優與足字對足者而况魯國乎而况魯國乎而况魯國乎而况魯國乎

夫苟節旨

此發好善優於天下意精神全在夫苟好善四字千里來告只在好善一念間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擊壤而來告之以善足乎節旨

不好節旨

此反言不好善之弊也地便是顏色子既已知之便

之矣字指不好也地之聲言距人於千里外是說距絕也止於千里之外承上距字來則謂謂謂之人善是離間若心者謂是謂悅君與善之人說地之聲言距人於千里外是說距絕也止於千里之外承上距字來則謂謂謂之人善是離間若心者謂是謂悅君

陳子章旨

此章見君子為道而任之心重就上去帶說行道固

陳子曰陳子何如則任仕是出陳子曰何如則任仕是出陳子曰何如則任仕是出陳子曰何如則任仕是出

萬一有可行之機又次愛

道者留此身以別圖可行之計三就三去只所遇不同非有優劣

萬一有可行之機又次愛道者留此身以別圖可行之計三就三去只所遇不同非有優劣

同非有優劣

之計三就三去只所遇不同非有優劣

之計三就三去只所遇不同非有優劣

有禮以儀節言

謂致敬以心言將行其言也

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

則就之道亦行意

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

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

則就之道亦行意

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

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

則就之道亦行意

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

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

則就之道亦行意

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

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則就之道亦行意

陳子節旨

此問亦有疑其難任意仕
專在就一邊說孟子增出
去一邊正見其不苟於就
也必各分三項著理齊無
執一之行只看時義何如
下三節要平看
迎之節旨

即致敬有禮衰
是不如前意
是道之本心
道亦不衍而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
道亦不衍而
孔子于季桓子是也
受女樂而不問何以言去就有三也如君子至其國則君迎之既敬以有禮且有
朝則去之矣信所言將行其言也是道有可行之機君子則就之若禮貌未衰而
其言已不行矣君子則去之蓋道合則
其去雖未行其言也
次曰去以迎之致
留不合則去君子之去就其言也
敬以禮則就之
禮衰衰是少則去
去是為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
敬以禮則就之
禮衰衰是少則去
去是為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

其次節旨

此是以禮為去就兩言字
就君子說言行即道行也
註舉孔子以見例不必粘
定孔子
此是以禮為去就未行非
不行就之亦異其或行也
前為道而就則亦為道而
去此為禮而就則亦為禮
而去

此是以禮為去就未行非
不行就之亦異其或行也
前為道而就則亦為道而
去此為禮而就則亦為禮
而去
其下節旨
此是以禮為去就未行非
不行就之亦異其或行也
前為道而就則亦為道而
去此為禮而就則亦為禮
而去

其下節旨

此是以禮為去就未行非
不行就之亦異其或行也
前為道而就則亦為道而
去此為禮而就則亦為禮
而去

此是以禮為去就未行非
不行就之亦異其或行也
前為道而就則亦為道而
去此為禮而就則亦為禮
而去

舜發章旨

此章見困窮非不幸意首
二節言聖賢由困而亨三
節推之中人四節推之國
賢而隱居貧
不能自給乃
代資靡樂之
以供食武丁
卽位夢得聖
人其名曰說
乃審厥象俾
以形旁求于
天下得說于
傳嚴惟肖遂
立為相作說
自鸞君之証耳
故天節旨
上節已有天字在內此推

此章見困窮非不幸意首
二節言聖賢由困而亨三
節推之中人四節推之國
賢而隱居貧
不能自給乃
代資靡樂之
以供食武丁
卽位夢得聖
人其名曰說
乃審厥象俾
以形旁求于
天下得說于
傳嚴惟肖遂
立為相作說
自鸞君之証耳
故天節旨
上節已有天字在內此推

舜發章旨

此章見困窮非不幸意首
二節言聖賢由困而亨三
節推之中人四節推之國
賢而隱居貧
不能自給乃
代資靡樂之
以供食武丁
卽位夢得聖
人其名曰說
乃審厥象俾
以形旁求于
天下得說于
傳嚴惟肖遂
立為相作說
自鸞君之証耳
故天節旨
上節已有天字在內此推

此章見困窮非不幸意首
二節言聖賢由困而亨三
節推之中人四節推之國
賢而隱居貧
不能自給乃
代資靡樂之
以供食武丁
卽位夢得聖
人其名曰說
乃審厥象俾
以形旁求于
天下得說于
傳嚴惟肖遂
立為相作說
自鸞君之証耳
故天節旨
上節已有天字在內此推

舜發章旨

此章見困窮非不幸意首
二節言聖賢由困而亨三
節推之中人四節推之國
賢而隱居貧
不能自給乃
代資靡樂之
以供食武丁
卽位夢得聖
人其名曰說
乃審厥象俾
以形旁求于
天下得說于
傳嚴惟肖遂
立為相作說
自鸞君之証耳
故天節旨
上節已有天字在內此推

此章見困窮非不幸意首
二節言聖賢由困而亨三
節推之中人四節推之國
賢而隱居貧
不能自給乃
代資靡樂之
以供食武丁
卽位夢得聖
人其名曰說
乃審厥象俾
以形旁求于
天下得說于
傳嚴惟肖遂
立為相作說
自鸞君之証耳
故天節旨
上節已有天字在內此推

也胥相也靡原聖賢成就於困窮之故
率也相率而將字必先字相應所以字
為工作所以總承上五句皆下二句苦
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
故天將降君相大任於是數人也豈遽降之
罰罪之輕者其心志如操心危慮患深
非尋常貧苦志慮辭抑不外不得息儀
其體膚便飲食不充空乏其身使財用
不足凡身之所行與心之所欲
春也
得自伸也行拂亂都在倫
為者相拂亂而意願不遂如此者正
其窮則反本勞則能思有以疎動其
仁義禮
曲禮曰鹽曰不為欲所役是推廣道心
忍性則性定不為氣所動
是節制人心增益不能以
官鹽人掌鹽是節制人心增益不能以
才言亦是心性發揮動忍
得力處雖說天意亦要在
孫叔敖
聖賢自為磨礪上看
叔敖一名為
人恒節旨
艾獵為賈之
此要在中入上形容人恒
子為賈賈見
過二句虛土正兩指其實
叔敖於莊王
困衡屬乘邊微發屬屬邊
既而隱處海
困衡者已知有過故曰作
濱令尹虞丘
徵發者方知有過故曰喻
薦於王以自
作與喻即改之機也
代也王以車
人則節旨
迎之使為合
法家指世臣拂士指諍臣

其所不能
益加也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之絕也拂民
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皆反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
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故天將降君相大任
於是數人也豈遽降之罰罪之輕者其心志如操心危慮患
深非尋常貧苦志慮辭抑不外不得息儀其體膚便飲食不
充空乏其身使財用不足凡身之所行與心之所欲春也
得自伸也行拂亂都在倫為者相拂亂而意願不遂如此者
正其窮則反本勞則能思有以疎動其仁義禮曲禮曰鹽曰
不為欲所役是推廣道心忍性則性定不為氣所動是節
制人心增益不能以才言亦是心性發揮動忍得力處雖說
天意亦要在孫叔敖聖賢自為磨礪上看叔敖一名為人
恒節旨艾獵為賈之此要在中入上形容人恒子為賈賈見
過二句虛土正兩指其實叔敖於莊王困衡屬乘邊微發屬
屬邊既而隱處海困衡者已知有過故曰作濱令尹虞丘徵
發者方知有過故曰喻薦於王以自作與喻即改之機也
代也王以車人則節旨迎之使為合法家指世臣拂士指諍
臣

尹叔敖相楚
有親疎貴賤之辨敵國外
期年楚國治
患亦是兩樣敵國如秦楚
楚王以霸叔
相敵之類外患如楚有巫
敖麥不衣帛
臣在管子皆在吳之類
馬不食粟嘗
然後節旨
乘棧車札馬
此結明立言之旨全要得
披殺羊之裘
徹悟人意味然後知三字
及病誠其子
乃是自上文推出耳憂患
曰我死王必
安樂境實指心心自憂
封汝必無受
患安樂亦生心有安樂憂
利地楚越開
患亦死也
有復丘者可
教亦全旨
居數年其子
此章重人當體教意蒸儘
破錫自薪王
有不屑之教誨而人不感
因傷孟言封
悟修省者故發此論以警
叔敖子寢丘
之所以註特下其人能感
四百戶以奉
此退自修省二語俗解反
其祀後十世
謂落下一層者按也不屑
不絕
正多術中之一術
盡心章旨
此章總是以人合天之學
首節是造其理之智次節

○孟子曰教亦多術
術字有經書
區處在內
子不厚之教誨者
身說法
是亦教誨之
術也
亦字見不教
多術言非一端層層也
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
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
孟子勉人體教意曰學者之質不同君子之教亦
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多術矣予於人之有過或拒之而不屑之教誨也
者雖曰我無所語而彼無所聞也然非我忍而絕之正欲激而進之苟其人而感此
退自修省是亦吾教誨之而已矣夫以不屑教之中而亦有教存焉信乎教之多術
也
○張修陵曰此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
乃是欲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方有進益處

○孟子曰教亦多術
術字有經書
區處在內
子不厚之教誨者
身說法
是亦教誨之
術也
亦字見不教
多術言非一端層層也
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
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
孟子勉人體教意曰學者之質不同君子之教亦
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多術矣予於人之有過或拒之而不屑之教誨也
者雖曰我無所語而彼無所聞也然非我忍而絕之正欲激而進之苟其人而感此
退自修省是亦吾教誨之而已矣夫以不屑教之中而亦有教存焉信乎教之多術
也
○張修陵曰此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
乃是欲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方有進益處

○孟子曰教亦多術
術字有經書
區處在內
子不厚之教誨者
身說法
是亦教誨之
術也
亦字見不教
多術言非一端層層也
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
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
孟子勉人體教意曰學者之質不同君子之教亦
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多術矣予於人之有過或拒之而不屑之教誨也
者雖曰我無所語而彼無所聞也然非我忍而絕之正欲激而進之苟其人而感此
退自修省是亦吾教誨之而已矣夫以不屑教之中而亦有教存焉信乎教之多術
也
○張修陵曰此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
乃是欲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方有進益處

○孟子曰教亦多術
術字有經書
區處在內
子不厚之教誨者
身說法
是亦教誨之
術也
亦字見不教
多術言非一端層層也
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
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
孟子勉人體教意曰學者之質不同君子之教亦
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多術矣予於人之有過或拒之而不屑之教誨也
者雖曰我無所語而彼無所聞也然非我忍而絕之正欲激而進之苟其人而感此
退自修省是亦吾教誨之而已矣夫以不屑教之中而亦有教存焉信乎教之多術
也
○張修陵曰此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
乃是欲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方有進益處

○孟子曰教亦多術
術字有經書
區處在內
子不厚之教誨者
身說法
是亦教誨之
術也
亦字見不教
多術言非一端層層也
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
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
孟子勉人體教意曰學者之質不同君子之教亦
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多術矣予於人之有過或拒之而不屑之教誨也
者雖曰我無所語而彼無所聞也然非我忍而絕之正欲激而進之苟其人而感此
退自修省是亦吾教誨之而已矣夫以不屑教之中而亦有教存焉信乎教之多術
也
○張修陵曰此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
乃是欲人曲體君子不教之方有進益處

是履其事之仁未節是智仁各造其極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盡心節旨

上二句言盡心由於知性下二句言知性即以知天此俱就成功者說不但盡心無工夫即知性積累工夫亦推本之論知天正是知性到徹處既知性則亦知天而能盡其心矣。

存其節旨

心有危微不無出入故須操而不含性純天理別無存亡故只養而無善存養俱兼動靜言心性便是天至之字指存養所以俟方見仁之存養便是事故曰所以事天大全云造其理者用功在知性上故知性先於盡心履其事者用功在存心上故存心先乎養性。

存其節旨

此則知天事天終身不息方能以人合天而為一也。存養便是事故曰所以事天大全云造其理者用功在知性上故知性先於盡心履其事者用功在存心上故存心先乎養性。

莫非章旨

此章示人以義安命之學重順受其正何次節緊接順正命之事後二節分言命有正有不正見人之當知而順受之也。

莫非章旨

莫非命也凡人所同順受其正君子所獨莫非命不該正命與非正命乃指吉凶禍福而言小則為吉凶大則為禍福是故節旨。

是故節旨

○孟子莫其也

莫非指吉凶禍福而言。順受其正。免意正是正命。禍福皆天所命。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巖牆。謂正命巖牆之將墜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而取禍。皆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則修其身以俟命。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巖牆。謂正命巖牆之將墜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而取禍。皆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則修其身以俟命。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巖牆。謂正命巖牆之將墜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而取禍。皆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則修其身以俟命。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巖牆。謂正命巖牆之將墜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而取禍。皆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則修其身以俟命。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巖牆。謂正命巖牆之將墜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而取禍。皆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則修其身以俟命。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巖牆。謂正命巖牆之將墜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而取禍。皆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則修其身以俟命。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巖牆。謂正命巖牆之將墜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而取禍。皆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則修其身以俟命。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巖牆。謂正命巖牆之將墜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而取禍。皆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則修其身以俟命。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巖牆。謂正命巖牆之將墜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而取禍。皆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則修其身以俟命。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巖牆。謂正命巖牆之將墜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而取禍。皆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則修其身以俟命。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巖牆。謂正命巖牆之將墜者。知正命者必不肯行險而取禍。皆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則修其身以俟命。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緊承順受何來立命是已
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人
聖賢之階知在立之先

盡其二節旨

盡其道而死是命固當死
義亦無愧於死擇措死是
自取罪死故分正命不正
命

求則章旨

此章是內重外輕之意
醒在有益無益四字指點
在求在我求在外兩句

求則節旨

首二句不乎對不過以台
則失之昭昭求則得之耳
二則字甚緊益求便得會
方失見求之有益

求之節旨

道是理之繩我以不當求
者命是數之制我以不當
得者層遞而下重下句
萬物章旨

此章示人以盡性之學
節高理具於性次節言得
之之妙末節言求之之方

萬物節旨

不曰萬理而曰萬物者言
物而則在其中形性不相
離也皆備於我知父子本
來有親君臣本來有義之
類下二節皆蒙此句為義

反身節旨

此舉已成者言不專主生
安反只是檢點過拜着力
請誠知真賞身孝直實是
思不愧不怍其樂可知

強恕節旨

此方是下手工夫恕者八
仁之門用力全在強字而
強字却在行上見近字亦
在求上見

行之全旨

此章為學者不能知道而
發暫涉曰行久路曰習者

行之全旨

為非正命哉蓋為惡犯罪陷于桎梏之刑而死者乃其所自取非正命也非正命又
妄可以言命哉夫命之修短雖制于天而死之善惡則係于己故君子貴乎立命之
學也 滙泰云上章命以理言自該得氣既壽不試是也此章命以氣言仍歸於理順
矣 受其正是也前後本自相發此章又特揭出知字蓋未有不知命而能立命者
此則其未
盡之意也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孟子示人審所求也皆曰求一也而有益無益分焉彼求
不求如此是所求有益于得也蓋以所求者在我所性而
有者也惟其在我故求而可得也而人乃不知求之何哉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求則得之 有隨求

字察于重看是行習時能用格致工夫未句總承上二句衆指人言玩兩馬字一也字終有慨嘆息人不全旨

此章揭醒人存羞惡之良心不可以無恥全從人字上勘出下二句正見其不可無意無恥之恥非出偶然而全副擴充力量在

恥之章旨 此章爲不知用恥者發上章所以勸此章所以戒

恥之節旨 恥係於人最大不外註存之失之二意但宜虛說

爲機節旨 此指當時儀秦輩言機變便是巧病在一爲字慣用機變的人縱感觸亦不知規諫亦不八難自己固有恥心亦無處用得着

不恥節旨 此亦申則首節不恥繁根機變亦要得敷發他意

古之全章 此章爲當時上之極道者發賢王賢士註雖兩平玩何獨不然語氣則注士道觀下數句可見善即道也自君慕之曰善自士守之曰道好字淺樂字深善字細道字大善在人則好之道在我則樂之致敬盡禮應好善忘惡息不得見且臣應樂道志人之發意見且二句雖是王重士正見士自重以致重士處

宋句章旨 此章欲挽遊士之趨而進於古意本領全在尊德樂義上下舉窮達合一正形容尊樂尤最尊德樂義是言其理窮不失義二句則

學者歎不爲百姓言也曰行日習已是在道中着脚但不能精心體道便著且家耳

○學自人不可以無恥之心 此上三恥無恥矣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此上三恥無恥矣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

○學自恥之於女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于聖賢矣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何者有 此兩人字在聖賢則無恥一事不知人則事不知人矣或曰不恥其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則天不以機變之巧爲恥是無恥一事已不若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學自忠之賢好善而忘勢 賢主指古先哲王善是賢人道德勢指賢王爵位

○學自遊而忘身 遊者言遊說也

○學自遊而忘身 遊者言遊說也

○學自遊而忘身 遊者言遊說也

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此上三恥無恥矣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

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此上三恥無恥矣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

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此上三恥無恥矣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

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此上三恥無恥矣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

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此上三恥無恥矣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

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此上三恥無恥矣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

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此上三恥無恥矣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

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此上三恥無恥矣此恥字指心言無恥之心

指其實得已不失望是言

宋句節言

好遊不能無欲正點他病

處士遊字指句踐之遊下

則即其遊而規之於正也

人知節言

豈豈是我乎曰自有底原

不固人之知不知故下兩

個亦字宜側重不知邊注

自得即豈豈欲其根也

何如節言

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

天知命之樂尊德性體樂

義是用就守日用功處說

註自而自安即自得不慕

不徇即無欲

故士節言

故字承尊樂求窮達二字

應上人知人不知意但不

可就指人不知為窮人知

為達蓋此又推開就出處

上論觀士字可見

窮不節言

兩復句跌重之辭兩故字

緊根各上句來得已不失

望見窮達之皆善也

在無非順適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曰何如斯可以尊貴

此遊之道也

韓

史記韓之先此章見外物不足為重輕
與周同姓姬附字與自字相照當言本
氏其後苗裔是外物與身無干故曰附
事者得封於欲然非獲富貴也只是如
常耳言不把富貴來當事而遂志得意滿也過人遠
子武子後三在胸襟超越上說
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

附之全旨
此章為違道拂民者發三
道字最重道即此心之天
理全本為民實心上看出
使道使民註云播穀棄屋
之類玩之類二字亦該得
鑿他瑣瑣等事生道殺民
謂彼有罪當死吾求所以
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
如除害去惡亦何怨之有
霸者章旨
此章見王道當憂意河以
霸者引起末以小補我足
總借來形容王道之大朱

子云自王者之民善其未
皆說王者功用如此
霸者節旨
民風由於主德特值朝民
形起王民正指唐虞三代
若說無愧為天便非得時
如解在下節此宜虛註
隨大以規模言自得真箇
偷光景總一上字章
殺之節旨
此正狀其能處重不怨
不庸不知俱從民上看而
王道之大於此可見
夫君節旨
此只就不怨不庸不知上
贊王道之大刑政教所及
民活看些便化是過化而
其所過而化者便有個存
主在其中要民化而民就
化是存神存神不出過化
之外如立行來和是化其
中斯字即是神化神通指

天過人遠就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飲然不自滿之意
子識見上說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足者恒以外物為重輕有人於此一旦附益之以韓魏之家則其富貴者生乎之
所未有宜不勝其自滿矣如其自視飲然不驕不吝若不知有韓魏之家者此其識
見高明視之常情不但過之且過之速也然富貴亦非道當得者若不
則世之揚揚于富貴者其亦可以小矣富得則辭之又不自視飲然矣
○幸自以依道獲民心雖主於依事不得雖勞不怨以道殺民心雖
生事不得不出雖死不怨殺者不怨節指程子曰以依道使民謂本欲使之也播
於殺是謂生道雖死不怨殺者不怨節指程子曰以依道使民謂本欲使之也播
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然也孟子示人君服民之道曰民情
當為則雖驅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民好佚而惡勞勞之末有不怨者
惟上之心本欲使之乃有不得已而使之是謂以依道使民則民皆諱其佚之心
雖勞亦不怨矣民情好生而惡殺殺之末有不怨者惟上之心本欲使之乃有不得已
已而殺之是謂以生道殺民則民皆諱其生之心雖死亦不怨殺者矣所謂
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皆此也舍是而欲民之無怨得乎
○幸自霸者之民驩如也個知感王者之良驥驥如也驥驥如也驥驥如也驥驥如也
驥驥如也驥驥如也驥驥如也驥驥如也驥驥如也驥驥如也驥驥如也驥驥如也驥驥如也
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驥驥如也驥驥如也驥驥如也驥驥如也
如天亦不令人怒言但自其民風觀之可見矣彼伯功淺近而易悅故伯者之民感上
喜亦不令人怒言但自其民風觀之可見矣彼伯功淺近而易悅故伯者之民感上

之惠跡其小廉自富之氣象如驥驥如也王道深遠而無跡
故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跡其廣大自得之氣象如驥驥如也
忘其利而不庸利是黃不庸
昏遷善而不知過者為是教不知自
利矣不以為庸也王者以教正民非不道民以善也然順民之性而導
之民雖曰遷于善而自得其性不知誰之所為也所謂醒醒者如此
夫君所
過君者即王者過指刑政教
所經歷化就民不變說
存是刑政教所萌動神是我之
心欲如此民使如此不可測度
上下與
天問流上下屬君子同流
就運行及物處講
貴小補之哉小補指私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
則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若家也所存者神心所存
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道斯行後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並行舉一世而甄聞之非如伯者即是以見王道
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即是以見王道
之大矣君子一身凡其為刑為政為教皆身之所歷而謂之過也過斯化焉盡人而
莫不不變也君子一心凡其欲刑欲養欲教皆心之所主而謂之存也存斯神焉順
應而莫知其然也夫是神化也天地之運於上一而覆載萬物者也而君子之化以
達神神以運化者其德業之盛至舉一世而甄陶之則是天地以其神化日流行于

夫君所
上下與
天問流
貴小補之哉
小補指私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
則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若家也所存者神心所存
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道斯行後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並行舉一世而甄聞之非如伯者即是以見王道
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即是以見王道
之大矣君子一身凡其為刑為政為教皆身之所歷而謂之過也過斯化焉盡人而
莫不不變也君子一心凡其欲刑欲養欲教皆心之所主而謂之存也存斯神焉順
應而莫知其然也夫是神化也天地之運於上一而覆載萬物者也而君子之化以
達神神以運化者其德業之盛至舉一世而甄陶之則是天地以其神化日流行于

韓

史記韓之先此章見外物不足為重輕
與周同姓姬附字與自字相照當言本
氏其後苗裔是外物與身無干故曰附
事者得封於欲然非獲富貴也只是如
常耳言不把富貴來當事而遂志得意滿也過人遠
子武子後三在胸襟超越上說
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

附之全旨
此章為違道拂民者發三
道字最重道即此心之天
理全本為民實心上看出
使道使民註云播穀棄屋
之類玩之類二字亦該得
鑿他瑣瑣等事生道殺民
謂彼有罪當死吾求所以
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
如除害去惡亦何怨之有
霸者章旨
此章見王道當憂意河以
霸者引起末以小補我足
總借來形容王道之大朱

德蓋益德盛正在業上見主下而天下之物無不被五者亦以其神化周流于主下而天下之民無不冒蓋與也上下就君子言流字重天地同運而垂行矣豈若伯者小功僅小補之而已哉此伯功所以不若王道之大

看同流言天地化神之所也為治者可謂辨志云他章辨王霸以誠偽以審所尚矣此章辨王霸以大小言

凡井田學校封建等項徹底將乾坤重新鼓鑄一番正與霸者小補相反

仁言章旨

此章見為治者當審所尚意治只有政教兩端首節引起次節善政善教正仁聲的實事故未節只田得民不同而人人處不再說

仁言章旨

仁言感於一時仁聲浹於平日久暫異也仁言出上之口仁聲出下之口虛實異也

善政節旨

八人主感化言得民主施為言政放曰善都是得民底所以致仁聲值就中分

此申政教得民之實良愛自政教之初言耳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方是正言得民處上下俱要重說以醒出不如意

人之章旨

此章見仁義不假外求意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指出仁義正明其所以為良通章用也字煞脚但是指點語

人之節旨

此點醒自有之良心與人看先說能後說知因能見知也不學不慮其言其固有之耳若要擴充此知能非學慮不可

孩提節旨

單承知字以愛親帶兄內

此申政教得民之實良愛自政教之初言耳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方是正言得民處上下俱要重說以醒出不如意

人之章旨

此章見仁義不假外求意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指出仁義正明其所以為良通章用也字煞脚但是指點語

人之節旨

此點醒自有之良心與人看先說能後說知因能見知也不學不慮其言其固有之耳若要擴充此知能非學慮不可

孩提節旨

單承知字以愛親帶兄內

此申政教得民之實良愛自政教之初言耳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方是正言得民處上下俱要重說以醒出不如意

人之章旨

此章見仁義不假外求意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指出仁義正明其所以為良通章用也字煞脚但是指點語

人之節旨

此點醒自有之良心與人看先說能後說知因能見知也不學不慮其言其固有之耳若要擴充此知能非學慮不可

孩提節旨

單承知字以愛親帶兄內

此申政教得民之實良愛自政教之初言耳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方是正言得民處上下俱要重說以醒出不如意

人之章旨

此章見仁義不假外求意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指出仁義正明其所以為良通章用也字煞脚但是指點語

人之節旨

此點醒自有之良心與人看先說能後說知因能見知也不學不慮其言其固有之耳若要擴充此知能非學慮不可

孩提節旨

單承知字以愛親帶兄內

此申政教得民之實良愛自政教之初言耳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方是正言得民處上下俱要重說以醒出不如意

人之章旨

此章見仁義不假外求意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指出仁義正明其所以為良通章用也字煞脚但是指點語

人之節旨

此點醒自有之良心與人看先說能後說知因能見知也不學不慮其言其固有之耳若要擴充此知能非學慮不可

孩提節旨

單承知字以愛親帶兄內

此申政教得民之實良愛自政教之初言耳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方是正言得民處上下俱要重說以醒出不如意

人之章旨

此章見仁義不假外求意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指出仁義正明其所以為良通章用也字煞脚但是指點語

人之節旨

此點醒自有之良心與人看先說能後說知因能見知也不學不慮其言其固有之耳若要擴充此知能非學慮不可

孩提節旨

單承知字以愛親帶兄內

此申政教得民之實良愛自政教之初言耳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方是正言得民處上下俱要重說以醒出不如意

人之章旨

此章見仁義不假外求意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指出仁義正明其所以為良通章用也字煞脚但是指點語

人之節旨

此點醒自有之良心與人看先說能後說知因能見知也不學不慮其言其固有之耳若要擴充此知能非學慮不可

孩提節旨

單承知字以愛親帶兄內

此申政教得民之實良愛自政教之初言耳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方是正言得民處上下俱要重說以醒出不如意

人之章旨

此章見仁義不假外求意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指出仁義正明其所以為良通章用也字煞脚但是指點語

人之節旨

此點醒自有之良心與人看先說能後說知因能見知也不學不慮其言其固有之耳若要擴充此知能非學慮不可

孩提節旨

單承知字以愛親帶兄內

此申政教得民之實良愛自政教之初言耳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方是正言得民處上下俱要重說以醒出不如意

人之章旨

此章見仁義不假外求意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指出仁義正明其所以為良通章用也字煞脚但是指點語

人之節旨

此點醒自有之良心與人看先說能後說知因能見知也不學不慮其言其固有之耳若要擴充此知能非學慮不可

孩提節旨

單承知字以愛親帶兄內

此申政教得民之實良愛自政教之初言耳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方是正言得民處上下俱要重說以醒出不如意

人之章旨

此章見仁義不假外求意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指出仁義正明其所以為良通章用也字煞脚但是指點語

人之節旨

此點醒自有之良心與人看先說能後說知因能見知也不學不慮其言其固有之耳若要擴充此知能非學慮不可

孩提節旨

單承知字以愛親帶兄內

此申政教得民之實良愛自政教之初言耳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方是正言得民處上下俱要重說以醒出不如意

人之章旨

此章見仁義不假外求意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指出仁義正明其所以為良通章用也字煞脚但是指點語

人之節旨

此點醒自有之良心與人看先說能後說知因能見知也不學不慮其言其固有之耳若要擴充此知能非學慮不可

孩提節旨

單承知字以愛親帶兄內

此申政教得民之實良愛自政教之初言耳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方是正言得民處上下俱要重說以醒出不如意

人之章旨

此章見仁義不假外求意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指出仁義正明其所以為良通章用也字煞脚但是指點語

人之節旨

此點醒自有之良心與人看先說能後說知因能見知也不學不慮其言其固有之耳若要擴充此知能非學慮不可

孩提節旨

單承知字以愛親帶兄內

此申政教得民之實良愛自政教之初言耳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方是正言得民處上下俱要重說以醒出不如意

人之章旨

此章見仁義不假外求意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指出仁義正明其所以為良通章用也字煞脚但是指點語

人之節旨

此點醒自有之良心與人看先說能後說知因能見知也不學不慮其言其固有之耳若要擴充此知能非學慮不可

孩提節旨

單承知字以愛親帶兄內

此申政教得民之實良愛自政教之初言耳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方是正言得民處上下俱要重說以醒出不如意

人之章旨

此章見仁義不假外求意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指出仁義正明其所以為良通章用也字煞脚但是指點語

人之節旨

此點醒自有之良心與人看先說能後說知因能見知也不學不慮其言其固有之耳若要擴充此知能非學慮不可

孩提節旨

單承知字以愛親帶兄內

此申政教得民之實良愛自政教之初言耳得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方是正言得民處上下俱要重說以醒出不如意

人之章旨

此章見仁義不假外求意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次節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指出仁義正明其所以為良通章用也字煞脚但是指點語

人之節旨

此點醒自有之良心與人看先說能後說知因能見知也不學不慮其言其固有之耳若要擴充此知能非學慮不可

孩提節旨

單承知字以愛親帶兄內

已有其能也兩良字只在無不二字看出且昭示達之天下意

親親節旨

層層趕出仁義字來正發論本旨以達之天下言者親親敬長既達之天下無不同所以為吾性之仁義也豈待外求哉

舜之全旨

此章形容聖心虛而能應道之深不能測孟子表大舜之心曰聖人居處之迹雖與人同而樂善之誠則與人不同開健在及其二字居形容至此也

長之敬兄非自外至即吾性之義為之也此無他正以達之天下無不同政耳天下同是親也無不知愛之心同也天下同是長也無不知敬之心同也是以是之仁義之不待外求也

○孝曰愛居深之與木居靜言與鹿豕遊動言其所以異於深之野

○者希不多意及菁善言言善行然之遇言若決江河只是形容

之態也

此章形容聖心虛而能應道之深不能測孟子表大舜之心曰聖人居處之迹雖與人同而樂善之誠則與人不同開健在及其二字居形容至此也

○孝曰無為所為無為是禁之不行所無欲其所不欲無欲是禁之不思所

如此而矣

註謂然二句雖上截已全必至下截露出方妙

為無全旨

此章示人充義之學無為就躬行上克治無欲就發念處克治二句都就應事時說兩無字極重正是擴充工夫如此而已矣只完

德意章旨

此章勉人以因進德意可與舜發章亦看

德意節旨

八字所指甚廣德意是體術智是用二者不相離恆存乎灰疾是言其由廢屬以成耳

獨孤節旨

灰疾非一端獨孤孽尤易

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蓋也孟子示人擴充其蓋惡之心曰窮盡之心者而表不可所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孝曰人之有德慧術智

者術之知灰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

○獨孤孽也

○其操心也危

○其慮患也深

于親此正臣子之有疾疾者其操心也危專二而不敢肆其慮患也深精審而不

○下之五宗四

見操心是就全體上說慮
思是就一事上說曰危曰
保正疾疾中作玉夫磨鍊
處是達忠孝之理而得
處置之宜

有事章旨

此章次第臣品欲人取法
乎上意各上何俱不輕人
品異而事業即根於此

有事節旨

事是君三字有隨波逐流
光景為是專務意為容即
長君惡一流為悅即逢君
惡一流

有安節旨

此悅字與上悅字不同上
是悅君之心此是悅己之
心安社稷兼輔君定民有
計多謀猷事功在

有天節旨

社稷臣是已仕之臣天民
是未仕之臣達可行於天
下則委其君民意此主
其不輕出而言

有大節旨

天民未出天人已出正已
無工夫以見成者言物正
亦是入自化之而字中有
無心化成神速不測二意

三樂章旨

此章總見性分之樂非勢
分之樂所能易首尾俱以
王天下相形

三樂節旨

不與存非輕視王天下只
借來形容三樂之真可樂
耳

父母節旨

此天倫之樂補入孝友方
開到君子身上無效亦多
端不專指死在

仰不節旨

此成身之樂正所謂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者註申克

雖特舉孤孽以見列耳疾疾之進德處全
在操心危二句達字正應上德慧術智說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

不曰臣而曰人
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容是使君容我
悅是使君悅我

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
鄙夫之重安婦之道也
但阿狗逢迎爲君之容

有事君人者

是立功
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此悅字乃一
片何國忠誠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
務悅其君眷眷于此而不忘也
安則思保其安惟以計安社稷爲悅者也所謂

有事君人者

是立功
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此悅字乃一
片何國忠誠

安社稷臣
者如此
民可以行道而後
出有不肯少貶意
用其道以徇于人也張子曰必
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是民者也所謂
天民者如此

有大人者

大臣之位者
臣而物正者也
物字兼
君民說
而上下化

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
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
所在而物無不進而求之有大人者其德既盛其化自神但正其在內而上君下
化惟聖者能之民物自然正者也蓋功安社稷而無計安社稷之勞道濟天下而

有大人者

大臣之位者
臣而物正者也
物字兼
君民說
而上下化

無道在必行之意此爲大人而已矣夫大人不易得也得之民而用之可以安天下
矣得安社稷臣而用之則社稷固賴矣彼事君人善幾何而不敗乃國家也爲臣
者固當知所擇哉

有大人者

大臣之位者
臣而物正者也
物字兼
君民說
而上下化

○孟子曰君有三樂
原是有三樂
聖天下不與存焉
天下只是有
不是王道之成
明性

君有三樂

原是有三樂
聖天下不與存焉
天下只是有
不是王道之成
明性

分之樂曰人皆知以王天下爲可樂不知君子自有
三者可樂之事而王天下之樂不與存于其間焉
故是無不一樂是第二日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
幸之事一樂是第二日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

君有三樂

原是有三樂
聖天下不與存焉
天下只是有
不是王道之成
明性

父母幸而俱存兄弟幸而無故則天倫無虧而吾致孝
致友之心得以自盡矣此樂之得於天者一樂也
不愧全天之理二樂是第二日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
不忤盡人之道二樂是第二日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
不忤盡人之道二樂是第二日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

君有三樂

原是有三樂
聖天下不與存焉
天下只是有
不是王道之成
明性

得其盡合者今已私既克天理既存則則全天之理不愧于天俯則盡人
之道不忤于人則內省不疚外施則自得其樂矣此樂之得於天者二樂也
英而教育之英才以資實言也三樂是第三日蓋得一世明睿之才而所以

君有三樂

原是有三樂
聖天下不與存焉
天下只是有
不是王道之成
明性

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
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
下之英才以所樂乎已者教而育之則斯道之
傳得之者衆矣此樂之公於人者也三樂也

君有三樂

原是有三樂
聖天下不與存焉
天下只是有
不是王道之成
明性

君子有三樂而天下不與存焉

君有三樂

原是有三樂
聖天下不與存焉
天下只是有
不是王道之成
明性

君子有三樂而天下不與存焉

君有三樂

原是有三樂
聖天下不與存焉
天下只是有
不是王道之成
明性

君子有三樂而天下不與存焉

君有三樂

原是有三樂
聖天下不與存焉
天下只是有
不是王道之成
明性

已意乃不愧不怍之由
得天節旨

此傳道之樂天下英才以
間出言如顏曾之類

君子節旨
此申上三節要得兩下相
形意與首節虛含不同。

廣上章旨

此章明所性之為重首二
節以所欲所樂通說到所
性三節言所性不存之故
未節又言不加不損之故

廣去節旨

欲字狹而淺樂字廣而深
欲樂皆在施澤上說

中天節旨

中天下猶云宅中圖治定
是以富教底定之上章王
天下只說天位此言道大
行故又以爲樂君子是通
聖人言所欲所樂皆性分
中功業而所性却又不存

三樂是旨林氏因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謂是君子之所樂者或以
上三樂事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蓋倫或以盡性或以盡
物皆性分之樂也彼王天下者鳥足以語王天下者天位雖可樂孰與天性之尤
此故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蓋真樂身雖可樂孰與誠身之自得富貴
一時雖可樂孰與傳道萬世
之無窮回應首節無限唱歎

○孟子曰廣土眾民國言君子欲之欲是志之所願所樂不存焉以所施有阻也地闢民聚
故君子欲之然孟子明所性之重曰天下有勢分有性分而內外輕重別乎其間
未足以爲樂也矣如廣土眾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而所樂不存
於此焉此其所樂也

○孟子曰廣土眾民國言君子欲之欲是志之所願所樂不存焉以所施有阻也地闢民聚
故君子欲之然孟子明所性之重曰天下有勢分有性分而內外輕重別乎其間
未足以爲樂也矣如廣土眾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而所樂不存
於此焉此其所樂也

○孟子曰廣土眾民國言君子欲之欲是志之所願所樂不存焉以所施有阻也地闢民聚
故君子欲之然孟子明所性之重曰天下有勢分有性分而內外輕重別乎其間
未足以爲樂也矣如廣土眾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而所樂不存
於此焉此其所樂也

○孟子曰廣土眾民國言君子欲之欲是志之所願所樂不存焉以所施有阻也地闢民聚
故君子欲之然孟子明所性之重曰天下有勢分有性分而內外輕重別乎其間
未足以爲樂也矣如廣土眾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而所樂不存
於此焉此其所樂也

○孟子曰廣土眾民國言君子欲之欲是志之所願所樂不存焉以所施有阻也地闢民聚
故君子欲之然孟子明所性之重曰天下有勢分有性分而內外輕重別乎其間
未足以爲樂也矣如廣土眾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而所樂不存
於此焉此其所樂也

○孟子曰廣土眾民國言君子欲之欲是志之所願所樂不存焉以所施有阻也地闢民聚
故君子欲之然孟子明所性之重曰天下有勢分有性分而內外輕重別乎其間
未足以爲樂也矣如廣土眾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而所樂不存
於此焉此其所樂也

○孟子曰廣土眾民國言君子欲之欲是志之所願所樂不存焉以所施有阻也地闢民聚
故君子欲之然孟子明所性之重曰天下有勢分有性分而內外輕重別乎其間
未足以爲樂也矣如廣土眾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而所樂不存
於此焉此其所樂也

○孟子曰廣土眾民國言君子欲之欲是志之所願所樂不存焉以所施有阻也地闢民聚
故君子欲之然孟子明所性之重曰天下有勢分有性分而內外輕重別乎其間
未足以爲樂也矣如廣土眾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猶有限而所樂不存
於此焉此其所樂也

者以所性之仁義禮智其
本而功業其末也

雖大節旨

此言君子所性之分是成
於天者加不到性外故動
重華不過堯舜之緒俗損
不到性內而志曲故何歎
孔頴之至樂德說性便見
分緣說分便見定緣說分
定便見無可加損

仁義節旨

此言君子所性之蘊是成
於人者分是外而包裏蘊
是中問實物蘊即實字非
蘊藏之蘊根於心重看氣
直清時是合下如此無物
欲之累目有工夫其字指
根字生色以下亦不是效
驗正指示所性充積處註
清和不粗廣潤澤不枯槁
豐厚寬大厚重盈溢多能
有餘四體只是手足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孟子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也與有歸寧來吾聞西伯
養者老伯即文王養也

伯夷章旨

此章以善養老望當時之君專以養老言與一老章畧異首節天下有善養老二句是立言大旨後二節詳言文王善養老之政正教之知所法耳

伯夷節旨

前言大老此言仁人仁人以天下得所為念者即大老也仁人以為已歸則天下無不歸可知矣此二句承西伯善養老推言之以歎動世主也

五畝節旨

此槩舉足畝之政都是為養老起案五畝百畝制其田里也墻桑雞犬之樹畜也賦之耕之運其妻子也衣帛無失肉使養其老也看下文直接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可見

所謂節旨

首節伯夷六公而言西伯善養老者本節所謂正德也接前文未復以此之謂也打轉兩謂字相為呼應意在點醒此字見田里樹畜之為要無事家賜而人益也文王養老之政因民易行如此所以為善今之諸侯何憚而不行耶

易其章旨

此章見治道以足民為要首二節開源節流正是使處未節嘆聖人所以仁天下亦不外此全重使字兩其字指民易薄皆本上人說使字力着力

食之節旨

此與上節相承說食之用之自民言兩以字是于教之如此以時如魚不滿尺

可其甫主

五畝節旨

之所歸餘孟子望人君行善老之政曰人君為政莫不欲人之歸我也然未有仁見前節論政不行而能得人來歸者也以文王之事觀之伯夷時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起為西伯乃奮然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太公辟紂隱居東海之濱聞文王起為西伯乃奮然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夫伯夷大公固天下之仁人而歸文王如此今天下之君有能善養老如文王則仁人皆為之歸矣

歸養節旨

歸養之為常計也則老者是也豈異非昂不煖者五母雞二母雞無笑其時時孕子老者是以無肉矣老者即下七十非肉不飽者百畝之田五夫耕以事老計也

公之家可以無飢矣

公之家可以無飢矣老者說在內難五母雞二也餘見前節人之來歸者亦以其善養老耳試以文王治岐之政言之匹夫不垂無以衣老也于一夫授以五畝之宅而牆下樹之以桑使匹婦蚕之則昂有所出而老者足以衣帛矣畜養不時無以養老也於是五母雞二母雞焉而無笑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而老者足以無失肉矣一夫不耕或受之飢無以事老也於是授以私田百畝使匹夫耕之則粒食有所出而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文王治岐之政也所謂西伯善養老者所謂精伯也

導養使養老

導養使養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平昔不煖五母氣始七十月氣既既不煖不飽謂須煖屬不煖文王之民廉雙之老者文王之民也

此指制田

此指制田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狗也越言此之謂也里四句言氏曰善養老者教道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公也

善易其時

善易其時時易是也薄其稅歛薄是輕取也民可懷也富指積也易治也精治也孟子論治道當先子足民曰善治天下者先不飲斯民之仁哉然仁民自則地利之所出者無窮征輸之所入者有限而民可使富也所謂開財之源者如此

財不可勝用也

財不可勝用也財用民財則財源既裕則裕易生又不可無以類財而不至于濫則所生者常不盡于所食所入者常不盡于所用而財不可勝用也所謂節財之流者又如此

暮節令西戶求火

暮節令西戶求火暮暮見求之非時也無與者無水火宜為民所甚愛

人不得食果實未熟不得
取皆是以禮如供老疾
總名東方多寶貴者無故不
麥稻西方多財已有可用而
麻北方多菽用所以長保其
中央多木○民非節者
詩幽風七月此只頂上二節
言富民之效使字正指易
薄時禮以菽粟足帶出仁
亭不本教化來宜淺看只
登泰山 照求無與與說方得
石以望八荒 不三字神情
視天都若益 登東章旨
江河若帶 此章示學者希聖之方首
觀海 節極壯聖道之大次節教
海賦云爾其 八在木虎雲求末節見學
大量也則南 者不可躡等而進朱子曰
儉朱岸北洗 登山觀海流水盈利與也
天虛東演折 觀瀾容光比也
木西薄青徐 登東節旨
苞乾之粵括 登東山二句是就聖人所
地之區唯神 處作意形容之登者聖自
即見矣

○如火而民慕者不若景
仁指禮也水人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
義恒心也尹氏曰言禮義生于富足民無常產則無
是道也固足民之道亦仁民之道也彼民非水火則無以爲日食之資不可
以生活宜其愛之而不輕以與人矣乃昏昏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有吝而
不與者以其至足故也聖人治天下知民之所急在菽粟凡所以開其源而節其流
者無所不用其至使有菽粟如水火焉夫禮義生于富足既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
有放僻邪侈而不仁者乎天以仁民之化必自足仁字只是相親相
民先之治天下者何可加意于民之改也哉

○亭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在內小魯魯包有道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聖人指孔子說
難爲言是偏詞

○觀於海者難爲水
每眾水之衆難爲水是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難爲言是偏詞

○登泰山而小天下
小天下天故
下失其大故

○登東山而小魯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在內小魯魯包有道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聖人指孔子說
難爲言是偏詞

○觀於海者難爲水
每眾水之衆難爲水是

○登泰山而小天下
小天下天故
下失其大故

○登東山而小魯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在內小魯魯包有道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聖人指孔子說
難爲言是偏詞

○觀於海者難爲水
每眾水之衆難爲水是

○登泰山而小天下
小天下天故
下失其大故

○登東山而小魯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在內小魯魯包有道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聖人指孔子說
難爲言是偏詞

○觀於海者難爲水
每眾水之衆難爲水是

○登泰山而小天下
小天下天故
下失其大故

○登東山而小魯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在內小魯魯包有道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聖人指孔子說
難爲言是偏詞

○觀於海者難爲水
每眾水之衆難爲水是

○登泰山而小天下
小天下天故
下失其大故

○登東山而小魯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在內小魯魯包有道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聖人指孔子說
難爲言是偏詞

○觀於海者難爲水
每眾水之衆難爲水是

○登泰山而小天下
小天下天故
下失其大故

○登東山而小魯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在內小魯魯包有道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聖人指孔子說
難爲言是偏詞

○觀於海者難爲水
每眾水之衆難爲水是

○登泰山而小天下
小天下天故
下失其大故

○登東山而小魯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在內小魯魯包有道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聖人指孔子說
難爲言是偏詞

○觀於海者難爲水
每眾水之衆難爲水是

此章嚴聖任之分欲人極向于無
 所為意重一聞字未節即私
 就上二節看出并非推原也
 此言罔念者之因以作狂

雞鳴節旨

雞鳴二字宜着眼由靜而動
 動善惡初分下文聞字正
 從此雞鳴時指點出學問而
 置在為字內已含曰夕不
 合意此言克念者之可以
 作聖

為利節旨

此言罔念者之因以作狂
 此也然則人可不慎其幾哉

欲知節旨

知字最吃緊分兩路分開
 也聞者兩條路與限處也
 列子楊朱篇善利之間最微而亦最危
 曰去子體之察之貴精守之貴方
 一毛以濟

楊子章旨

此章為編甲之名以亂中
 者發揚墨之遺見見子
 莫之書道難知重闢子莫
 土前二節見案末節是歸

楊子之平楊子弗應

楊子節旨

楊子認一我字立教以為
 人各有我人各自治其身
 而天下治矣為我兼愛俱
 是孟子名之拔一毛與摩
 頂二句亦孟子就其所執
 推之則必至於此耳
 墨子認一愛字以教以為
 天下之不治者皆起於不
 愛若使人入交相愛而天
 下治矣摩頂放踵對拔一
 毛俱是假借形容語
 子莫節旨

子莫節旨

此執中與堯舜執中大異
 近之謂據名迹似近於道
 不作猶賢於楊墨說下二
 句只明其所為執一之事
 所悲節旨

此總承上斷之惡執一指

此總承上斷之惡執一指
 二子說賊道句虛下正明
 之吾儒之一以貫萬異

○學自飢者為渴者飲二甘字有
 是得飲食之正也正味飢渴之也

學自楊子取義

為我私拔一毛利天下
 所濟甚廣也
 為我私拔一毛利天下
 所濟甚廣也

放踵天下

頂百也
 墨子必兼愛無所不愛也
 有墨子者手於兼愛而
 已不及為已也則雖摩
 頂利天下之可利天下之大彼亦不為也
 子莫節旨

子莫節旨

一其謂與子莫之賢者也
 二子無界道也極極也
 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
 則中矣為中一家則應非中
 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
 自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
 子之此而不揚不墨執中
 所謂有權乃足中也執中而
 無權則膠于一定猶如楊墨
 執一不通之見也

執一者兼

執一者兼
 兼者兼也
 兼者兼也

兼者兼也

兼者兼也
 兼者兼也
 兼者兼也

兼者兼也

兼者兼也
 兼者兼也
 兼者兼也

兼者兼也

兼者兼也
 兼者兼也
 兼者兼也

端之一。以廢自揚子舉
為我之一而仁皆廢鑿子
舉兼愛之一而義皆廢子
莫舉執中之一而時中皆
廢也。

飢者章旨
此章為以會賤失其本心
者發就曰腹以何人心就
飢渴以例貧賤就飲食以
例富貴就正味以例正理
飢者節旨
首四句先以飲食引喻起
豈惟二句方入正意飲食
之正只淺淺說如不以不
甘者為甘即正也人心亦
皆有善主貧賤說須照非
字寫出垂瀝富貴情狀

人能節旨
此飢渴窮富會賤宗以貧
賤界心是以飢渴之害為
心害也無以三字最有
力本以道御情以理制欲
常人之和所可同哉

害其口腹曰腹有飢渴害
人心有青曰口腹為飢渴所害故于飲
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
心為貧賤所害故于富貴
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但飢者得食則甘之不暇擇而食渴者得飲則甘之不暇擇而飲是皆不甘而以為甘未得乎飲食之正味也而所以失其正味者則以飢渴害之也然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之有正理猶飲食之有正味也皆者甘于富而于富之正不暇擇者甘于貴而于貴之正不暇擇亦皆有

害為害 人字泛言飢渴
則及人為害 聖賢
以義安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識見高明持守堅定雖或學問未充學問不及
諸未至有不及于聖賢之人不足以為憂矣人其可不審富貴而安貧賤哉
人字道義之人也不及人為不憂乃自我許之詞。

學自柳下惠不以三公為其介 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易換也。亦有分辨之意
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嗚窮不憚直道事人至于三黜其介也。此章旨也。孟子
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食餓死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子
表柳下惠之介曰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和而介也。觀其雖處嗚窮而不隱
在己之賢雖至三黜而不改其道之直縱與以三公之位而其介不與易也其和而
不流有如此者是也。

學自柳下惠不以三公為其介 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易換也。亦有分辨之意
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嗚窮不憚直道事人至于三黜其介也。此章旨也。孟子
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食餓死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子
表柳下惠之介曰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和而介也。觀其雖處嗚窮而不隱
在己之賢雖至三黜而不改其道之直縱與以三公之位而其介不與易也其和而
不流有如此者是也。

學自柳下惠不以三公為其介 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易換也。亦有分辨之意
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嗚窮不憚直道事人至于三黜其介也。此章旨也。孟子
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食餓死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子
表柳下惠之介曰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和而介也。觀其雖處嗚窮而不隱
在己之賢雖至三黜而不改其道之直縱與以三公之位而其介不與易也其和而
不流有如此者是也。

學自柳下惠不以三公為其介 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易換也。亦有分辨之意
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嗚窮不憚直道事人至于三黜其介也。此章旨也。孟子
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食餓死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子
表柳下惠之介曰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和而介也。觀其雖處嗚窮而不隱
在己之賢雖至三黜而不改其道之直縱與以三公之位而其介不與易也其和而
不流有如此者是也。

學自柳下惠不以三公為其介 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易換也。亦有分辨之意
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嗚窮不憚直道事人至于三黜其介也。此章旨也。孟子
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食餓死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子
表柳下惠之介曰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和而介也。觀其雖處嗚窮而不隱
在己之賢雖至三黜而不改其道之直縱與以三公之位而其介不與易也其和而
不流有如此者是也。

學自柳下惠不以三公為其介 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易換也。亦有分辨之意
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嗚窮不憚直道事人至于三黜其介也。此章旨也。孟子
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食餓死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子
表柳下惠之介曰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和而介也。觀其雖處嗚窮而不隱
在己之賢雖至三黜而不改其道之直縱與以三公之位而其介不與易也其和而
不流有如此者是也。

學自柳下惠不以三公為其介 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易換也。亦有分辨之意
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嗚窮不憚直道事人至于三黜其介也。此章旨也。孟子
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食餓死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子
表柳下惠之介曰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和而介也。觀其雖處嗚窮而不隱
在己之賢雖至三黜而不改其道之直縱與以三公之位而其介不與易也其和而
不流有如此者是也。

學自柳下惠不以三公為其介 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易換也。亦有分辨之意
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嗚窮不憚直道事人至于三黜其介也。此章旨也。孟子
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食餓死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子
表柳下惠之介曰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和而介也。觀其雖處嗚窮而不隱
在己之賢雖至三黜而不改其道之直縱與以三公之位而其介不與易也其和而
不流有如此者是也。

學自柳下惠不以三公為其介 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易換也。亦有分辨之意
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嗚窮不憚直道事人至于三黜其介也。此章旨也。孟子
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食餓死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子
表柳下惠之介曰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和而介也。觀其雖處嗚窮而不隱
在己之賢雖至三黜而不改其道之直縱與以三公之位而其介不與易也其和而
不流有如此者是也。

不狎不順 仁義性身字俱作活字用 書太甲篇伊 雖有安勉之別總是一個 尹曰茲乃不 誠不必分低昂五霸則全 義習與性成 是偽了故未句與上二句 予弗伸于弗 對看

久假節旨

久假便是不歸所謂居之 不疑也初假時畢竟自知 非有只假得慣了遂全然 不覺故孟子深嘆之

伊尹章旨

此章借伊尹立論以嚴人 臣不軌之防重一志字 伊尹言只不狎一句下五 句俱敘其事。

賢者節旨

此丑之設難以觀聖賢之 用心賢者二字亦對酌 有伊節旨

不素餐分

此章見君子有功於人國 而食所宜食也丑全為孟 子不仕傳食而問孟子所 答亦是自寓之意主未仕 言然君子既任之功顯而 易見在經綸事業未仕之 功隱而難知在國勢人心 安富尊榮孝弟忠信八字 正極言君子有功處二則 字尤見其收效之甚速也 然日用之從之則亦責在 君與子弟上孰大於是是 孟子擔當世道語。

王子章旨

此章論士所志之大以尚 志為主尚志即士之事仁

王子章旨

此章論士所志之大以尚 志為主尚志即士之事仁

王子章旨

此章論士所志之大以尚 志為主尚志即士之事仁

王子章旨

此章論士所志之大以尚 志為主尚志即士之事仁

以自欺此五伯之謂五伯性分原自有其仁義禮真者 所以終于伯也哉

○公孫自伊尹曰不狎于不順放太甫于桐 放是放置桐 是湯墓所在 民大悅 悅其能 正君非 太甫

賢及反 賢是龍虎仁遷義反 民大悅 悅其能 子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 成君德也 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 餘見公孫丑問曰昔伊尹有曰予不欲習見嗣君之所為不順于義理于是記諒 前篇陰之制而放太甲於桐使 湯墓而與思當時商民大悅悅其能正君非 也既而太甲處仁遷義而賢伊尹又以爲服迎而 賢者之爲人臣也 賢者之爲人臣也 賢者之爲人臣也 賢者之爲人臣也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公孫自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食指傳食 享曰君子居國 居是國謂隨 其君用之是用其言 則君賢樂 充祿尊是崇高榮是光顯其 其所居之國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子曰伊尹之志可也 志以素 無伊尹之志則慕也 慕是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 孟子曰君何易言放哉乃有不得已而出此亦觀其志何如其夫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其放君也爲宗社也爲天下也使爲臣者有伊尹之志而過太甲之君則可 以爲伊尹之事而或以得民之悅也若無伊尹之志而欲爲伊尹之事則見專權 自立篡而已矣惡乎可哉然則爲臣者慎無口是伊尹而踵伊尹之罪也則幾矣

義又志之所以為尚處志專此仁義其體用已通於大人誠非無事也。

王子節旨

誓意正問孟子非泛指遊說之士隱然以無事為議

尚志節旨

志即隱居求志之志尚字着力識起流俗念出塵表不肯論此志於卑汚意此即土之事也。

何謂節旨

何謂尚志問尚字意多仁自天下之道義伸萬物之上正貼尚字講而已矣三字極鄭重下乃申言之較一無罪八句一反一正俱就當下言正為士時尚志實事居仁二句見得大人體用已備於居由中便是士有所事與何事相應仲子全旨

義是也路以身居仁由義亦以所志言此大之專備矣事則仁言義非仁非義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王子節旨曰人各有志士以何者存諸心而謂之尚志孟子曰士之尚志非志于富貴也非志于功名也惟志在仁義而已矣如殺一無罪之人非仁也士之志必曰吾必不殺一無罪也非其所當有而取之非義也士之志必曰吾必不取非其有也如是而士之所存以為居者惡在平是也士之所由以為路者惡在平義是也士之尚志者如此夫居仁者大人之體也由義者大人之用也士既志于居仁由義雖未得位而為大人而大人仁者義正之事已備具矣豈可以未見之行而遂謂無所事哉精言云仁者萬物義正萬民便是大人之事大人參天兩地曲成萬

哉物只此仁義而已士居仁由義達則舉而措之耳故曰大人之事備

孟子曰子不義與之國而費不義指不人皆信之信是信是食貨其美

之義也指弗受齊國說舍人莫大焉親戚君臣上下皆信之信是信是食貨其美

不食其祿其者信其大者奇哉小者指不受齊國之小也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粹兒離母不食君祿孟子因仲子廢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居人倫而尚廉節齊人稱之故聞其夫以示人曰君子觀人當論其大德而畧其小節仲子之為人設若非義而與之以齊國必不肯受人皆信其為賢矣不知此不受之義是食貨其美

豆義之義已耳蓋親戚君臣上下此人道之大倫正大節所在也人之罪莫大乎亡親戚君臣上下今仲子辭元離母不食君祿是其虧莫大之節負莫大之罪也居以者而遂以為賢矣可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天子是立皇陶為士士師是執之執殺人是罪則如之何是問皇陶當執殺舜子也其意以為舜雖受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皇陶雖何以處意曰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皇陶有私也桃應欲觀聖賢用心之極故設言以問曰天下之難處豈非舜之事也舜為天子之尊皇陶為士師之官而遇舜殺入夫殺人罪所當死也而舜又為天子則皇陶干

此將如何之何以善處之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執是言皇陶之心知有法而

曰典刑者天子之公也士師者天下之平也皇陶亦唯執此法而已矣豈有他道以處之乎桃應又問曰皇陶固以執法為正矣則舜天子也將不禁止之以全其大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何得是問也夫有所愛之也言皇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也孟子曰夫舜雖欲禁之惡得而禁之夫國

也言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法至公原於天討制於聖人皇陶固有所受而守之難也然則舜之何然則承承桃應曰桃應又問曰舜既不得而禁

親亦不可刑親以仲然則承承桃應曰桃應又問曰舜既不得而禁法加之何以處此耶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也舜負而逃遵海濱而處貴

四十九

此章斷仲子廢大倫之罪特借小廉形起與前章只辨其非廉不同不受齊國非仲子實事蓋因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設言之讓國亦非小義對大倫看則小耳仲子避兒離母不食君祿負莫大之罪齊人乃因其孺廉節而以為兄弟當避君祿常辭耳且他賢處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也故孟子特為勸戒

桃應章旨此章發出聖賢用心之極都不暇及權變處如周官有議尊議親兩條是也

桃應節旨設難在賢殺殺人一何則如之何兼辨是說或昭下側重是陶也

執之節旨

初祀云去妻執法則必執背腹可知而

四書章句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子如脫趾耳 已矣三字下得新截
師古曰趾小 舜不節旨
履脫趾者言 此應疑聖人以恩廢法也
其便易無所 夫舜節旨
領也趾與徒 法本於天制於聖法官相
傳不易便是有所受不必
均說受之拜

舜如節旨
此時重得舜情景皇
較之皇陶更難措手
此言舜之有以全親也
負而逃須在皇陶未執之
先竊負固是曲以全親亦
是默以存法逃於海濱究
然以身代放流之意矣天
下得一父何樂如之總註
極精以天子之父且不敢
肯况其甲者乎以天下之
大且不敢顧况其小者乎
在天為理在人為倫皇陶
與舜俱兼不分貽為是

極言身訪樂而天下 訪然是心悅
其遠身訪樂而天下 而無憂息
猶單於而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五相發○此章言為王者但知有法而不
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
理之極人倫之至學有祭此而有得焉則孟子曰舜之心知有親不知有天下其
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曰禮棄天下之大猶棄微趾之輕也使賢
聘昭殺人之罪舜必稱負而逃以為避禍之計遵海濱而處以為潛身之密得全賢
豐之生將終身訪樂遂天倫之樂而忘天下之大矣舜之所處不過如此而已是可
見為王執法為子盡情天理子見乎極人倫于至至註以觀聖人用心之所極
皇陶與舜兩得之矣由此而推天下又何難處之事哉 曰是章之大旨挑應之
問意在兩難孟子之發意在各盡言皇陶執法處見人臣用心之所極臣道當如此
也言舜全親處見人子用心之所極子道當如此也棄天下以事言忘天下以心言

○孝自范之覆賢齊王之子 望見是望
氣移家禮就解之豐厚言 大哉孝之重言 夫盡人之子與盡字作皆字
易也 禮禮體乃禮體之體 大哉孝之重言 夫盡人之子與盡字作皆字
多味曰范齊居謂所處之位養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謂皆孟子自范
之意曰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齊之齊皆見齊
王之子其容貌氣象有異于王者遂喟然嘆曰人之居處能移人之氣否蓋能移人
之體要之所養亦曰干所居也大矣哉其居之所係乎夫王亦人子且可因其氣
體之異而謂非其人者 孝曰此亦 孝曰此亦 孝曰此亦 孝曰此亦
子與吾國知其不然也 孝曰此亦 孝曰此亦 孝曰此亦 孝曰此亦

自范章旨

此章以居仁望天下大旨
只重居廣居句孟子一生
以廣居自負因見王子獨
發起故反覆感嘆若此

自范章旨
喟然一嘆眼中觀着王子
心中想着廣居亦本居來
故下單言居大哉居乎言
所關於氣體不小非贊美
也上三句說說夫非何方
切王子言外便有何氣體
之濁異意註特以所居三
句連下節作解
王子節旨
王子是勢分之居廣居是
性分之居能以天地萬物
為一體居豈不極居天
益又云坎為下廣居氣象必是睥面益
豕詩云有豕首四體不言而喻尤景通
日瞻公涉彼 章重此一句
矣又云乃 曾君節旨

女皆衣裳服通情也 而聖君彼者 其使然也 况居下
見之類多大疑也 而聖君彼者 其使然也 况居下
之廣居章 廣居是人心之仁德也 廣居是則篇曰氏曰睥然見於而 今王了所
所乘之車馬所衣之衣服雖不盡同于人亦多與人同宜其氣體無不同矣而王子
之氣體固若彼其異者果何使之然哉以其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有以使之然也
大勢位之居尚足以移人如此况居天下之廣居宅仁者之氣象又當何如乎吾知
其德潤身心廣體壯充吾正氣而常與人異也必矣豈但如王子僅以氣體而異乎
哉 曾之宋是交 呼於壤壤而 者首 此非君也何其
聲之我者也 此二句見守門 此無德居相也 此字指二君 豈深宋城門名也
而王了氣體之異無定怪然則居廣居之大異也又何疑乎
君之聲相以者無他以其所居之位 而王了氣體之異無定怪然則居廣居之大異也又何疑乎

○享日食而弗愛也 食以養言弗愛是待不以愛而不敬也
誠心獻留是 又接也 養也 孟子為當時待賢不誠者發也曰人君之待賢為
非養賢之道 蘇謂大馬之屬 其能愛且敬也苟徒知祿養以食之而不知所以
愛之則其謂不愛之也 苟徒知用情以愛之而不知所 恭敬之未將者也
以敬之則是謂獻留之也 信乎待賢之不可不敬矣 恭敬之未將者也

豕獸

易云見豕負
益又云坎為
豕詩云有豕
首四體不言
而喻尤景通
日瞻公涉彼
矣又云乃

豕獸

豕獸

豕獸

豕獸

豕獸

其曹執事干引魯君為証王于也然敬是敬賢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常而後發夫所謂

居廣居意亦自見於言外之真心也發見於外之真心也發見於外之真心也發見於外之真心也

傳呼之聲所以壯君之威豈徒聲支而已哉方其聲未將之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威儀而後發也

食而節旨

此章論待賢之道敬字一之宜則禮為虛文亦不交獸畜耳焉有君子而可以虛禮拘不虛禮拘不虛禮拘不虛禮拘

愛或只親暱之而已敬則崇重有尊德樂道意重敬字養家弗愛惜食大馬有愛惜故不同

恭敬即士節敬字體之未將非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常見不可為恭敬意

無實節旨

無實則恭敬虛文耳何足以為君子拘是講廢之意看不可二字壁立子何形色全旨

無實則恭敬虛文耳何足以為君子拘是講廢之意看不可二字壁立子何形色全旨

無實則恭敬虛文耳何足以為君子拘是講廢之意看不可二字壁立子何形色全旨

此章物人盡性以希聖是有是形即有是色色不在形外故下只言形形色天性言形色皆天性所在非指形色為天性也聖人兼性反二項不盡性無以踐形然性或人所不曉形則人所共知故不曰盡性而曰踐形特從易曉處親切指示踐謂充滿具足無一毫虧欠也惟字然後字可見字俱鄭重之詞正聖見踐形之難亦見未至於聖者皆有負此形也程子踐形兼五倫說更備

此章物人盡性以希聖是有是形即有是色色不在形外故下只言形形色天性言形色皆天性所在非指形色為天性也聖人兼性反二項不盡性無以踐形然性或人所不曉形則人所共知故不曰盡性而曰踐形特從易曉處親切指示踐謂充滿具足無一毫虧欠也惟字然後字可見字俱鄭重之詞正聖見踐形之難亦見未至於聖者皆有負此形也程子踐形兼五倫說更備

此章物人盡性以希聖是有是形即有是色色不在形外故下只言形形色天性言形色皆天性所在非指形色為天性也聖人兼性反二項不盡性無以踐形然性或人所不曉形則人所共知故不曰盡性而曰踐形特從易曉處親切指示踐謂充滿具足無一毫虧欠也惟字然後字可見字俱鄭重之詞正聖見踐形之難亦見未至於聖者皆有負此形也程子踐形兼五倫說更備

齊宣王欲短喪

齊宣王欲短喪三年之喪其忍心廢禮甚矣公孫丑乃附會其說曰為基之喪不勝勝于已而不為服者乎

齊宣王欲短喪三年之喪其忍心廢禮甚矣公孫丑乃附會其說曰為基之喪不勝勝于已而不為服者乎

子謂之姑徐徐

子謂之姑徐徐謂之是勸諭姑且亦教之弟而矣

子謂之姑徐徐謂之是勸諭姑且亦教之弟而矣

有若何如

有若何如謂之是勸諭姑且亦教之弟而矣

有若何如謂之是勸諭姑且亦教之弟而矣

目是欲終之而不得也

目是欲終之而不得也謂之是勸諭姑且亦教之弟而矣

目是欲終之而不得也謂之是勸諭姑且亦教之弟而矣

雖加一見愈危也

雖加一見愈危也謂之是勸諭姑且亦教之弟而矣

雖加一見愈危也謂之是勸諭姑且亦教之弟而矣

謂莫之祭而弗為

謂莫之祭而弗為謂之是勸諭姑且亦教之弟而矣

謂莫之祭而弗為謂之是勸諭姑且亦教之弟而矣

此亦丑私問於孟子之言

是猶節旨 是猶節旨 是猶節旨

是猶二字直貫到底教之

而不自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移也。孟子曰此又不可以例論

孝弟只承紘兄賢說教短

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也彼王子壓于嫡母是欲

喪者在言外

終三年之喪而不可得也。故其傳為之請雖加一日亦足以伸一日之情。猶愈于已

王子節旨

況數月乎若我讓子之不能教王終喪者正謂夫齊王莫之禁而自不為者也非欲

王了二句是記首敘事語

終之而不可得者比矣 子安可以例之耶

數月字與上期字相照丑

問此之是非正疑為期之

喪之未必不可耳

也曰君子教人之心一而已矣然學者之人品有高下時

是欲節旨

也曰君子教人之心一而已矣然學者之人品有高下時

齊宣王欲短喪得為而不

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潤也

欲為者也王之請數月

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不得為而欲為者也欲為

何如彼天下之學者有天資最高學力已到于道有將得之機吾則迎

則數月可以為厚為其有

其機而致之如時雨之加于草木不先不後而化之速者此一教也

孝弟之心不欲為則期年

成是成就德指天資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

自見為薄為其無孝弟之

純粹而欲自得者 有達財者明敏而欲有為者 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于

心

再問達林如孔然天下不皆若人也其次有天資純厚而德之可成則剛其過引

君子章旨

子之于由賜 其不及以成其德者是成德又一教也 有天之資明敏而才之可達

此章去君子敘術之廣使

則矯其偏歸之于正以達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又其次

世無棄材意且重君子教

其材者是達材又一教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又其次

不重人能受教

其材者是達材又一教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又其次

淑艾

君子節旨

朱子曰艾讀

所以字有多少委曲成就

為艾說艾云

意五字見敘術之廣

艾草也自艾

時雨節旨

淑艾皆有斬

此當可之敘時字最重時

絕自新之

雨是借喻如時雨化之甚

德艾刻艾

言當下點化之妙

取諸此

成德節旨

成則不虧其體充以養也

達則不滯於用絕以正也

此二項各因其長而教之

答問節旨

此又專借言語為津梁者

私淑節旨

此亦敘澤所遺有以成就

之也淑艾照註串看

此五節旨

此總括上五敘之實而申

禮經解曰繩

結之在君子身上合總來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繩繩曰繩

看並無棄人在學者身上

此章見君子之教不可貶
以教有成法為主其所以
有成法者以道有定體也
首節丑欲孟子貶教以狗
人次節喻言教不可貶未
節正言教不可貶也

道則節旨

道即指孟子之道高美二
字不乎美正替其高重尚
一邊下宜若登天然方有
來歷未何是欲貶其教

大匠節旨

此引繩墨設率為喻見成
法不容貶正意在下文兩
拙字與後能字相反

君子節旨

此緊承上節總破他登天
一問引而不發緣上射來
只影正意發揮躍如猶言
活潑潑地躍如就在引而
不發之內中道而立就在
不發躍如之內只是論教

法却自本道體之中來能
者是做深造以道工夫的
從字正關他使字言外見
不能者亦無可奈何

天下章旨

此章見道不可徇人意上
節引起下節

天下節旨

一道字兩邊極細而與身
互為兩者註兩必字要看
未開節旨

未開節旨

殆乎人則焉有所謂道未
間有嘆息當時意在

滕更章旨

此章見受教之心貴誠有
所挾則私意先橫於胸中
而教將不能受矣不答亦
不屑之教誨也

滕更節旨

若在所禮以其貴且賢也
在所禮是加禮意而不答
則不但非所禮矣

不容易也曲盡且
然况君子之道乎
即不改
能者從之
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
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正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
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
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之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躍如而見于前也是道也非難非易惟中道而立其
教者也在能善學者從而得之不然是一拙工拙射耳君子亦無如之何也其肯
學者哉
此節遂句頂說中道句雖兼非
難非易重非難邊以破登天意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引字不發字躍如
字都影射字來
中道立
中道即繩
墨整率立

挾貴節旨

挾此數者來問謂師之教當加人一等也挾長非必長於師只是年之六二字宜含蓄意則指挾貴挾賢賢字淺看以貴介而知來學便是賢

於不章旨

此章舉人情必至之弊以示戒三項各重上句下句就在上句內見

於不節旨

此兩項不及之弊講無所不已不可說凡可已者皆無所不已只是比那不可已者稍緩耳無所不薄微此

其進節旨

此一項太過之弊進銳只是浮氣使然非能真知而力行之也浮氣最不耐久故退速兼學問事功言

矣以待人之凡人有切于情義親愛此所當厚者也若于所當厚者而亦薄之則必殘忍少恩凡天下之人無所不薄矣二者不門其心固宜廢弛此則不及之弊也

其進銳者

進銳者進銳如妄意驟其速進銳是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及之不同然卒以爲學言之功固有所當進亦有所當當其進之果銳者則急則太過之弊也可見天下事惟適首項是急心勝次項是忍心勝三而中而已不及太過各有其弊也

○孝曰君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愛者愛借不暴殄意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

情意切親親而民人言此句言施恩有親疎之別仁愛者此句言施恩有物

至切親親而民人言此句言施恩有親疎之別仁愛者此句言施恩有物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民則可干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君謂孟子論君子施恩之有序曰天下之理本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爲也而分則殊君子之干物也取有時用有節愛矣然但愛之而已而弗加之仁也干民也欲與聚惡勿施仁矣然但仁之而已而弗加之親也然則干誰而親之乎吾有親焉天性之恩一本之誼不在民物之數者也親其親而仁以及民仁其民而愛以及物不以待民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得親者施之民以其有親疎之殺也干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夫其貴賤親疎之等此者子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

君子全旨

此章爲兼愛二本者而發歸重親親上上截逆推以見恩不可過此兩兩字作然而二字看下截順推以見施必有此兩兩字作而後二字看上只說於民於物未說於親然以弗仁弗親歸到親上而以親親二字緊接跌下仁民愛物則重親親說自是一章要緊意思况施恩有等正要从親親等了去謂不重親親者非也

知者章旨

此章專爲人君小智小仁而發重兩務字首節是智之帶也去五仁各有所急而舉差辨以分一以爲帶實之下節是知務的模小功之經大樣非不知務之實也功之帶也去知者節旨

知者節旨

五分一以爲智邊屬處事仁邊屬待人

下之五章句

達聰明日蔽于上而惡政日加于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孝曰君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愛者愛借不暴殄意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

情意切親親而民人言此句言施恩有親疎之別仁愛者此句言施恩有物

至切親親而民人言此句言施恩有親疎之別仁愛者此句言施恩有物

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民則可干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君謂孟子論君子施恩之有序曰天下之理本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爲也而分則殊君子之干物也取有時用有節愛矣然但愛之而已而弗加之仁也干民也欲與聚惡勿施仁矣然但仁之而已而弗加之親也然則干誰而親之乎吾有親焉天性之恩一本之誼不在民物之數者也親其親而仁以及民仁其民而愛以及物不以待民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得親者施之民以其有親疎之殺也干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夫其貴賤親疎之等此者子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

○孝曰君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愛者愛借不暴殄意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

情意切親親而民人言此句言施恩有親疎之別仁愛者此句言施恩有物

至切親親而民人言此句言施恩有親疎之別仁愛者此句言施恩有物

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民則可干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君謂孟子論君子施恩之有序曰天下之理本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爲也而分則殊君子之干物也取有時用有節愛矣然但愛之而已而弗加之仁也干民也欲與聚惡勿施仁矣然但仁之而已而弗加之親也然則干誰而親之乎吾有親焉天性之恩一本之誼不在民物之數者也親其親而仁以及民仁其民而愛以及物不以待民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得親者施之民以其有親疎之殺也干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夫其貴賤親疎之等此者子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

○孝曰君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愛者愛借不暴殄意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

情意切親親而民人言此句言施恩有親疎之別仁愛者此句言施恩有物

至切親親而民人言此句言施恩有親疎之別仁愛者此句言施恩有物

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民則可干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君謂孟子論君子施恩之有序曰天下之理本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爲也而分則殊君子之干物也取有時用有節愛矣然但愛之而已而弗加之仁也干民也欲與聚惡勿施仁矣然但仁之而已而弗加之親也然則干誰而親之乎吾有親焉天性之恩一本之誼不在民物之數者也親其親而仁以及民仁其民而愛以及物不以待民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得親者施之民以其有親疎之殺也干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夫其貴賤親疎之等此者子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

○孝曰君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愛者愛借不暴殄意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

情意切親親而民人言此句言施恩有親疎之別仁愛者此句言施恩有物

至切親親而民人言此句言施恩有親疎之別仁愛者此句言施恩有物

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民則可干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君謂孟子論君子施恩之有序曰天下之理本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爲也而分則殊君子之干物也取有時用有節愛矣然但愛之而已而弗加之仁也干民也欲與聚惡勿施仁矣然但仁之而已而弗加之親也然則干誰而親之乎吾有親焉天性之恩一本之誼不在民物之數者也親其親而仁以及民仁其民而愛以及物不以待民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得親者施之民以其有親疎之殺也干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夫其貴賤親疎之等此者子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

○孝曰君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愛者愛借不暴殄意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

情意切親親而民人言此句言施恩有親疎之別仁愛者此句言施恩有物

至切親親而民人言此句言施恩有親疎之別仁愛者此句言施恩有物

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民則可干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君謂孟子論君子施恩之有序曰天下之理本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爲也而分則殊君子之干物也取有時用有節愛矣然但愛之而已而弗加之仁也干民也欲與聚惡勿施仁矣然但仁之而已而弗加之親也然則干誰而親之乎吾有親焉天性之恩一本之誼不在民物之數者也親其親而仁以及民仁其民而愛以及物不以待民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得親者施之民以其有親疎之殺也干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夫其貴賤親疎之等此者子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

○孝曰君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愛者愛借不暴殄意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

情意切親親而民人言此句言施恩有親疎之別仁愛者此句言施恩有物

至切親親而民人言此句言施恩有親疎之別仁愛者此句言施恩有物

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民則可干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君謂孟子論君子施恩之有序曰天下之理本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爲也而分則殊君子之干物也取有時用有節愛矣然但愛之而已而弗加之仁也干民也欲與聚惡勿施仁矣然但仁之而已而弗加之親也然則干誰而親之乎吾有親焉天性之恩一本之誼不在民物之數者也親其親而仁以及民仁其民而愛以及物不以待民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得親者施之民以其有親疎之殺也干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夫其貴賤親疎之等此者子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

帶總麻之經無不知無不愛以智仁全
小功之帶也體言急當務急親賢乃致
去五分一以盡智盡仁之方正善成
為帶禮問傳其為無不知無不愛也舉
日大功布七堯舜是個大智大仁樣子
升八升九升重兩不偏上朱子云治天
小功十升十下莫過於親賢智却隨時
一升十二升因事為之故不指言如堯
總麻十五升之層象治水舜之舉相去
每一升凡八凶便是先務。

十縷 不能節旨
放流齒決 此特為舍大徇小者譬非
曲禮曰毋放 請能三年之喪則總小功
飯毋流歎又 不足察無放飯流歎則齒
曰濡肉齒決 決不必問也未句雖頂本
乾肉不齒決 節而務字實承上節兩務
濡也宜齒 字說來見智不急先務仁
斷之乾肉堅 不急親賢亦猶是意是之
宜用手。 謂乃指點之詞。

此章借梁惠王以警當世
所以桂天下之殺機也自
不仁章旨
此以下四章大抵為昭君
好戰而發
不仁節旨
仁者四句以仁形也不仁
重不仁邊正以明首句之
意仁不仁俱長論未補出
惠王求註親親仁民愛物
宜兼恐得下丑問

彼善於此 公孫節旨
按春秋齊趙以不愛屬土地民則其所
召陵之師善愛百子弟之愛又非民可
其尊王晉之比矣由土地而民由民而
城饒之戰善子弟正是及字意摩爛字
其代楚然二驃殉字極下得痛切故曰
則書遂以禮不仁
其專一則善 春秋章旨
及以譏其意 此章明春秋不義諸侯之
亦未以為盡 戰蓋孟子因當時用兵不
合於義而說 休而有感於春秋之戰見
尚未至戰國之甚已為聖
經所斥也 春秋節旨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此及字乃波 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
及是連累意 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及是連累意 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及是連累意 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君子曰春秋無義戰
春秋每言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皆其禮與之罪無有以爲合義者
春秋每言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皆其禮與之罪無有以爲合義者
春秋每言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皆其禮與之罪無有以爲合義者

君子曰春秋無義戰
春秋每言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皆其禮與之罪無有以爲合義者
春秋每言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皆其禮與之罪無有以爲合義者
春秋每言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皆其禮與之罪無有以爲合義者

君子曰春秋無義戰
春秋每言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皆其禮與之罪無有以爲合義者
春秋每言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皆其禮與之罪無有以爲合義者
春秋每言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皆其禮與之罪無有以爲合義者

君子曰春秋無義戰
春秋每言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皆其禮與之罪無有以爲合義者
春秋每言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皆其禮與之罪無有以爲合義者
春秋每言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皆其禮與之罪無有以爲合義者

無義戰是孔子春秋書法
彼善於此亦是聖經品第
註擅與字勿用恐犯下
征首節旨
此推所以無義戰之故緣
說戰便是敵國相征了置
天子於何地故不義之
盡信章旨
此章專為血流漂杵一言
而發蓋恐好戰者借武城
是也反政施為口實特與辨曰一番非
仁如云天下
浸論講書之法也
盡信節旨
成無書不過古人之迹
盡信必且失古人之心而
武成曰甲子
胎害不小矣
吾於節旨
旅若休會于奉天伐暴屬初伐紂反政
牧野有敵施仁屬既伐紂而已矣息
干我師前徒其除不可盡信使帶起下
制戈攻于後節

仁人節旨
無敵句是斷案何其句是
翻案朱子曰此亦板木寒
源之論蓋雖殺傷者非我
而亦不忍言也
有人章旨
此章提醒人君勿為戰陣
之人所惑意首節言強兵
之罪人下詳言好仁之無
革車戰輜重
敵以明之也
有人節旨
御蓋勇王之
好仁兼乎時修德行仁隨
之親軍禁兵時而民伐罪言天不無敵
也周禮虎賁謂天下不與之敵也非是
氏掌先後王敵他不過
而德以卒伍
南面節旨
重族會同亦引湯更委為句正見無敵
知之合則守意舉夷狄以見其遠也
四書南注甫旨

○**孝身覆** 盡信是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甚者
彼善於此亦是聖經品第
註擅與字勿用恐犯下
征首節旨
此推所以無義戰之故緣
說戰便是敵國相征了置
天子於何地故不義之
盡信章旨
此章專為血流漂杵一言
而發蓋恐好戰者借武城
是也反政施為口實特與辨曰一番非
仁如云天下
浸論講書之法也
盡信節旨
成無書不過古人之迹
盡信必且失古人之心而
武成曰甲子
胎害不小矣
吾於節旨
旅若休會于奉天伐暴屬初伐紂反政
牧野有敵施仁屬既伐紂而已矣息
干我師前徒其除不可盡信使帶起下
制戈攻于後節

○**以望伐至不** 至仁指武王而言
至不仁指紂而言
而何其望流杵也
流杵是言
紂盾杵也或
殺人之多
言此則其不可信自然
成言武王伐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自然
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信且長不仁
之心即武成所記血流漂杵之詞可驗見焉夫仁人之師無敵于天下以武王之
也
至仁而伐紂之至不仁應不戰而屈其兵矣而何其與商人敵至殺之而血
流漂杵也觀于周書則其言之不可信
信可知矣吾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孝身覆** 盡信是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甚者
彼善於此亦是聖經品第
註擅與字勿用恐犯下
征首節旨
此推所以無義戰之故緣
說戰便是敵國相征了置
天子於何地故不義之
盡信章旨
此章專為血流漂杵一言
而發蓋恐好戰者借武城
是也反政施為口實特與辨曰一番非
仁如云天下
浸論講書之法也
盡信節旨
成無書不過古人之迹
盡信必且失古人之心而
武成曰甲子
胎害不小矣
吾於節旨
旅若休會于奉天伐暴屬初伐紂反政
牧野有敵施仁屬既伐紂而已矣息
干我師前徒其除不可盡信使帶起下
制戈攻于後節

○**我為陳我善戰大罪** 大罪重
制行伍
害民上
口陳交
兵月
孟子若強兵之罪也曰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有人自我善為陳而行
戰
伍之必明我善戰而後兵之必勝彼固自以為有大功矣自我善之若而

○**南面稱孤** 東面稱孤
言此秋西夷與
是舉遠以該近
自為後我
後我是後來征我
國此正是怨之詞
此引湯之事以
何以見之無敵也加成湯好仁之君其征諸國也南面而
明之解目前篇
在秋秋東面而征西夷怨之者曰我亦若於唐政矣為而
後來征我之國也夫湯師一出而
斯民屬望如此其有敵之者誰乎
武王之伐成軍車三百
載器械資糧者
斯民屬望如此其有敵之者誰乎
武王之伐成軍車三百
載器械資糧者

○**虎賁三千人** 虎賁言上之勇如虎也
數一車兩輪也于書序作賁
之君也其後
殷也載輕重之軍車三百兩而已執射
御之虎賁三千人而已初不感兵威也
○**王自無喪** 爾也非敵百姓也
此可喻
論正見仁
心流
○**有商之民** 輸誠如此其有敵之者誰乎
○**征之為言正也** 正其罪
○**欲正也** 名
下交
○**下交** 為用也
○**仁者** 來正己之國也
是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

○**有商之民** 輸誠如此其有敵之者誰乎
○**征之為言正也** 正其罪
○**欲正也** 名
下交
○**下交** 為用也
○**仁者** 來正己之國也
是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

○**有商之民** 輸誠如此其有敵之者誰乎
○**征之為言正也** 正其罪
○**欲正也** 名
下交
○**下交** 為用也
○**仁者** 來正己之國也
是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

○**有商之民** 輸誠如此其有敵之者誰乎
○**征之為言正也** 正其罪
○**欲正也** 名
下交
○**下交** 為用也
○**仁者** 來正己之國也
是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

○**有商之民** 輸誠如此其有敵之者誰乎
○**征之為言正也** 正其罪
○**欲正也** 名
下交
○**下交** 為用也
○**仁者** 來正己之國也
是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

○**有商之民** 輸誠如此其有敵之者誰乎
○**征之為言正也** 正其罪
○**欲正也** 名
下交
○**下交** 為用也
○**仁者** 來正己之國也
是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

○**有商之民** 輸誠如此其有敵之者誰乎
○**征之為言正也** 正其罪
○**欲正也** 名
下交
○**下交** 為用也
○**仁者** 來正己之國也
是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

○**有商之民** 輸誠如此其有敵之者誰乎
○**征之為言正也** 正其罪
○**欲正也** 名
下交
○**下交** 為用也
○**仁者** 來正己之國也
是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

○**有商之民** 輸誠如此其有敵之者誰乎
○**征之為言正也** 正其罪
○**欲正也** 名
下交
○**下交** 為用也
○**仁者** 來正己之國也
是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

王闕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

武王節旨

革車二句只言不尚兵威以矯善為陳戰之意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如望湯之師而有後我之怨望武之師而有

無畏三句藹然仁者之言

我同一情事

不重釋征字之意重言欲正已句推明所以天下無敵之故焉用戰一結見善達必由心悟即巧之謂也

特匠全旨

此章勉學者自求心悟意就曲藝教人說如詩之比

珍衣琴子車子曰愛游於巖廊之上被袷衣而鼓五絃之琴

此章勉學者自求心悟意就曲藝教人說如詩之比

○學日者之為也 規矩是為不使巧巧是心中也

此章形容和志之不加不損飯模茹草四字畫出窮困的風味被袷衣八字畫出愛樂華的景象若將終身若固有之畫出澹漠的精神兩若字自孟子想象他如此在舜亦不自知其忘貧賤富貴也及其二字文法離層折講法須直下

○學日者之為也 規矩是為不使巧巧是心中也

此章見人不可不慎所施意主報復說重一間耳三字又警不同天見警不同

○學日者之為也 規矩是為不使巧巧是心中也

此章為當時借法以行私者發從德暴處排以為暴有無限怪嘆意將以二字原設閑之意如此言外見

此章為當時借法以行私者發從德暴處排以為暴有無限怪嘆意將以二字原設閑之意如此言外見

存古法者亦失古意况其
變古法者乎二節詞雖乎
而意有抑揚是即古以軟
今之不然不可兩乎看
身不全旨

此章見人當盡道意上二
句以躬行言下二句以出
台言兩開為是但道理自
有偏全之不同兩言君子
舉至近以該遠也又上句
以理言故無能字下句以
勢言故加能字

周於全旨
此章勸人蓄德意士段只
引起下段周字乃無所不
備之意周於德謂識到守
到又氣到也邪是與亂世
有別治亂以政言邪正以
道言不能亂不但眾說爭
鳴不得而搖奪之兼有挽
回邪世于段
好名全章

○**孝身不行道**是當不為孝事不可行言使入不道此合不
能行
此不能行就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入不道此合不
能行
使人一事言人入不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道者由已及人之本也如身不行道綱常未立倫紀不修則觀法無目其化不行于
妻子如使人不以道工作非時奔走無節則處置失宜其令不能行于妻子夫妻子
至近仰吾以為天者尚不可他不可行况他人乎然則
正已以率物而慎令以使人君子誠不容已者矣

○**孝身周于利**利指財
能亂邪世是邪說橫流之世不周足也言積之
能亂邪世是有定見定守意厚則用有餘
德之未周耳我觀周子利者積儲素充而凶荒有備雖凶年不能殺矣况君子之周
于德者理明而知德已深守定而執德已固雖經邪世而吾之所以處事應用者皆
有以自立而不失其正豈能移其志
而為之亂哉人當思厚蓄其德爾矣
○**孝身好名**好名好輕
富貴之名
能護其國
能守其國
其力勉強荷其
其人
好名之人
富貴之名
能護其國
能守其國
其力勉強荷其
其人
好名之人
富貴之名
能護其國
能守其國
其力勉強荷其
其人

此章為欺世盜名者發其
病全在。好字名之所在
則讓名之所不在則爭
讓未必至此特舉其極以
形容之主意在註勸忽二
字上二句是所勉下二句
是所忽歸重下二句于乘
簞食俱是借用字
不信章旨
此章言為國之要道三項
語雖平列當以仁賢為主
不信節旨
獨仁賢言不信者蓋仁賢
自有不信則無信字重看
無禮節旨
禮必有義義即禮中裁制
之宜主名分上說。
無政節旨
政事非專為財用但不修
政事則憤厥成風甚至百
出財用自然不足
不仁全旨

之人矯情子譽是以能護于乘之國者非是能輕富貴之人則雖簞食豆羹得
之小者反不覺其喜怒之見于色矣觀人者信當著其實而不可徒徇其名也
仇澹柱曰人有於大德而不謹細行者却不是好名好名之人方其護國時
原是一團人欲但被他強過蓋過去檢到忽覺處處便不知不覺流露出來
○**孝身不信賢**信是誠心委任意則國虛
仁賢有德之總稱則國虛
三要為仁賢國之頑幹也苟不信任夫仁賢或外視而
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國無倚賴而空虛者無人矣
○**孝身不節用**節用指公家言
事大綱中條目
則財用不足
不足指空之言也
○**孝身不節用**節用指公家言
事大綱中條目
則財用不足
不足指空之言也

○**孝身不仁而得國者矣**不仁兼心與行言得國
得天下就人心言
不仁之人
就土地言有之是疑詞
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
○**孝身不仁而得國者矣**不仁兼心與行言得國
得天下就人心言
不仁之人
就土地言有之是疑詞
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

此章言為國之要道三項
語雖平列當以仁賢為主
不信節旨
獨仁賢言不信者蓋仁賢
自有不信則無信字重看
無禮節旨
禮必有義義即禮中裁制
之宜主名分上說。
無政節旨
政事非專為財用但不修
政事則憤厥成風甚至百
出財用自然不足
不仁全旨

此章言為國之要道三項
語雖平列當以仁賢為主
不信節旨
獨仁賢言不信者蓋仁賢
自有不信則無信字重看
無禮節旨
禮必有義義即禮中裁制
之宜主名分上說。
無政節旨
政事非專為財用但不修
政事則憤厥成風甚至百
出財用自然不足
不仁全旨

此章見惟仁始可以得天下
下當時七雄互相吞并思
以經營天下故孟子提出
不仁喚醒之上句輕意重
下二句得國者得之於諸
侯之手彼先自處於不仁
故可以乘閒竊發若天下
得之於天下人之心決非
威勢所能懾服也
民為章旨
此章為輕視其民者發以
民為貴句作王社稷與君
皆是借來相形正欲君愛
民以保社稷而勿自恃其
尊也首節立案下三節分
釋總發明民為貴意
民為節旨
三句俱虛說此以理論不
以分言君指諸侯
是故節旨
是故二字緊承民為貴來
得乎丘民句正極言其貴

下二句特舉起耳四并為
邑四邑為丘故曰丘民
諸侯節旨
危社稷跟店民來變置是
更立賢君并滅其國也君
輕於社稷則輕於民可知
犧牲節旨
旱乾水溢就為民害上說
上節變置見諸侯有變而
民不變此節變置見社稷
有變而民終不可變詳八
暗見禮郊特牲篇一先置
二司尚三農四郵表變五
緇六虎七坊八水庸
聖人全旨
此章是極力推崇夷惠以
鼓舞人興起語氣有揚無
抑與他章不同聖人二字
重頓緊照夷惠要見清和
各造其極方切夷惠二偏
之弊故開六句正解師百
世處奮乎三句申贊其風

之遠以振起聖人二字與
章首神聖氣合親炙句有
巽然高望之神有生不同
時之感只是為聖人句添
毫以極形聞風興起意勿
以當時後世乎重至其贊
美夷惠為百世師言外自
合有仰尼為萬世師一層
在本文却不必及之於備
歎神情轉覺有碍

仁也全旨

此章見人當體仁以盡道
意大意為言道離人言人
離仁者發句是以仁釋
人不是以人訓仁合非用
力字着言之二字可見合
而言之是合仁於人而言
之不可倒說合人於仁釋
書謂仁即天命之性道即
率性之道離乎仁不成其
為人亦不成其為道
孔子全旨

立志焉不荷安也未有聞其風而不師其清者也柳下惠和者也是敦且寬之人也
初下惠往矣而聞其風之和者薄夫變而敦焉行賢厚也鄙夫變而寬焉其有容也
未有聞其風而不師其和者也夫夷惠以清和而奮起千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
其風者莫不興起而為廉為立志為敦為寬也是非清和之極而一無所勉之聖人
而能若是乎夫聞夷惠之風不親炙夷惠之為人猶莫不興起如是而况生當夷惠
之時親見而秉炙之則所以感發人心者又當何如也恭道之所在即師之所在百
世之心即一世之心信乎夷惠之行造其極之謂聖師字
惠之為聖人可稱百世師矣只在聞風興起內見得

○子曰自仁者人也

仁者生之理也人指人生之身而言也
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千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
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
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是也凡二十字全指孟子以仁責人言曰道率於性者也欲
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在天為生物之心在人為有生之理即人之所以為人者也然仁理也人物也單說
人則物固無所恃以立若單說仁則理亦無所恃以行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
言之性以率形以率性變為天然自有之則至當不易之行謂張南軒曰仁謂仁
而天下古今共由之道即此而在矣人不可不體仁以盡道乎哉
仁字本自人身上得合而言
之則人而仁矣是乃人之道也

○子曰孔子之去魯也

此章見聖人之去國各有
其道事而道之遲遲何
未行之時說蓋因于路可
去之官而發去魯以遲行
為道去齊以速行為道適
當其可所以為時中也若
父母去他國二句是孟子
釋之之詞

君子全旨

此章言孔子處境之厄非
道有窮也以下句釋上句
厄陳蔡即絕糧時史記有
發兵圍之說

貉稽章旨

此章見多口不足慮無傷
是主兩引詩只發明此意
尹註盡其在我言外我出
貉稽章旨
稽言便有人意大字宜
看眼下節多字正相應
無傷節旨
無傷就貉稽說是處之之

○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

此句正原
孟子論孔子去國之有道
接前意
孔子之道時而已矣即
去國之際亦可既見焉
登之致睡而未忍遽去曰遲遲也此以魯父母之國義則已決而恩猶未忘其
去之道當如是其久也
手承水取水而行此非急遽也蓋以齊乃他國義既不合則當自裁其去之道
當如是其速也夫同一去國也而此則大成章文與又多云他
久速各當其可非聖人其孰能之
○子曰自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

○子曰積善不足

此句正原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
言亦謂貉稽問于孟子曰人之處世也常以得眾口之譽而有所賴若稽者為
訓賴人所誦而大不理于眾口則如之何是稽之意蓋惟憂人之有傷也
○子曰無傷也

此句正原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
從士今本皆從
心蓋傳寫之誤則責備者必至德修而誇與行高而毀來為憎茲多口所誦耳

詞下句說是士則增益此
多口畧進一層正明無傷
意主字且大緊說

憂心節旨

文王孔子古今莫大之士
引詩重兩溫字溫就心上
說溫於心然後發於口此
多口所由增也然曰憂心
曰不隕見誘毀不惟不為
士界正可為我微省進修
之地集解云憂心悄悄矣
猶然温于羣小則多口何
傷乎不殄厥愠矣亦不能
隕厥問則多口又何傷乎
賢者全旨

此章見為治貴有本二段

切場不平思古正以傷今
也昭昭昏昏俱兼知行說
兩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引
導下使字是驅迫重言昭
昭者明而又明不是知識
之明是我性全體大用極

詩云憂悄悄温于羣小
羣小詩作衆妾
孔子也孔子之事如武叔之
毀東門之讎是也
肆不殄厥愠

亦不隕厥問

問問謂

文王也

文王之事如崇侯之
詩抑風栢舟及大推縣
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

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怨于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詞隕墜也問
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
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然亦不能免也詩云憂心悄悄温于羣小見
之事可以當之彼其天憫人不甚悄悄之心而當時之愠且毀者其羣小之愠何
多也然而無傷于孔子也詩云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是詩也雖非為文王言也
而吾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彼其文明柔順雖無損于其德而當時之衆大難者
其愠亦何不殄也然而無傷于文王也此可見士患不為孔子引詩有二意一以
文王耳苟有志于孔子文王將為天下士矣不埋于口庸何傷也他謂聖人尚不
免遭謗一以勵他謂德
如文孔而後愠可勿懼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使昭昭

使使身使之有
今以其昏昏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使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而施于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暴君
治者使人昭昭之全無躬行昭昭明德而施于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暴君
孟子示人重身效者曰人己同明則為德化之盛然貴以身先之如古賢者之君能
省察克治已德既已昭昭然後乃以其昭昭者澤先賢之使天下之人皆昭昭焉

其明也

山徑全旨

此章言心學不可間斷操
醒高子全在用與不用而
介然為問四字尤費緊處
上四句俱喻言正意在未
句治心工夫不外存養皆
察一不用而氣質物欲皆
塞心之茅也說今見與昔
異矣字絃外之音何費
晨鐘暮鼓

禹之章旨

此章見器不足以論樂蓋
論樂者會其性情本其功
德久諒其時勢然後可以
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
劣豈在一器之未乎高子
識極淺陋故孟子不與深
言但以易曉者通之

禹之節旨

周禮考工記
鐘應謂之旋
旋謂之乾
旋謂之乾
旋謂之乾

今之為治者不能省察克治反之十心私欲蔽銅德且不明而昏昏矣而徒以刑之
勢迫使天下之人皆昭昭焉是為無奉之治也其能強天下人以作新之化乎毋怪
乎治之不
占若也
其德只藏身既忽入自無不喻耳

○孟子謂學曰山徑之簡

脚步的去處
介然為問見通
介然為問見通
介然為問見通

○今茅塞之矣

茅塞指氣
徑小路也跌入行處也介然條
然之頃也理由也路大路也為
習物欲
然之頃也理由也路大路也為
習物欲

○今茅塞之矣
茅塞指氣
徑小路也跌入行處也介然條
然之頃也理由也路大路也為
習物欲
然之頃也理由也路大路也為
習物欲

○公簡而盛為簡不用則塞

公簡而盛為簡不用則塞
公簡而盛為簡不用則塞
公簡而盛為簡不用則塞

○公簡而盛為簡不用則塞
公簡而盛為簡不用則塞
公簡而盛為簡不用則塞

○孟子曰禹之聲

高和尚也豐氏曰言禹
高千執已
之樂過于文王之樂
見以論聖

○孟子曰禹之聲
高和尚也豐氏曰言禹
高千執已
之樂過于文王之樂
見以論聖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追

何以節曰

蓋鐘之紐也其形如環以字是實字鐘只樂之一環有鑿旋之器舉鐘則樂器可規

義於旋之上是矣節曰是矣足哉將他後施之見為鼎形以飾是矣足哉將他後施之見

之自漢以來盡行撤過城門之軌貼其轍迹深喻鐘鈕之鑿也兩銅象在踵能馬之力與貼日久車多所致喻禹在文王前子餘年也日久故車多不乎

九軌考王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言於王不用之時則不可九經九緯也

齊儀節曰不能行王政而區區賦債

文王之鐘不然是以

知禹之尚乎文王也。目是矣哉是皆追也。城之軌兩馬方與見不是一車。豐氏曰矣是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深。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方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子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曰。孟子曰。是追慕者矣。足以知聖樂之優劣哉。彼城門轍迹之軌。未可知其是否也。較之城中為獨深。豈一車兩馬之方能使之然與。蓋由日久車多所致也。然則禹在文王前子餘年鐘久而紐絕。城門之軌積久而後深耳。豈其過于文王之樂而人專用之故。取信乎追慕不足以知樂也。子乃據是以言樂何其輕于議。察虛實曰。禹文之樂原是並隆。高子執聲以當樂。執器以當聲。又據用不聖人哉。器用言器而以聲不器。言用非惟不知樂。不知聲。不知器。並不知追慕之故。易曉者通之。

齊儀節曰。不能行王政而區區賦債。偶請為之。則可安得復請。是為節曰。引馮婦為証。以見不可拘。人矢已之意。蓋與搏虎。事不同而當止不止。則同。

齊儀節曰。不能行王政而區區賦債。偶請為之。則可安得復請。是為節曰。引馮婦為証。以見不可拘。人矢已之意。蓋與搏虎。事不同而當止不止。則同。

齊儀節曰。不能行王政而區區賦債。偶請為之。則可安得復請。是為節曰。引馮婦為証。以見不可拘。人矢已之意。蓋與搏虎。事不同而當止不止。則同。

齊儀節曰。不能行王政而區區賦債。偶請為之。則可安得復請。是為節曰。引馮婦為証。以見不可拘。人矢已之意。蓋與搏虎。事不同而當止不止。則同。

齊儀節曰。不能行王政而區區賦債。偶請為之。則可安得復請。是為節曰。引馮婦為証。以見不可拘。人矢已之意。蓋與搏虎。事不同而當止不止。則同。

齊儀節曰。不能行王政而區區賦債。偶請為之。則可安得復請。是為節曰。引馮婦為証。以見不可拘。人矢已之意。蓋與搏虎。事不同而當止不止。則同。

齊儀節曰。不能行王政而區區賦債。偶請為之。則可安得復請。是為節曰。引馮婦為証。以見不可拘。人矢已之意。蓋與搏虎。事不同而當止不止。則同。

齊儀節曰。不能行王政而區區賦債。偶請為之。則可安得復請。是為節曰。引馮婦為証。以見不可拘。人矢已之意。蓋與搏虎。事不同而當止不止。則同。

齊儀節曰。不能行王政而區區賦債。偶請為之。則可安得復請。是為節曰。引馮婦為証。以見不可拘。人矢已之意。蓋與搏虎。事不同而當止不止。則同。

齊儀節曰。不能行王政而區區賦債。偶請為之。則可安得復請。是為節曰。引馮婦為証。以見不可拘。人矢已之意。蓋與搏虎。事不同而當止不止。則同。

過其則不謂性何最重
嗜欲之不可徇有安分循
理之意
此五之於字要合得不能
齊命也二字方接得順
智別其賢之異於不賢不
必殊否字聖人兼性之反
之說以天道配仁義禮智
以聖人配父子君臣禮主
賢者仁義禮智即天道也
上四句兼聖凡言至聖人
於天道何方只在聖人分
上說如以湯武較堯舜夷
惠較孔子尚有純不純在
豈不是命有性何是轉語
不謂命何最重見學問之
當自盡有愧則變化之意
浩生意旨

此章引樂正子以善量之
極非窮答浩生已也以善
字為王信是初下手工夫

聖補是究竟地位然亦只
完得繼善之體而已
浩生節旨
善人信人二句神氣在兩
也字中拖逗便得下中字
何謂節旨
此問善信名義非問樂正
子何謂善人信人
可欲節旨
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不
重入欲我重我我欲上
有諸節旨
有子着力或存或亡不可
謂之有註實字是堅實項
下充實不同此是就心上
說
充實節旨
此是就行上說橫曰充堅
曰實善足於已乃居安資
深境界美大聖神俱以人
品言和藏有人字
光輝節旨

於承色有同美也耳之於聲音有同聽也鼻之於氣臭有同好也四肢之於安佚有
同適也所以然者人以其為知覺運動之性也然有限於貧賤而不得遂有節乎富
貴而不敢過此蓋有分存焉使任性以自恣則將無所不至矣
故君子養心以甘淡泊克己以去嗜淫不謂此為性而拘之也
仁之於孝也
愛敬屬
父子
禮於君也
義主敬
禮於君也
禮於親也
禮於君也
禮於親也
禮於君也
禮於親也
禮於君也
禮於親也
禮於君也
禮於親也

貴賤之氣數而兼有理下節命字指清濁厚薄之為質而兼所值口
之平味五句只拖起性字仁之於父子五句只拖起命字切不可混
浩生節旨
此處且趙氏曰浩生姓浩浩生不書問曰樂正子所造果何人也孟子曰即其今
虛說不害名齊人也曰言言實力而論之可謂之善人也亦可謂之信人也
合善信而名之可以
何謂高信是究善也
善者善也問曰何以謂
盡樂正子之為入矣
可欲之謂善見其可欲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
孟子曰大
心慮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
則其有善無惡可知矣此之謂善人也
有諸之謂信有諸已創是
有之如惡惡莫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
有諸之謂信謂之善者或天資偶合或知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于身之謂信
及之而勉其善未必能不失也必
其于善知之明好之篤實有是善
此二節是正答其問下四節又
千已而無一虛偽此之謂信人也
雄類以盡其餘要分別王答
充實節旨
充實就行上說二字乎看連看是性分
力行其善至于充滿而實
而內無一欠缺美則粹精地位純然是善
則美在其中而無待于外矣
所以為
人者止于此哉由信而進之非徒一善之名也力行其善而不已
使所有之善充滿而積實則性分咸備而純懿中存矣不謂之美乎
光輝節旨
光輝即美不容掩
和順積中而致華
外美在其中而揚
由
光輝之謂處大自德業之盛
四肢發于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美

此是就行上說橫曰充堅
曰實善足於已乃居安資
深境界美大聖神俱以人
品言和藏有人字
光輝節旨

此是就行上說橫曰充堅
曰實善足於已乃居安資
深境界美大聖神俱以人
品言和藏有人字
光輝節旨

此是就行上說橫曰充堅
曰實善足於已乃居安資
深境界美大聖神俱以人
品言和藏有人字
光輝節旨

浩生節旨
何謂節旨
可欲節旨
有諸節旨
充實節旨
光輝節旨

光輝處無可用力其用力仍在充實上故跟充實言之在身則時而盛皆在事則德實化光規模不小樹立甚宏故謂之大

大而節旨
化是消融變化不見形迹此聖子不指定生安為有漸造者在

聖而節旨
化自我而言不可知自人而言神不外於聖但聖不可知如孔子則聖而不可知之也

二之節旨
二之中是餘於善不足於信四之下見善信上還有無限地步便舍勉勵樂正子意

逃墨章旨
此章論君子待異端之道重歸斯受之何非但欲成

而進之非徒家言之悉有也此其善之充實子內者蓄極而通發處齊曰大字全光輝發越則誠中形外已至廣大高明之域矣不謂之大乎

大而化之謂聖
在內者大指在外者美入非無外內有餘而外或猶未足也大人非無內於外者本于內而外可知其內矣

大而化之謂聖
大之造聖是自然道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而不待勉強之名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任熟之而然大也猶有迹也惟由大而化之則德之化而無矜持之迹業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不可知是莫測其所以然神即聖人之妙處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夫未至千聖猶可知也既至千聖而自不可知矣至德純于不顯天下莫知其所以為德大業沛于無外天下莫知其所以為業則無方無體變化不測者矣不謂之神乎

樂乎之中
善信四不也
善信四不也
善信四不也

此理也終而為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相近神非高虛惟在乎是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

子曰逃墨必歸於楊
逃墨必歸於楊
逃墨必歸於楊

子曰逃墨必歸於楊
逃墨必歸於楊
逃墨必歸於楊

子曰逃墨必歸於楊
逃墨必歸於楊
逃墨必歸於楊

首二句串說到歸儒上蓋逃墨歸楊亦歸儒之漸也末句歸字承歸儒來兼楊墨說歸如遊蕩歸家一般原是我家入如何不受斯字見其速而已矣首受之外無他說也

今之節旨
辭宜在未歸之先不當在既歸之後如字一氣貫下蓋字比吾道之閑又從而三字正與上斯字反照

有布全旨
此章為當時取民無制者發全重用一緩二下兩句反言見其不可不緩二也三征俱國家正額勢不容廢惟君子有不忍盡取之布只是麻所心春為耕作之時故無所

布縹
縹麻曰布新
絲曰縹五畝
之宅匹婦所
廢也此所謂
布只是麻所
心春為耕作
之時故無所

布縹
縹麻曰布新
絲曰縹五畝
之宅匹婦所
廢也此所謂
布只是麻所
心春為耕作
之時故無所

布縹
縹麻曰布新
絲曰縹五畝
之宅匹婦所
廢也此所謂
布只是麻所
心春為耕作
之時故無所

布縹
縹麻曰布新
絲曰縹五畝
之宅匹婦所
廢也此所謂
布只是麻所
心春為耕作
之時故無所

布縹
縹麻曰布新
絲曰縹五畝
之宅匹婦所
廢也此所謂
布只是麻所
心春為耕作
之時故無所

布縹
縹麻曰布新
絲曰縹五畝
之宅匹婦所
廢也此所謂
布只是麻所
心春為耕作
之時故無所

布縹
縹麻曰布新
絲曰縹五畝
之宅匹婦所
廢也此所謂
布只是麻所
心春為耕作
之時故無所

布縹
縹麻曰布新
絲曰縹五畝
之宅匹婦所
廢也此所謂
布只是麻所
心春為耕作
之時故無所

布縹
縹麻曰布新
絲曰縹五畝
之宅匹婦所
廢也此所謂
布只是麻所
心春為耕作
之時故無所

布縹
縹麻曰布新
絲曰縹五畝
之宅匹婦所
廢也此所謂
布只是麻所
心春為耕作
之時故無所

布縹
縹麻曰布新
絲曰縹五畝
之宅匹婦所
廢也此所謂
布只是麻所
心春為耕作
之時故無所

布縹
縹麻曰布新
絲曰縹五畝
之宅匹婦所
廢也此所謂
布只是麻所
心春為耕作
之時故無所

布縹
縹麻曰布新
絲曰縹五畝
之宅匹婦所
廢也此所謂
布只是麻所
心春為耕作
之時故無所

布縹
縹麻曰布新
絲曰縹五畝
之宅匹婦所
廢也此所謂
布只是麻所
心春為耕作
之時故無所

道曰上言指出不忍不為之實正發
慢也孟子台明首飾之意後二節只申
止實客所鮮明充無穿窬之心繼元得
之樓土也 首飾達字息

人皆節旨

人皆有三字喚醒之詞所
不忍所不為兩所字緊要
是指出最淺近乎易者令
人箇箇承當所忍所為則
氣物物使然也達者由
此及彼使所忍所為亦不忍
所為者亦不為則能從其
仁義之全體矣得力全在
兩達字上

人能節旨

此承上文只是一意但應
由害人與卒穿字而以示
人知所達耳上仁也義也
以體言此不可勝用以用
言充字着力惟達故充然
不充亦不可謂之達

兩夜節旨

此與下節但舉以見例乃
一節密一節也尊長呼卑
幼爾汝則當受此只是以
勢加凌者耳註以中心熱
分而不肯受解實字允此
則凡內愧之事一盡去
語類又云實對名說惡爾
汝之名必反身而去其有
可爾汝之實此可參川

士未節旨

此更事之微而理之容者
故以士言之言能請我條
言彼必條露不言能請我
不發彼必先發兩是以字
正指出他心曲最隱處

言近章旨

此章為窮遠極博者立言
道之準專重近約邊分教
統治統兩平說未節只反
結守意而補出言來

言近節旨

他處而字則重下截此處

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
入取其言有合于聖賢之指故記之
以我之門人專為編綴而來與或人
置科條以待學者也其有既往之失
向道之心至斯容受之而已矣在夫
說君子設教之心而終不能釋從者
○君子自皆有所不忍不忍是惻隱
○皆有所不為不為是羞惡
○皆有所不為不為是羞惡
○皆有所不為不為是羞惡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無穿窬之心無穿窬之心無穿窬

勝用也夫充實義者如此而
充乎仁者不亦可知也哉
去充者填滿也須填塞教滿

不下帶
曲禮曰天子視不上於矜不下於帶天子視謂視天也又曰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備則姦

而字歸重上截蓋非謂近約貴乎遠博謂遠博則在約也指是言中合蘊的指趣施是守中發出的施為君子立言之人不下帶只就自前至近道存要見高妙意方與指遠相貼君子節旨

守字有見得到持得定不泛用其精神意修身即本立天下不作感化說玩上施字只是舉而指之耳人病節旨

君子復其性上

堯舜節旨

自其率性言曰性之指其人言曰性者目其用功言曰身之自其成功言曰反之玩註性反當相承看見湯武能合德於堯舜意

動容節旨

此形容性之妙不必枯繁堯舜動容句實說自是動容節旨一頂下三項特舉庸行之易曉者以例其餘分親與情行與言作四乎各段上句主所性說方肯生友聖人身分各段下句只申明自然意是贊詞不是推原

君子節旨

法即性中自有之準繩不必專指上四項而四項亦在其中行字着力有修為工夫反之意正在此處見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言近是淺近之言言也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守簡約施博善道也善道頂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言近是淺近之言言也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言近是淺近之言言也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言近是淺近之言言也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言近是淺近之言言也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言近是淺近之言言也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言近是淺近之言言也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言近是淺近之言言也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言近是淺近之言言也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言近是淺近之言言也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言近是淺近之言言也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言近是淺近之言言也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言近是淺近之言言也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善言頂言守約而博者守約是約指遠是言深遠言也近指遠說守約而博者是約

侯命只純心行法意此亦不必粘熬湯武

說大章旨

此章對吾儒之秉道而氣未足者言非泛對遊說者言也獲處全在我所不為而不為之故在古之制何下節是推原說

說大節旨

此主說大人言即合規以古制意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教者是其堂高殿敞仰之類耳勿視其赫赫然即貌也非禮貌上僭傲待他

堂高節旨

三段正鋪張他巍巍處三弗為謂志別有在而不淫於富貴也制字即上行法注字原包得濶凡可品節字宙範圍民物者皆是以其為古聖賢相傳故曰古制大端不外仁義

養心全旨

此章見寡欲為養心之要首句提起下甲言之寡欲如察識於內欲之萌而謹其所自出檢制於外欲之交而防其所自入皆養心者養之使存也養對戒賊有存對馳騖有欲即口之於味五句寡欲則道心為王有以宰制節約之而仁之於父子五句道心不走走作是所謂存焉

曾曾章旨

此章見曾子之孝思益道論其往事也全重不忍二字下節發明所以不忍之故從獨臂上見

曾曾節旨

朱子曰羊棗二句是記事之詞不忍只是比連小字極重人子如生知存此語如羊矢大念終身不解觸物偶動特

羊棗

四書補註備旨

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侯命首謂道之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侯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反之事何如君子惟循天理當然之法盡其在我至言凶禍福之數其性也○侯其命之自至而已矣初無所趨避于其間也此反之事也湯武所以為反之之聖者其亦以是而已是則惟之者出于自然而非出于有意反之者出于有意而非出于行為此其皆同歸于聖也欲希聖者當知所用力矣

季子說大人則變之

此大人只是見其尊貴者勿視其巍巍然則下趙氏曰大人當輕之也魏魏富貴高總之貌貌焉而謂蓋子為說大人者六曰公遊王進說大人之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前往往理為勢屈而言不盡意也自我言之說大人者只當藐視之勿將他巍巍之家放在眼裏則志意舒展而言語無弗盡矣

食前方丈待數員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食前方丈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食前方丈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食前方丈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食前方丈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食前方丈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食前方丈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食前方丈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食前方丈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食前方丈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食前方丈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食前方丈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食前方丈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食前方丈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食前方丈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食前方丈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食前方丈

此言食色之盛我待數員正位講

諱

值羊乘形出

曲禮曰卒哭 獨字最重惟其同嗜故未 乃諱禮不諱 足以觸其孝思惟其獨嗜 嫌名一名不 故深足以動其感愴不諱 婦諱逮事父 姓喻食膾炙諱名喻不食 母則諱王父 羊乘不忍其哀全從獨字 母不逮事父 發此

在陳章旨

父母君所無 此章以中道為王中道即 所謂經也任僕非中而可 所有公諱詩 進於中故孔子思之鄉原 書不諱臨文 顯中而實賊乎中故孔子 不諱廟中不 絕之欲絕鄉原只在反經 諱夫人之諱 則思任僕者亦欲進之於 而所君之前 中以傳經常之道於不泯 臣不諱也婦 耳

在陳節旨

功小功不諱 是萬章述孔子語只宜會 又曰八門而 糊彷彿留得後文地 不得節旨

問曰

羊乘承上 曰膾炙所同也 所同是人 羊乘所獨也 膾炙所同也 人同嗜 羊乘所獨也 膾炙所同也 人同嗜 羊乘所獨也 膾炙所同也 人同嗜 羊乘所獨也

萬章

萬章曰孔子在陳曰吾歸來 歸者必簡 進取不遂其初 進取即是志大所謂狂也不忘 其初即是事於所謂簡也 孔子在陳曰吾歸來 歸者必簡 進取不遂其初 進取即是志大所謂狂也不忘 其初即是事於所謂簡也 孔子在陳曰吾歸來 歸者必簡 進取不遂其初 進取即是志大所謂狂也不忘 其初即是事於所謂簡也

琴張三人

何以節旨

莊子大宗師 此乃是問狂者為人之實 篇子桑戶孟 其志節旨 子反子琴張 嚙嚙從口旁厲言居多註 相與為友子 志大言大者志大形為言 桑戶死未葬 大也觀曰文提其志二字 孔子聞之使 於嚙嚙上可見右之人便 子自往待事 是下登辨之德行不掩其 甚或編而或 言則造請木精不能滿其 鼓琴相和而 希古之頌耳亦見狂者不 歌曰嗟來桑 自家避謗處 戶乎而已反 又不節旨

與之

與之中道是行 必也狂狷 狂狷以行進 入進取是 與之與是傳以道 必也狂狷 狂狷以行進 入進取是 與之與是傳以道 必也狂狷 狂狷以行進 入進取是

何以謂之狂也

何以謂之狂也 是問狂者 何以謂之狂也 是問狂者 何以謂之狂也 是問狂者 何以謂之狂也 是問狂者

曰曾

曰曾言志而天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蓋與氣象也持行有不掩焉耳此 見其動輒稱之不稱而已也夷乎也掩覆也言乎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

其甚而我猶狂者句善看是難得而不
為人荷子責可多得意此選接必也狂
曰臨喪而歌儻乎句脉故補出儻者一
禮乎二人相儻意來不辱就心言謂以
視而笑曰是不善為不潔而不屑為之
惡知禮意也以上思狂儻以下惡鄉
禮禮言篇李原此處分截
武子瘵疾及過我節首
日喪也言豈過我門不人我室且借說
倚其門而歌不相親就意萬草既得孔
○故皮力拔子之所思者遂欲明孔子
之後孔子門之惡者何如一問是聖
人與琴張曾鄉原為人之實註似德非
哲為友德是預透下宜渾

何以五句譏狂何為一句
譏原生斯三句又總承狂
儻而自言其志可矣二字
正與何以何為相應然未
必鄉原實有是言是孟子
推其意向如此開然句是
孟子判斷諸開訓明是

所謂孟子曰欲知狂之所以為狂惟于其志願觀之則可見矣狂者之人其志大
狂也自較其言大謬然曰古聖賢之人古聖賢之人蓋不屑以今人自居而欲以
古人自期也然特其言已耳因其言而衷者其志則志如是行未必如是而行不
能掩其言者也此正所謂進取不忘其初者其狂之謂與孔子之所欲論而惑之者
正以其有狂者又不可得道之入欲得者不潔之士而與之是儻也其
此志耳
次也其字亦對狂者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于道有守者不失其身骨潔也
再得而思及于狂既非聖人之得已矣矣至狂者不可得其何以為情哉于是欲得
不潔之士而與之是則儻也正所謂有所不為者此其志不足而守有餘
猶可引之進于中者是又其中行之欠而孔子思及之者也夫其思狂也非與其終
乎狂是即思中之心也其思儻也非與其終于儻是即思狂之心也聖人之為道
計者其心固若是切也
在陳之嘆豈徒然哉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我室近于我息我不憾焉
其與原同荀子原慈字皆讀作原謂謹慮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慮人謂之鄉原孔子
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現就為至深惡而
痛絕之也萬章又引萬章復問曰孔子又嘗曰人情不見現近則憾易生若過我
孔子之言而問也門而不入我至我全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之人乎鄉原蓋德
之賊也豈以親就為幸哉夫孔子于狂儻之士既欲歸而裁之而于鄉原之
人又如此痛絕之不知所以謂之鄉原者其寔何如而孔子處之若此也
何以

不敢故出一杆人之語不
敢做出一屏修之事是鄉
原句只粘上句不承通節
一鄉原首
為字就鄉原目為說此方
問鄉原何以賊德下乃詳
言之

非之節首
此節極鄉原之情形在闡
然媚世句看出無與無刺
是其善為彌縫以處已言
同流合污是其巧為迎合
以待人言流俗狹汚世廣
此四句且虛看居之二句
左看實似忠信似廉潔則
下文似是非也宜重誌
發覺皆悅是人惑其似自
為是乃已信其似堯舜之
道就見申道下文所謂經
也其不可人道病根只在
似字故字總承一節
惡似節首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不願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何以如言不願行不願言所謂行

上節正發孔子之意此又引其言也似是而非且上已論盡此則承云孔子所以惡者正也似耳首句提起下數句歷指之歸重未句亂者之意真辨之意恐字皆其自推其惡之心依與利口不同後有才智所言似有精確道理故亂義利口未必有才智但口舌快便却似不欺人故亂信

慎齋詩書苗之草也詩小雅云不根不莠離文云大德適去根莠不莠

君子節旨

此言絕異端之術正惡中作用全重反經上經即德即中道也以其為萬世常道故曰經君子主張此道者如上帝而堯舜下而孔子是也孟子自在意亦在內反經兼見之躬行施之教化二意而已矣若言惟此可以勝得經本無不正只反之便是經正經正以下俱不費力玩則字斯字可見邪隱所包者廣在此章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

由堯章旨

此章孟子歷敘道統而終之以自任明已之得統於孔子也前三節相承說下重在有見知以啟聞知上未節見王無非繼往聖開來學屬望殷勤至意

四書章句補註

制家皆受之鄉言 自以為是 猶所謂居 而不可與入善也 道 是信廉潔之道故

曰德之賊也 賊兼書也 言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與欲刺之則無可

非思信而似忠信 孟子曰鄉原本富非也今欲正言以非之則閉藏之用而無可

非廉潔而似廉潔 舉也鄉原本富刺也今欲婉言以刺之則掩覆之容而無可刺

也惟其同乎下流之俗不能以自振合乎汚濁之世不能以自振居之中心者非忠

信而飾之有似于忠信行之于身者非廉潔而飾之有似于廉潔皆為其所惑而

悅之稱之原入彼亦自以為是而終其身不與入堯舜中正 季子曰德而非

之道是其似德而非德不似自善且以害人故曰德之賊也 季子曰德而非

者似以逆言 實其亂也 惡後其亂也 惡利口 登亂信也 惡聲其

亂也 惡其亂也 此上五項皆惡鄉原其亂也 此句言以明之秀似苗

之草也 彼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 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 鄭聲淫樂也 樂正

樂也 紫間色朱正色也 鄉原不狂不狃人皆以為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 故曰

亂也 孔子嘗言之矣曰天下有直是者固為善有與非者亦不足惑人惟似是而

德曰非實為可惡惡其能亂真耳 即如荊楚以苗而非苗 堯舜以天下之真而

也 彼似義而非義 惡後其亂也 天下之真義也 利口似信而非信 惡利口 惡其亂天

下之真信也 鄭聲似樂而非樂 惡聲其亂也 天下之真樂也 紫似朱而非朱 惡紫

恐其亂天下之真朱也 至于鄉原不狂不狃似中道是非中道而惡鄉原惡其亂吾

中之德也 此皆似是而非之可惡者 吾安得不惡乎 然則孔子以為德之賊者正

以其亂德 君子反經也矣 君子有世 經正則民興 正與與氣息相開 厲

興無邪 反復也 經者常也 萬世不易之常道也 興與起于善也 邪惡如鄉原

無所回互 雖有邪惡不足以惑之矣 尹氏曰君子取天任信皆益以任首志大而

可與進道 循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 此所惡於鄉原而欲扁絕之也 然鄉原之亂

者為其似是而非 惑人之深也 絕之之術無他焉 亦曰反經而已矣 德由人經不

正而人心之真是未明耳 君子有世道之責 善亦任反經而已 躬行以率之于上

而又修明教化以導之于下 則大經既正而風化之行 庶民百興 起于善庶民其則

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 雖有邪惡如鄉原之似是而非者 亦不足以惑之矣 消鑠

而至于無矣 尚何邪隱之足慮哉 夫觀孔子之思 往復可以見傳道之心 觀孔子之

倦 一念無非為斯道計焉耳 聖賢之志 聖賢之志 聖賢之志 聖賢之志 聖賢之志

季子曰堯舜至於湯 有餘歲 山自也五百有餘歲 堯舜陶則見而知之 知

粗領其 堯舜湯則聞而知之 聞知是傳聞 趙氏曰五百有餘歲 堯舜陶則見而知之 知

道也 精一執中 堯舜湯承之矣 湯非能親受于堯舜也 當堯舜之時 有若禹焉 有若皋

陶焉 親承天精 一執申之訓 蓋見而知其道也 若湯則聞其道而知之 是湯之得統

也 堯舜湯承之矣 湯非能親受于堯舜也 當堯舜之時 有若禹焉 有若皋

陶焉 親承天精 一執申之訓 蓋見而知其道也 若湯則聞其道而知之 是湯之得統

也 堯舜湯承之矣 湯非能親受于堯舜也 當堯舜之時 有若禹焉 有若皋

陶焉 親承天精 一執申之訓 蓋見而知其道也 若湯則聞其道而知之 是湯之得統

也 堯舜湯承之矣 湯非能親受于堯舜也 當堯舜之時 有若禹焉 有若皋

陶焉 親承天精 一執申之訓 蓋見而知其道也 若湯則聞其道而知之 是湯之得統

萊宋

此重禹臯聞見知一句洪千義舜者以禹
萊宋即仲仲 範九疇禹發之秩敘禮
臯仲之後也 臯陶發之知字深看道統
陳新安曰仲之傳乃心契神授之妙也
趙作誥弘大 由湯節旨
精微仁義禮 此重伊尹萊宋見知一句
智信皆開端 協于克一伊尹發之建中
言之而德曰 子民萊宋發之論孟未嘗
新一言又首 微堯舜以來相傳意俱論
借之 語以行言敘政事之旨故
散宜生 言武不言文此以知言敘
初文王為西 聞見之真故言文不言武
伯時宜生與 山文節旨
大顛闕天雷 此重太公望散宜生見知
能辛甲大夫 一句敬勝意義勝散太公
之徒往歸之 發之發教之迪散宜生有
值崇侯虎諸 助焉孔子祖述堯經兼總
西伯以告紂 百主此云得統於文亦相
紂囚之美里 承之序固爾其實即知
宜生與聞天 之於文王者知之於湯與
之徒求美女 堯舜也
文馬黃負以 由孔節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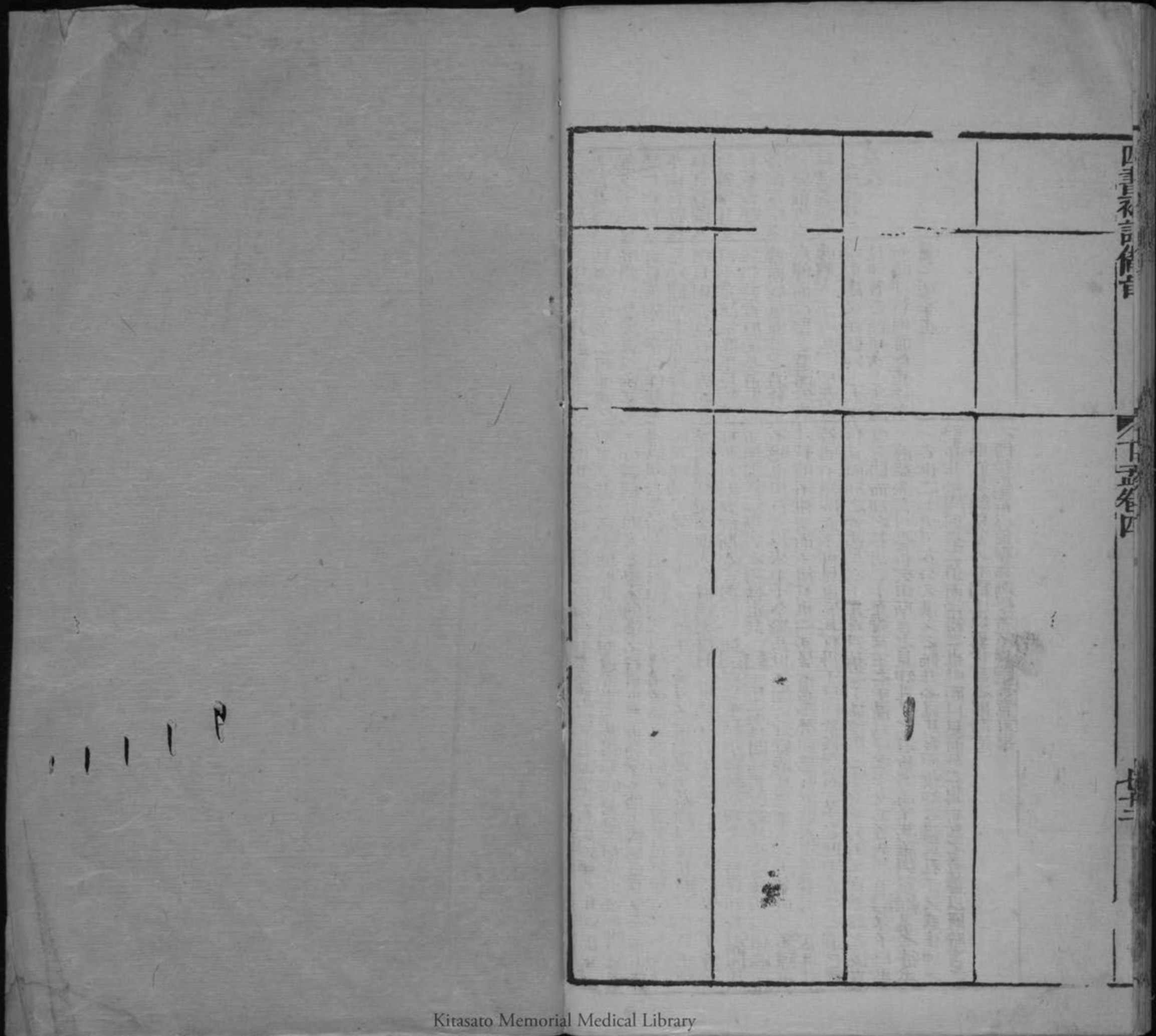
由湯至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萊宋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
聞而知之文王之聞知則於維 趙氏曰萊宋湯臯臣或謂由湯至文王計其時
文王承之矣文王非能親受于湯也當湯之時有若伊尹焉有若萊宋焉躬逢天聖
敬日躋之隆蓋見而知其道也若文王則聞其道而知之是文王之得統于湯者以
伊尹萊宋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
聞而知之 孔子之聞知則于識 散氏宜生有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不
大識小之學見之也 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孔子承之矣孔子非能親受于文王也當文王之時
有若太公望焉有若散宜生焉躬逢天聖止維繫之盛蓋見而知其道也若孔
子則聞其道而知之是孔子之得統于文王者以太公望散宜生為之先也 由
孔子而至於今有餘歲時 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 未遠指百
有餘歲而言 則亦無有平爾 此句指
之居若此其甚也 居指鄉居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未遠雖指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
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
而憂復世道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
滅百世之下此將有神旨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終歷序聖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

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手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先賢八年河南
惟文王尚克推開只是反言以次其必 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載滿真儒善治土猶
修和哉有真有意字爾二字只作語詞 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皆野蠻莫知所之人欲肆
亦惟有若獲見知爾字而助合然而 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平四百年之後得不得傳之學于遺經以明其斯文為已任辨
叔有若爾天 無有則亦無有中矣因之 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燦然復明于世然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于道不
有若爾耳生 曰本章語氣謂里見知信 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 而聖相承之統而觀之必有見知者以聞其
有若爾類有 矣然若者煩為愚道失其 所至則孰知斯人之稱情也哉 然然後有聞知者以繼其後道統所以相繼而
昔南宮括交 傳而發見前聖之道皆有 不絕也由孔子以來至于今論其世不過百有餘歲耳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
曰無能性來 所傳而後聖之道遂失其 非若時不相及而不得見也論其居不過鄒魯相望耳近聖人之居若此其未遠也
茲述發教交 傳而不深可憂于是立言 若地不相接而不可見也宜其有得于見知者矣然當今之世于孔子之道已無
王侯德隆于 歸東處又在聞知上大抵 有見而知之苦禹臯之干堯舜伊萊之干湯望散之干文王矣則五百餘歲之後豈
兩八 見知者各節語次之所重 復有聞而知之苦湯之干堯舜伊萊之干湯孔子之干文王者哉其道謂孔子曰禹
而聞知者則通章條條 之傳益深有可憂者矣由斯言之見知孔子之道者微孟子其誰與歸 皇之徒本
見之所重也 有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
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
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
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 斷章意可也

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手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先賢八年河南
惟文王尚克推開只是反言以次其必 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載滿真儒善治土猶
修和哉有真有意字爾二字只作語詞 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皆野蠻莫知所之人欲肆
亦惟有若獲見知爾字而助合然而 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平四百年之後得不得傳之學于遺經以明其斯文為已任辨
叔有若爾天 無有則亦無有中矣因之 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燦然復明于世然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于道不
有若爾耳生 曰本章語氣謂里見知信 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 而聖相承之統而觀之必有見知者以聞其
有若爾類有 矣然若者煩為愚道失其 所至則孰知斯人之稱情也哉 然然後有聞知者以繼其後道統所以相繼而
昔南宮括交 傳而發見前聖之道皆有 不絕也由孔子以來至于今論其世不過百有餘歲耳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
曰無能性來 所傳而後聖之道遂失其 非若時不相及而不得見也論其居不過鄒魯相望耳近聖人之居若此其未遠也
茲述發教交 傳而不深可憂于是立言 若地不相接而不可見也宜其有得于見知者矣然當今之世于孔子之道已無
王侯德隆于 歸東處又在聞知上大抵 有見而知之苦禹臯之干堯舜伊萊之干湯望散之干文王矣則五百餘歲之後豈
兩八 見知者各節語次之所重 復有聞而知之苦湯之干堯舜伊萊之干湯孔子之干文王者哉其道謂孔子曰禹
而聞知者則通章條條 之傳益深有可憂者矣由斯言之見知孔子之道者微孟子其誰與歸 皇之徒本
見之所重也 有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
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
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
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 斷章意可也

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手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先賢八年河南
惟文王尚克推開只是反言以次其必 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載滿真儒善治土猶
修和哉有真有意字爾二字只作語詞 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皆野蠻莫知所之人欲肆
亦惟有若獲見知爾字而助合然而 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平四百年之後得不得傳之學于遺經以明其斯文為已任辨
叔有若爾天 無有則亦無有中矣因之 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燦然復明于世然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于道不
有若爾耳生 曰本章語氣謂里見知信 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 而聖相承之統而觀之必有見知者以聞其
有若爾類有 矣然若者煩為愚道失其 所至則孰知斯人之稱情也哉 然然後有聞知者以繼其後道統所以相繼而
昔南宮括交 傳而發見前聖之道皆有 不絕也由孔子以來至于今論其世不過百有餘歲耳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
曰無能性來 所傳而後聖之道遂失其 非若時不相及而不得見也論其居不過鄒魯相望耳近聖人之居若此其未遠也
茲述發教交 傳而不深可憂于是立言 若地不相接而不可見也宜其有得于見知者矣然當今之世于孔子之道已無
王侯德隆于 歸東處又在聞知上大抵 有見而知之苦禹臯之干堯舜伊萊之干湯望散之干文王矣則五百餘歲之後豈
兩八 見知者各節語次之所重 復有聞而知之苦湯之干堯舜伊萊之干湯孔子之干文王者哉其道謂孔子曰禹
而聞知者則通章條條 之傳益深有可憂者矣由斯言之見知孔子之道者微孟子其誰與歸 皇之徒本
見之所重也 有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
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
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
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 斷章意可也

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手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先賢八年河南
惟文王尚克推開只是反言以次其必 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載滿真儒善治土猶
修和哉有真有意字爾二字只作語詞 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皆野蠻莫知所之人欲肆
亦惟有若獲見知爾字而助合然而 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平四百年之後得不得傳之學于遺經以明其斯文為已任辨
叔有若爾天 無有則亦無有中矣因之 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燦然復明于世然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于道不
有若爾耳生 曰本章語氣謂里見知信 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 而聖相承之統而觀之必有見知者以聞其
有若爾類有 矣然若者煩為愚道失其 所至則孰知斯人之稱情也哉 然然後有聞知者以繼其後道統所以相繼而
昔南宮括交 傳而發見前聖之道皆有 不絕也由孔子以來至于今論其世不過百有餘歲耳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
曰無能性來 所傳而後聖之道遂失其 非若時不相及而不得見也論其居不過鄒魯相望耳近聖人之居若此其未遠也
茲述發教交 傳而不深可憂于是立言 若地不相接而不可見也宜其有得于見知者矣然當今之世于孔子之道已無
王侯德隆于 歸東處又在聞知上大抵 有見而知之苦禹臯之干堯舜伊萊之干湯望散之干文王矣則五百餘歲之後豈
兩八 見知者各節語次之所重 復有聞而知之苦湯之干堯舜伊萊之干湯孔子之干文王者哉其道謂孔子曰禹
而聞知者則通章條條 之傳益深有可憂者矣由斯言之見知孔子之道者微孟子其誰與歸 皇之徒本
見之所重也 有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或生知之
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而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
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
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 斷章意可也



四言表作書

丁丑卷四

七十三

